中國哲学史資料簡編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 編

中國哲学史資料簡編



兩漢—隋唐部分 下册

中華書局



何晏

何晏（公元一九三？——二四九年），字平叔，漢外戚何進的孫子，他的母親嫁了曹操，成爲曹操的假子。曹爽當政時，做過吏部尙書。後來司馬氏和曹爽爭奪政權，曹爽失敗，他爲司馬懿所殺。

何晏是魏晉玄學家的領袖人物。他和王弼一樣，都通過對儒道兩家典籍——論語、易經、老子的註解，來表達自己的哲學觀點，並且企圖把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無爲學說結合起來，以便爲當時世家大族的政權服務。在世界觀方面，他們都把道家的哲學澈底地引向了唯心主義，從而建立起思辯的「玄學」。

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曾圍繞「有」和「無」的問題展開了論爭。這個論爭，反映了當時世家大族經濟上政治上的發展及其內部的矛盾。何晏和王弼屬於「貴無」派，是和後來的「崇有」派相對立的。何晏的哲學屬於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世界的本體是「無」，一切物質的存在都依靠「無」，「無」是最根本的。他所說的「無」，是一種神秘主義的觀念體。他的論點是，既然天地萬物都無爲而自然地變化着，而作爲萬物的

本體又不是某種特殊具體的東西，所以世界的根源應該是超物質的虛靜的實體——「無」。這種哲學顯然是對於兩漢以來唯物主義自然觀——氣的學說的一種反動。而應用到當時的社會政治上，就是要求國君和人民羣衆都不應有所作爲，讓世家大族的經濟勢力和政治權力得到無限的擴張和發展。因此，這種學說，也可以說是對漢末以來農民大革命運動和曹魏初期法制政治的一種反動。

據三國志魏書曹爽傳說，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他的哲學著作現在流傳下來的有論語集解和道論、無名論等的片斷（保存在列子張湛注中）。這裏所選的無爲論，可能是當時或後人敘述他的學說而寫成的，不一定是他原來的作品。

無爲論〔一〕

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二〕。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三〕。陰陽恃以化生〔四〕，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五〕，不肖恃以免身〔六〕，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

注釋

〔一〕晉書卷四十三王衍傳中有一段話敍述何晏王弼的主要思想，清代嚴可均輯的全三國文，將這一段話算作何晏的文章，加上這個標題。

〔二〕無爲，卽道家所說的無爲而自然。何晏認爲天地萬物的存在和變化，都是自然而然，無所作爲，所以說「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

〔三〕無，用來表達天地萬物的本體的名稱，指無形、無名的本體，也卽所謂「道」。何晏在道論中說：「有之爲有，恃無以生；事而爲事，由無以成」。在無名論中說：「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開物成務」語見周易繫辭上。開，開始。成，完成。開物成務，無往不存，是說「無」在一切事物發生、成長變化的過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四〕恃，依賴。陰陽恃以化生，是說陰陽二氣依賴無的本體，才能化生萬物。

〔五〕成德，使自己的道德得到完成。

〔六〕免身，免於刑罰。

王弼

王弼（公元二二六——二四九年），字輔嗣，少年時候就喜好老莊，能辯論，後來得到何晏的賞識，做了尚書郎。曹爽、何晏被殺的那一年，王弼得病而死，年僅二十四歲。

王弼是中古時代著名的唯心論者，魏晉玄學中的首要人物，以注釋老子和周易聞名。他對古代典籍的注釋，一反兩漢以來經學家離經辨句的繁瑣作風，拋棄了其中陰陽災異和讖緯之學，注重義理的分析和抽象的思辨，在學術上開創了新的風氣，對後來中國學術的發展，如宋代理學，起了一定的影響。但也正是通過這種抽象的義理分析，促使他建立起唯心主義的玄學體系。

王弼的唯心主義哲學和何晏基本上是一致的，不過他更加系統和完備一些。在他的哲學著作中，着重提出了本體和現象、有和無、動和靜、一和多、體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等的關係問題，但歸根結蒂都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從而爲鞏固世家大族的利益服務。

這裏所選的老子三十八章注，表達了王弼唯心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即所謂

「體用一原」的觀點。他通過對「道」和「德」的解釋，宣稱「無」是萬物萬事的本體，本體的作用是「無爲」，因而萬物萬事都是「以無爲體，以無爲用」，實際上不承認萬有有自己的實體，否認了物質世界的眞實性。這種觀點，推廣到社會政治方面，就是要求人人反本歸無，放棄自己切身的利益，不要有所作爲，而更加馴服地服從門閥世族的統治。

老子指略是王弼系統地論證自己的哲學體系的著作。晉何劭王弼傳說：「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王弼有老子指略（新唐書藝文志作老子指例略二卷），原書已經失傳。這裏所選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保存在道藏中。在這篇中，王弼論證了作爲本體的「道」，只能是「無」而不能是「有」。他的論點是，萬有都是有形有名的，有形有名的東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東西不能成爲萬有的始基，因此，萬有的本體只能是無形、無名，不具有任何性質的「道」或「無」。他所說的「道」，只是從邏輯上推論出來的一種抽象概念；所說的「無」，是把一切存在的屬性都抽出去的空洞的觀念。這種觀念只存在於唯心主義者的頭腦中，而王弼把它看成是客觀的實體，從而得出了萬物以「無」爲本的謬論。

周易略例是王弼解釋易傳中某些基本觀念的著作。這裏所選的明象，是對易傳

象辭的解釋。在他的解釋中，提出了一和多、本體和萬有的關係問題。他認爲本體也是「一」，只有「一」才能統制衆多的現象，萬物才能有秩序。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於否認萬物有自己的客觀規律，論證人民羣衆應該服從君主的統治。

王弼在周易復卦注裏，表達了對運動和靜止的看法。他認爲本體是永恆靜止的，萬物儘管千變萬化，歸根結蒂要回到靜止的狀態中去。他把靜止看成是絕對的，宣稱運動起源於靜止，強烈地表現了他的形而上學的觀點。

關於王弼的哲學著作，現在流傳下來的，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佚文以外，還有論語釋疑一書的片斷，保存在皇侃論語義疏和邢昺論語正義注疏中。

老子注〔一〕 節錄　據武英殿聚珍本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二〕。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四〕；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五〕。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六〕；

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覩也〔七〕。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八〕，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九〕，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一〇〕。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一一〕，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一二〕。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不〕爲〔一三〕也。無(以)〔不〕爲者，無所(徧)〔偏〕爲也〔一四〕。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一五〕，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有〕爲之患〔一六〕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一七〕，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宏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一八〕。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眞)〔直〕而義理之者〔一九〕；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二〇〕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二一〕。(直)〔眞〕不能篤〔二二〕，則有游飾〔二三〕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二四〕往來，則不對之間〔二五〕，忿怒生焉。故上禮〔二六〕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二七〕。

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以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而)〔而富〕有萬物〔二八〕，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二九〕。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

道而後德也〔三〇〕。以無爲用，(德)〔得〕其母〔三一〕，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三二〕。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三三〕。

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三四〕，責備於表，機微爭制〔三五〕。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三六〕。前識者，前人而識也〔三七〕，卽下德之倫〔三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得〕其情〔三九〕，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薉〔四〇〕，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四一〕道之華而愚之(首)〔始〕〔四二〕。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四三〕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四四〕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

夫載之以大道〔四五〕，鎭之以無名〔四六〕，則物無所尙，志無所營〔四七〕，各任其貞〔四八〕，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淸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尙〕〔四九〕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五〇〕。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淸，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五一〕，故顯之而無所尙，彰之而無所競〔五二〕。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

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五三〕，形則有所止〔五四〕，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五五〕！

注釋

〔一〕這是老子下篇第三十八章的注釋。老子原文如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有(以)〔不〕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二〕用，作用，對本體說。上句說道是德的本體，由於有道作爲本體，才能得到德；這句是說把虛無作爲德的作用，才能使德達到最高點。

〔三〕載，裝載。周易坤卦象辭：「坤，厚德載物。」正義：「以其廣厚，故能載物。」這裏說物無不載，是形容德之廣厚；所以能廣厚，却由於以無爲用。

〔四〕經，由。老子二十五章王弼注：「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

〔五〕生，生命。免其生，避免生死。

〔六〕語本周易復卦彖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注：「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字應作無)爲

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則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參看注七。）這裏把周易和老子互相牽合。老子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王弼注：「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又老子這一章的下文說：「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以復而視就是所謂觀復；反本就是所謂歸根。復卦是震下坤上，震爲雷，坤爲地，所以象辭說「雷在地中」。雷是動的，地是靜的，所以說「動息地中，則天地之心見」。他認爲「有起於無，動起於靜，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所以說「天地以無爲心」。這兩句補足「天地雖廣，以無爲心」的意思。

〔七〕語本復卦象辭「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王弼注：「方，事也。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爲復則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至日而思，是說從陰復和陽復的冬至夏至來思考，先王之至覩，是說可以看到先王至於寂然大靜的地步。這兩句補足「聖王雖大，以虛爲主」的意思。

〔八〕瞻，仰望，這裏有歸服的意思。

〔九〕殊其己，把自己異於衆人。有其心，有私心。

〔一〇〕肌骨不能相容，是說一身的肌膚和骨骼也將成爲敵人，不能並容。

〔一一〕原文「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不」原作「以」，今依此注文及傅奕本改作「不」。韓非子解老也作「不」。

下文「無以爲者」的「以」字同。

〔一二〕以上解釋「上德不德」以下五句。

〔一三〕「有以爲」，馬敍倫老子校詁和高亨老子正詁都說應依陶鴻慶讀老子札記作「有不爲」，正文同。「有不爲」與上句「無不爲」相對，如作「有以爲」，就和下文「上義」句沒有分別。

〔一四〕通行本「偏」字誤作「徧」，依古逸叢書本改。偏爲，即有爲有不爲。以上解釋「下德爲之而有不爲」句。

〔一五〕上文說仁義禮都是下德，但下德之中又分上中下三等，而上仁能無以爲，可作爲下德的第一等，所以說「極下德之量」。「德」字下的「下」字誤衍。

〔一六〕「爲爲之患」應作「有爲之患」。「有爲」對下「無爲」說。

〔一七〕老子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王注：「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棄本捨末而適其子，即捨本逐末，是說捨棄無爲無名去追求有爲有名。

〔一八〕以上解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句。

〔一九〕抑，抑低；抗，抬高。「直」字依下文改。

〔二〇〕物事，以物爲事，是說把外物當作一件事。

〔二一〕以上解釋「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句。

〔二二〕「直」應作「眞」，指眞誠。眞不能篤，即下文所謂「忠信不篤」。

〔二三〕游，浮游；飾，裝飾。

〔二四〕校同較，計較；責，責備。

〔二五〕對，應。不對之間，莫之應的時候。

〔二六〕「禮」字其他各本作「德」，誤，唯武英殿本、古逸叢書本不誤。

〔二七〕攘臂，捲起袖子，露出臂膀。扔，拉。這是說硬拉人遵守禮節。以上解釋「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二八〕「德」字原脫，依古逸叢書本補。「而富」二字誤倒，依周易繫辭上「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改正。這句指上德說。

〔二九〕以無爲用，指無爲而無不爲。捨無以爲體，卽以道爲體。不能捨無以爲體，卽不能與道同體。「捨」疑當作「舍」，居住之意。

〔三〇〕以上解釋「失道而後德」。

〔三一〕得其母，得用之母，就是得無之本。「得」原誤「德」，依下文「失用之母」改。

〔三二〕失用之母，卽不能以無爲用，捨本逐末。

〔三三〕以上解釋「失德而後仁」等三句。

〔三四〕通，圓通；簡，簡約。陽，著明。詩七月「我朱孔陽」傳：「陽，明也。」通簡不陽，是說圓通簡約之道不明。

〔三五〕「機」應作「幾」，幾微，細微。爭制，爭執。

〔三六〕以上解釋「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三七〕前人而識，在別人沒有認識之前已經認識。

〔三八〕倫，倫類。

〔三九〕「得」，原誤「德」。得其情，得其實情。

〔四〇〕務，勉强，努力。荀子富國「僡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强也。」薉同穢，荒亂。

〔四一〕「識」字疑當作「誠」。

〔四二〕「始」字依正文改。

〔四三〕「萬物作焉而不辭」，見老子第二章。

〔四四〕「名」字衍文，刪。

〔四五〕載之以大道，用大道來裝載。莊子天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淮南子原道：「夫道者覆天載地。」

〔四六〕老子三十七章：「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河上公注：「無名之樸，道也。」王注：「鎮之以無名之樸，不爲主也。」

〔四七〕營，謀求。

〔四八〕貞，正常。

〔四九〕「誠」字依下文「顯之而無所尚」句改作「尚」，尊崇、抬高的意思。下老子指略說：「譽以進物，爭尚必起。」老子第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有尊尚就有競爭，所以尚和競爭並舉。

〔五〇〕「義其」古逸本作「義則」，但「禮」下仍作「其」。兩「其」字均應依「仁則」句作「則」。這是說有仁就要尊尚，有義和禮就要競爭。

〔五一〕上文說「本在無爲，母在無名」，統之以母，就是統之以無爲無名。

〔五二〕此下疑脫「□之而無所爭」句，與上文「尚焉」「競焉」「爭焉」相對。

〔五三〕分，分散。有所分，不統一。

〔五四〕止，局限。

〔五五〕以上統釋全章。

老子指略　據王維誠校本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一〕；不溫不涼，不宮不商〔二〕；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三〕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爲物也則混成〔四〕，爲象也則無形〔五〕，爲音也則希聲〔六〕，爲味也則無呈〔七〕，故能爲品物〔八〕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經也〔九〕。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然則四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一〇〕；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則大象暢矣〔一一〕；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

音至矣。故執大象則天下往〔一二〕，用大音則風俗移也〔一三〕。無形暢，天下雖往，往而不能釋也；希聲至，風俗雖移，移而不能辯也〔一四〕。

是故天生五物，無物爲用〔一五〕；聖行五敎〔一六〕，不言爲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七〕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五敎之母，不皦不昧〔一八〕，不恩不傷。雖古今不同，時移俗易，此不變也，所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一九〕者也。天不以此，則物不生；治不以此，則功不成。故古今通，終始同，執古可以御今，證今可以知古始〔二〇〕，此所謂常也。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知常曰明」〔二一〕也。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閱衆甫」〔二二〕也。

夫奔電之疾，猶不足以一時周；御風之行，猶不足以一息期〔二三〕。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極，未足以府萬物〔二四〕。是故歎之者不能盡乎斯美，詠之者不能暢乎斯弘〔二五〕；名之不能當，稱之不能既〔二六〕。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二七〕，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眞，不盡則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

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二八〕；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二九〕；深也者，取乎深賾而不可究也〔三〇〕；大也者，取乎彌綸〔三一〕而不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綿邈而不可及也〔三二〕；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覩也〔三三〕。然則道、玄、深、大、微、遠之言，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不可名細；微妙無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謂之曰玄而不名也〔三四〕。然則言

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眞，爲之者則敗其性，執之者則失其原矣。是以聖人不以言爲主，則不違其常；不以名爲常，則不離其眞；不以爲爲事，則不敗其性；不以執爲制，則不失其原矣〔三五〕。然則老子之文，欲辯而法者，則失其旨也；欲名而責者，則違其義也。故其大歸〔三六〕也，論太始〔三七〕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爲，損而不施〔三八〕；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三九〕；賤夫巧術〔四〇〕，爲在未有〔四一〕；無責於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

而法者〔四二〕尚乎齊同，而刑以檢之〔四三〕；名者尚乎定眞〔四四〕，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愛，而譽以進之〔四五〕；墨者尚乎儉嗇，而矯以立之〔四六〕；雜者尚乎衆美〔四七〕，而總以行之。夫（形）〔刑〕〔四八〕以檢物，巧僞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譽以進物，爭尚必起；矯以立物，乖違必作；雜以行物，穢亂必興。斯皆用其子而棄其母，物失所載〔四九〕，未足守也。然致同塗異，至合趣乖〔五〇〕；而學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觀其齊同，則謂之法；覩其定眞，則謂之名；察其純愛，則謂之儒；鑒其儉嗇，則謂之墨；見其不係，則謂之雜。隨其所鑒而正名焉，順其所好而執意焉，故使有紛紜憒〔五一〕錯之論，殊趣辯析之爭，蓋由斯矣。

又其爲文也，舉終以證始，本始以盡終；開而弗達，導而弗牽〔五二〕。尋而後既其義，推而後盡其理；善發事始以首其論〔五三〕，明夫會歸以終其文。故使同趣而感發於事者，莫不美其興言之始，因而演焉；異旨而獨構者〔五四〕，莫不說其會歸之徵，以爲證焉。夫途雖殊，必同其歸；慮

雖百，必均其致；而舉夫歸致以明至理，故使觸類而思〔五五〕者，莫不欣其思之所應，以爲得其義焉。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尅，乃反其名〔五六〕。夫存者不以存爲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爲安，以其不忘危也。故得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五七〕。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道之與形反也〔五八〕。安者實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實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實尊，而曰非尊之所爲；天地實大，而曰非大之所能〔五九〕；聖功實存，而曰絕聖之所立；仁德實著，而曰棄仁之所存〔六〇〕。故使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忿其言焉〔六一〕。夫欲定物之本者，則雖近而必自遠以證其始；欲明物之所由者，則雖顯而必自幽以敍其本。故取天地之外，以明形骸之內〔六二〕；明侯王孤寡之義，而從道一以宣其始〔六三〕。故使察近而不及流統之原者，莫不誕其言以爲虛言，是以云云者各申其說，人美其亂〔六四〕，或迂其言，或譏其論，若曉而昧，若分而亂〔六五〕，斯之由矣。

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六六〕。名生乎彼，稱出乎我〔六七〕。故涉之乎無物而不由，則稱之曰道；求之乎無妙而不出，則謂之曰玄〔六八〕。妙出乎玄，衆由乎道。故「生之(高)〔畜〕〔六九〕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有德而無主，玄之德也〔七〇〕。玄，謂之深〔者〕〔七一〕也；道，稱之大者也。名號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名號

不虛生，稱謂不虛出。故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是以謂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中有四大」也〔七二〕。

老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觀其所由，尋其所歸，言不遠宗，事不失主〔七三〕。文雖五千，貫之者一；義雖廣瞻，衆則同類。解其一言而蔽之，則無幽而不先；每事各爲意，則雖辯而愈惑。嘗試論之曰：夫邪之興也，豈邪者之所爲乎？淫之所起也，豈淫者之所造乎？故閑邪在乎存誠〔七四〕，不在察善；息淫在乎去華，不在滋章〔七五〕；絕貪在乎去欲，不在嚴刑〔七六〕；止訟存乎不尙，不在善聽〔七七〕。故不攻其爲也，使其無心於爲也〔七八〕；不害其欲也，使其無心於欲也〔七九〕。謀之於未兆，爲之於未始〔八〇〕，如斯而已矣。故竭聖智以治巧僞，未若見質素以靜民欲；興仁義以敦薄俗，未若抱素樸以全篤實；多巧利以興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華競〔八一〕。故絕司察〔八二〕，潛聰明，去勸進，翦華峰〔八三〕，棄巧用，賤寶貨〔八四〕，唯在使民愛欲不生，不在攻其爲邪也。故見素抱樸以絕聖智，（寡）〔少〕私〔寡〕欲〔八五〕以棄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謂也。

夫素樸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隱，雖極聖明以察之，竭智慮以攻之，巧愈思精，僞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則乃愚智相欺，六親相疑，樸散眞離，事有其姦。蓋捨本而攻末，雖極聖智，愈致斯災，況術之下此者乎！夫鎭之以素樸〔八六〕，則無爲而自正；攻之以聖智，則民窮而巧

殷〔八七〕；故素樸可抱而聖智可棄。夫察司之簡，則避之亦簡；竭其聰明，則逃之亦察〔八八〕；簡則害樸寡，密則巧僞深矣。夫能爲至察深幽之術者，匪唯聖智哉！其爲害也，豈可記乎！故百倍之利，未渠多也〔八九〕。

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以論實也。凡名生於形，未有形生於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謂之聖，智不得謂之仁，則各有其實矣。夫察見至微者，明之極也；探射隱伏〔九〇〕者，慮之極也。能盡極明，匪唯聖乎？能盡極慮，匪唯智乎？校實定名以觀絕聖，可無惑矣〔九一〕。夫敦樸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顯尚〔九二〕，則修其所尚而望其譽，修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譽冀利以勤其行，名彌美而誠愈外，利彌重而心愈競。父子兄弟，懷情失直，孝不任誠，慈不任實〔九三〕，蓋顯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興，行崇仁義，愈致斯僞，況術之賤此〔九四〕者乎！故絕仁棄義以復孝慈，未渠弘也〔九五〕。

夫城高則衝〔九六〕生，利興則求深。苟存無欲，則雖賞而不竊〔九七〕；私欲苟行，則巧利愈昏。故「絕巧棄利」，代以寡欲，「盜賊無有」〔九八〕，未足美也〔九九〕。夫聖智，才之傑也；仁義，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用此三美，害猶如之，況術之有利斯〔一〇〇〕以忽素樸乎！故古人有歎曰：甚矣何物之難悟也！既知不聖爲不聖，未知聖之不聖也；既知不仁爲不仁，未知仁之爲不仁也；故絕聖而後聖功全，棄仁而後仁德厚。夫惡強，非欲不強也，爲強則失強也；絕

仁，非欲不仁也，爲仁則僞成也。有其治而乃亂，保其安而乃危。後其身而身先，身先非先身之所能也；外其身而身存〔一〇〕，身存非存身之所爲也。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爲功之母而已矣。篇云：「旣知其子」，而必「復守其母」，尋斯理也，何往而不暢哉！

注釋

〔一〕無形無名，指道。老子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又三十二章：「道常無名。」宗，主。

〔二〕這兩句是說道沒有任何局限性。老子三十五章「執大象，天下往」，王弼注：「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宮商與角徵羽都是五音之一，不宮不商，卽「大音希聲」，「聽之不可得而聞」的意思。

〔三〕體，接觸。

〔四〕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王注：「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

〔五〕老子四十一章：「大象無形。」王注：「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六〕又「大音希聲」注：「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七〕說文口部：「呈，平也。」段注：「呈卽古程字。」程，禾部云：「品也。」周禮膳夫：「品嘗食。」注：「每物皆嘗之。」呈有品評的意思，無呈卽無味可嘗。

〔八〕周易乾卦彖辭：「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說文：「品，衆庶也。」品物卽萬物。

〔九〕苞，同包。經，由。「靡使不經」與老子注「物無不經」同意。

〔一〇〕然則，這裏作然而解，則、而古通。周易繫辭：「兩儀生四象。」四象是太陰太陽少陰少陽。暢，暢達。

〔一一〕這兩句是說：四象顯現出來，而萬物不以四象之一爲宗主，這樣，大象就能暢達而成爲萬物之主。

〔一二〕「執大象，天下往」，老子三十五章文，參看本篇注二。

〔一三〕禮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聖人著其敎也。」

〔一四〕釋，說明。辯，同辨。不能釋、不能辯，都是說不知其所以然。

〔一五〕春秋襄二十七年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五物卽五材，指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天生五物，無物爲用，是說五物之所以有用是由於無物之象。因爲天下萬物所以都依靠五物以生長，而且由五物所構成，是由於五物本身沒有固定的形象。老子十一章：「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王注：「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

〔一六〕五敎，指五倫之敎。孟子滕文公：「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卽所謂「五敎」。

〔一七〕見老子第一章。王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

〔一八〕老子十四章：「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河上公注：「皦，光明。」「昧，有所闇冥。」不皦不昧，卽不明不暗。

〔一九〕見老子二十一章，王注：「至眞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二〇〕老子十四章：「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

〔二一〕老子十六章：「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二二〕見老子二十一章，王注：「衆甫，物之始也。」這是說因爲有知常的明智，所以能看到物生功成的開始。

〔二三〕不足以一時周，不能够以極短的時間普及。不足以一息期，不能以一次呼吸的時間達到。

〔二四〕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可道，可以言說的道。可道之道，不是常道。可道之盛，非常道的極點。官天地，爲天地的主宰；府萬物，爲萬物的府庫。語本莊子德充符。成玄英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苞藏宇宙曰府萬物。」

〔二五〕弘，大。不能暢乎斯弘，不能充分表達這種偉大。

〔二六〕當，適當。旣，極盡。

〔二七〕不兼，不賅括。

〔二八〕道的本義是人所行的道路，所以說是萬物之所由。

〔二九〕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王弼注：「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

〔三〇〕賾，幽深難見。究，窮盡。語本周易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三一〕彌綸，本周易繫辭「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這裏作充滿解。

〔三二〕綿邈，久遠。及，達到。

〔三三〕以上六句，解釋老子書中道、玄、深、大、遠、微六個名稱的取義。

〔三四〕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老子第一章：「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三五〕老子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爲之治，行不言之敎。」四十五章：「不言之敎，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三十二章：「道常無名。」又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六十四章：「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三六〕大歸，根本歸趨，卽中心思想。

〔三七〕列子天瑞：「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太始者，形之始也。」

〔三八〕老子四十八章：「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損，減損；施，作爲。

〔三九〕守母以存子，語出老子五十二章。

〔四〇〕賤夫巧術，輕視那種巧術，卽老子十九章「絕巧棄利」的意思。

〔四一〕老子六十四章：「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四二〕法者，指法家。下名者、儒者、墨者、雜者同。

〔四三〕齊同，齊一的意思。刑以檢之，用法律來檢束一切。

〔四四〕定眞，指名實相符。

〔四五〕全愛，完全的愛。譽以進之，贊美而加以引進。

〔四六〕史記太史公自序：「墨者儉而難遵。」矯以立之，意指矯情地主張儉約。

〔四七〕衆美，指各家之長。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

〔四八〕「刑」字依上文「刑以檢之」改。「形」「刑」古字通。

〔四九〕上老子注說：「載之以大道，鎭之以無名。」棄其母卽失道，所以說物失所載。

〔五〇〕這二句本於周易繫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至合趣乖，是說到達的終點相同，所走的道路不同。

〔五一〕憒，亂。

〔五二〕牽，牽率。禮學記：「故君子之教喩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開而弗達，開發人的意志，不推論到底；弗率卽弗牽，道（同導）而弗牽，指導人向何處走，不牽之使前。

〔五三〕這是說善於發掘事物的根源來作爲論述的開端。

〔五四〕異旨，不同的旨趣；獨構，獨立的結構。

〔五五〕觸類而思，接觸一件事就推想到其它相同的事情。

〔五六〕尅同克，成就。這二句是說物的存在和它的形態相反；功的成就和它的名稱相反。卽下文「得其存者亡，安其位者危」的意思。

〔五七〕周易繫辭下：「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此用其意。

〔五八〕秋毫是最輕的東西，沒有力氣的人也舉得起；雷霆是最大的聲音，聽覺不大靈的人也聽得到。但力

氣最大的人也一定能舉秋毫，聽覺最靈敏的人也一定能聽到雷霆，不能因爲他的舉起秋毫而說他無力，他的聽到雷霆而說他聽覺不大靈。舉秋毫和聞雷霆是表面的形態，大力和靈敏的聽覺才是無形的道，所以說與形相反。

〔五九〕莊子天道：「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郭象注：「均於不爲而自化也。」非大之所能，是說大只是表面的形態，所以能大却在於不爲自化。

〔六〇〕老子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這也是說聖功和仁德都是有形有名的表面現象，捨棄表面的現象才可以立聖功，存仁德。

〔六一〕這是說只見表面現象而不認識道的人都反對老子這些說法。

〔六二〕這是說人和天地本來是一體，所以可以從天地之外究明形骸之內。

〔六三〕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六四〕「亂」疑「辭」字之誤。人美其辭，人人誇贊自己的話。

〔六五〕若分而亂，好像分析得清楚，其實紊亂。

〔六六〕這是說名號是確定外面的事物的，稱謂是依從說話的人的意向的。

〔六七〕這是說名號有其客觀的根據，稱謂出於主觀的意向。

〔六八〕這就是上文所謂「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玄是衆妙之門，所

以說無妙而不出。涉，關涉；求，尋求。

〔六九〕「畜」字依老子第十章「生之畜之」改。又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

〔七〇〕老子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七一〕「者」字依下文補。

〔七二〕老子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七三〕老子七十章：「言有宗，事有君。」

〔七四〕「閑邪存其誠」，出周易乾卦文言。閑，防閑。

〔七五〕華，浮華；滋，更加；章，章明，顯現。老子五十七章：「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七六〕這是「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的意思。

〔七七〕善聽，善於判斷訟事。這是說遏止爭訟在於不尊尚賢才，不在於善於斷獄。不尚，即「不尚賢，使民不爭」的意思。

〔七八〕這是「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的意思。

〔七九〕這是「常使民無知無欲」的意思。以上引語五句，均見老子第三章。

〔八〇〕謀之於未兆，爲之於未始，語本老子六十四章「其未兆易謀」及「爲之於未有」。

〔八一〕語本老子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質素，表現出樸素。華競，競尚浮華。

〔八二〕司同伺。司察，偵察。

〔八三〕翦，剪除。峰，爲豐之借字。華豐，華美豐滿。

〔八四〕賤寶貨，即老子第三章「不貴難得之貨」的意思。

〔八五〕「寡私欲」依老子十九章改爲「少私寡欲」，以與上「見素抱樸」句法一致。

〔八六〕老子三十七章：「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

〔八七〕殷，盛，大。巧殷，巧僞更大更甚。

〔八八〕逃之亦察，逃避的方法也愈加嚴密。

〔八九〕百倍之利，諸本老子十九章「民利百倍」。渠同遽。未遽多，是說不能當作太多。

〔九〇〕探射隱伏，探索猜測隱藏的東西。

〔九一〕這是說聖和智的名稱，是由於他有能盡極明和盡極慮的實德。所謂絕聖棄智，所絕所棄的是追求名譽沒有實德的聖智。

〔九二〕這是說不修明敦厚樸素的品德，却只尊尚名譽行爲的表面裝飾。

〔九三〕這是闡發「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的意思。因爲人們只追求孝慈的名譽，所以沒有眞實的孝慈。

〔九四〕賤，卑賤。賤此，比這更低。

〔九五〕這是說老子所謂「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並不能當做過分夸大。

〔九六〕衡，衡車，古代攻城的軍器。

〔九七〕論語顏淵：「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注：「欲，多情

慾。」

〔九八〕見老子十九章。

〔九九〕未足美，不能當做太美。

〔一〇〇〕利，增加。利斯，比聖智、仁義、巧利這三美更進一步。

〔一〇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見老子第七章。

周易復卦彖傳注〔一〕節錄　據四部叢刊本

復者，反本之謂也〔二〕。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三〕。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四〕。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五〕。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六〕。

注釋

〔一〕復卦卦辭：「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辭：「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裏所選的是彖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句下的注文。

〔二〕反，同返，還歸。王氏把「復」理解爲反本，就是老子的「歸根曰靜」。

〔三〕這是說，靜止和運動是各自孤立的不相聯系的，靜止不以運動爲條件。語和默也如此。這是形而上學觀點。

〔四〕孔穎達正義：「言寂然至無，是其本矣者，凡有二義：一者，萬物雖運動於外，而天地寂然至無於其內也；外是其末，內是其本，言天地無心也。二者，雖雷動風行，千化萬變，若其雷風止息，運化停住之後，亦寂然至無也。」那麼，靜止是絕對的，運動是相對的了。

〔五〕復卦震下坤上，震爲雷，坤爲地，雷在地中，息而不動，就是虛無寂靜。天地之心見，是說可以看到天地之心是虛無寂靜的，無和靜是本，有和動是末。

〔六〕這是說天地如果有心富有萬物，就要有所愛憎選擇，種類不同的庶物就不能同時並存了。正義：「凡以無爲心，則物我齊致；親疏一等，則不害異類，彼此獲寧。若以有爲心，則我之自我，不能普及於物；物之自物，不能普及於我；物則被害，故未獲具存也。」

周易略例明象〔一〕 據四部叢刊影印宋刊周易注本

夫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二〕。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三〕；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四〕。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五〕；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六〕。物無妄然，必由其理〔七〕，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八〕，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擧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九〕。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一〇〕。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一一〕；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擧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一二〕，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一三〕。故擧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一四〕

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一五〕。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尙，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一六〕。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也）〔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一七〕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一八〕；或有遺爻而擧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一九〕。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二〇〕，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注釋

〔一〕周易略例在闡明周易中的若干主要問題，如彖、爻、象等的意義，共分上下兩篇，上篇五章，下篇二章。明彖是上篇第一章，在說明彖辭的意義，並提出了關於「一」與「多」的關係的學說。唐邢璹有

注解。

〔二〕統論，總論。體，本體。主，起主導作用的中心觀念。邢璹注說：「立主之義，義在一爻。」一卦所依據的中心觀念，即在于其中一爻的含義，即下文所說：「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

〔三〕衆，衆多，就一卦說，指六爻；就世界觀說，指萬物萬象；就社會政治說，指臣宰和人民羣衆。邢注：「萬物是衆，一是寡。」至寡，即指「一」。老子二十二章王注說：「一，少之極也。」

〔四〕制動，統制運動變化。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正；貞夫一即正於一，以一爲正。老子三十九章說「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即用一以正天下。就一卦說，一指其中的一爻；就世界觀說，指本體的絕對靜止；就社會政治說，指君主的寂靜無爲。王氏依照老子「靜爲躁君」的說法，認爲靜止是絕對的。

〔五〕咸存，並存。主，宗主，即下文所謂「統之有宗」。致，歸宿。主必致一，是說其宗主必歸於一。

〔六〕原，本原。無二即一，就世界觀說，指本體的絕對靜止。

〔七〕妄，虛妄。物無妄然，是說一切的物都是眞實的。理，指規律、秩序。周易乾卦注說：「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又無妄卦注說：「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

〔八〕宗，宗主。元同原。這是說，萬物的所以能遵循規律，是因爲有宗主可以統一，有本原可以會歸。

〔九〕六十四卦每卦六畫，以一畫爲一爻，自下而上，最下爲初爻，最上爲上爻。⚊爲陽爻，稱九；⚋爲陰爻，稱六。如第一爻陽爻稱初九，第二爻陰爻稱六二。各爻所居的位置，又有陽剛陰柔的不同，第二和第四位是陰位，第三和第五位是陽位。惟第一和第六位，據本篇明位章說，並不作爲陽位和陰

位。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多吉，陰爻居陽位、陽爻居陰位多凶。六爻相錯，剛柔相乘，是說陰爻和陽爻、柔位和剛位互相錯雜，互相因乘。舉一以明，立主以定，一和主指中爻。六十四卦由每卦三畫的八卦相疊而成，在下的稱下卦，在上的稱上卦，上下卦的中間一畫稱爲中爻。中爻爻畫的位置適當就是吉卦，否則是凶卦。一卦的吉凶，可以從中爻獲得明瞭和斷定。

〔一〇〕繫辭：「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焦循易章句說：「雜物，六爻相雜也。撰，選也。於衆爻雜錯之中而選其德，以辨是非。中爻，謂二五也。」這是說明上文「舉一以明」「立主以定」的意思。晉韓康伯解釋說：「夫象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象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乎道矣。」

〔一一〕自統而尋，從總綱推求。可以執一御，可用一條總綱來駕御衆多的事物；可以一名舉，可以用一種名號舉出廣博的含義。

〔一二〕璇璣，亦作璿璣，古時測天象的儀器。大運，天體的運行。

〔一三〕會要，綱要。方來，將來。六合，天地四方，指全世界。輻湊，聚集。

〔一四〕見繫辭。

〔一五〕邢注：「古今革變，軍國殊別，中正之用，終無疏遠。」

〔一六〕同人䷌、大有䷍、履䷉、小畜䷈、夬䷪、姤䷫等卦，都是陽爻五，陰爻一，卽以陰爻爲主。剝䷖、復䷗、師䷆、比䷇、謙䷎、豫䷏等卦，都是陰爻五，陽爻一，卽以陽爻爲主。如

履卦彖辭王注說：「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爲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也。」又履卦彖辭說：「履，柔履剛也。」此卦只第三爻是陰，居下卦之上，接近上卦，又以陰爻而居陽位，履是踐踏，有侵犯的意思，所以說是「柔履剛」。履卦的中心就在這第三爻。

〔一七〕隻，卽一。

〔一八〕邢注引王氏曰：「陽貴而陰賤，以至少處至多之地，爻雖賤，衆亦從之。小畜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是也。」小畜陰爻居陰位，所以說得位。上下陽爻，都和陰爻相應。

〔一九〕邢注：「遺，棄也。棄此一爻而舉二體以明其義。卦體之義不在一爻，豐、歸妹之類是也。」二體，指上下卦。豐卦☳☲離下震上，離爲火，震爲雷，火是光明，雷是震動，所以彖辭說：「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歸妹彖辭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悅以動，所以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歸妹☳☱兌下震上，兌爲少女，震爲長男；震爲動，兌爲悅，震兄嫁兌女，所以說「悅以動，所以歸妹也」。此卦從泰卦來，泰☷☰，乾下坤上，泰卦三爻四爻互換，便是歸妹卦，所以有天地交的話。第二爻至第四爻互卦爲離☲，第三爻至第五爻互卦爲坎☵，於是此卦實備乾天、坤地、震東、兌西、離南、坎北諸象，六十四卦中，以此卦爲最備，所以說「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征凶，位不當」，是說中四爻皆失位，以象歸妹不是正嫡。「無攸利，柔乘剛」，是說處則有乘剛之逆，又與上六不相應（三爻、六爻皆陰），剛指九二，柔指六三，柔而乘剛之上，所以說「無攸利」。

〔二〇〕渝，變易。

嵇康

嵇康（公元二二三——二六二年），字叔夜，三國曹魏時的名士、詩人。在魏做過中散大夫。司馬氏當政以後，隱居不仕，以清高超俗自居。他和當時名士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等人交游甚密，被稱爲「竹林七賢」。他是司馬氏政權的反對派，敢於諷刺當時的政治；後來因呂安的事件牽連下獄，被司馬氏殺死。

嵇康也是我國歷史上影響較大的一個思想家。他喜歡清談，善於辯論，十分推崇老莊學說；但和當權的「正統派」何晏、王弼等玄學家比較起來，却具有不同的傾向。他和阮籍等都藉老莊學說崇拜自然的論點，攻擊司馬氏政權的名教之治，宣揚鄙視世俗生活的人生觀，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現實社會和封建正統觀念的厭惡和憎恨；但另一方面，在他們的思想中，也具有濃厚的悲觀厭世、甚至於頹廢的成份。這種學說，反映了世家大族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以及某些在鬥爭中遭到失敗的上層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

魏晉時期的思想家，曾圍繞着「才性」、「養生」、「聲有無哀樂」、「言意」以及「自然」

和「名教」的關係等問題展開了爭論。在這些爭論中，嵇康都從不同程度上表達了自己的哲學觀點，主張才性相離（見明膽論），寡欲養生（見養生論），聲無哀樂和言不盡意（見聲無哀樂論），以及越過名教而專任自然（見釋私論、難自然好學論）。他的哲學觀點，在某些問題上含有一些積極的甚至於唯物主義的因素，但其體系終於倒向了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

這裏所選的聲無哀樂論，是嵇康著名的一篇哲學論文，用對話的體裁寫成。文中反對儒家正統派的音樂觀，其中心思想在於論證聲音只有「善惡」（好與不好）的區別，與人的哀樂情感並沒有必然的聯繫。肯定了聲音美醜的客觀性，並駁斥了利用音樂宣揚天人感應等神秘主義的傳統迷信，這是其中積極的因素。但同時他卻把人的情感和聲音對立起來，把主觀和客觀的關係加以割裂，從而否認語言、概念、聲音具有表達思想情感和反映客觀事物性質的能力，又陷入了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這篇論文也是研究我國美學思想史的重要文獻。

難自然好學論，是嵇康和張邈辯論有關文化教育問題的一篇論文。張邈著有自然好學論（見嵇康集），從儒家的觀點，論證了學習禮樂和文化典籍甚至於藉此追求名利，都出於人的自然的本性。嵇康在這篇論文中，否定了儒家正統派的文化教育觀，

認爲禮樂仁義實際是摧殘人的自然本性的，提出了六經未必是太陽的説法。實際上，這篇論文是對司馬氏政權名教之治的攻擊，其中揭露了封建貴族所宣揚的道德仁義的虚僞性，但同時也否認了文化教育在人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幻想回到一種原始的沒有文化的時代。

關於嵇康的著作，現在流傳下來的有嵇康集，魯迅先生曾作了詳細的校勘。此外，魯迅先生又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收集在魯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中），對嵇康和阮籍等人的社會政治思想作了深刻的分析。

聲無哀樂論

參據魯迅校嵇康集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一〕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二〕。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三〕；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四〕；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五〕，請聞其說。

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六〕。故令歷世濫於名實〔七〕。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八〕

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資生〔九〕。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無變也〔一〇〕，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比〔一一〕，聲音克諧〔一二〕，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故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一三〕，因事與名，物有其號，哭謂之哀，歌謂之樂，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一四〕，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一五〕。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然其哀樂之懷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一六〕！然聲音和比〔一七〕，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一八〕，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嘆未絕而泣涕流漣矣〔一九〕。夫哀心藏於內，遇和聲〔二〇〕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二一〕。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而後發，其所覺悟，唯哀而已〔二二〕，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自己哉〔二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二四〕，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二五〕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則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二六〕？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

異名〔二七〕。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係於聲音〔二八〕。名實俱去〔二九〕，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三〇〕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三一〕，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

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三二〕，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三三〕，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三四〕，魯人晨哭而顏淵察其生離〔三五〕。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三六〕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起，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三七〕，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三八〕，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三九〕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

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哀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又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四〇〕矣。若音聲之無常，鍾子之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四一〕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歎息，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足，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曆〔四二〕不能紀耳。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四三〕，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喜與不喜，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四四〕；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

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猶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四五〕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四六〕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四七〕。同見役於一身〔四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四九〕，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五〇〕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五一〕，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五二〕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

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五三〕之飽，首陽之飢〔五四〕，卞和之冤〔五五〕，伯奇之悲〔五六〕，相如之含怒〔五七〕，不占之怖祗〔五八〕，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五九〕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斯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出〔六〇〕，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六一〕，別雅鄭之淫正也〔六二〕？夫食辛之與甚噱〔六三〕，熏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易牙〔六四〕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蹙笮〔六五〕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六六〕，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耶？且夫咸池、六莖、大章、

韶、夏〔六七〕，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也。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賢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六八〕。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六九〕？

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七〇〕，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七一〕；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知其喪家〔七二〕。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

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鳥獸皆能有知，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解其語而論其事，猶傳譯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七三〕，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

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焉。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知馬也，此爲心不繫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趣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苟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七四〕，故異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風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七五〕，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七六〕，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七七〕，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敍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七八〕。今以晉人之氣吹無損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博物多識，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七九〕！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

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八〇〕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譚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八一〕！今晉母未得之於考試，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

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八二〕；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八三〕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八四〕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八五〕，以高聲御數節，故使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

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則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八六〕，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八七〕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役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專散爲應。譬猶遊觀於都肆，則目濫而情放；留察於曲度，則思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八八〕。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乎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各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亦應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八九〕，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九〇〕；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九一〕於歡慼，綴〔九二〕虛

名於哀樂哉？

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重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聲音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九三〕，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

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九四〕？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九五〕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直至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九六〕。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無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

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慼，不慼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九七〕。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歡之用也。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

所感皆應其度，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精壹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

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顔悦，至樂而笑，樂之理也〔九八〕。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怡然自若，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九九〕。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歡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變，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一〇〇〕？

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一〇一〕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則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滔耳〔一〇二〕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一〇三〕。然則鄭衛之音〔一〇四〕，擊鳴球〔一〇五〕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一〇六〕，風俗移易，奚由而濟？願重聞之，以悟所疑。

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一〇七〕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

浴鴻流〔一〇八〕，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敍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一〇九〕，播之以八音〔一一〇〕，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氣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一一一〕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一一二〕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成，穆然〔一一三〕相愛，猶舒錦布綵而粲炳〔一一四〕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遁〔一一五〕；知欲不可絕，故自以爲致。故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一一六〕亦隨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一一七〕，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一一八〕，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又先王用樂之

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二九〕，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三〇〕，故具其八音，不瀆〔三一〕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三二〕；捐窈窕〔三三〕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三四〕。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三五〕。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壹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注釋

〔一〕禮記樂記：「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見呂氏春秋古樂篇。

〔二〕金石、管絃，都指樂器。金謂鐘之屬，石謂磬之屬，管謂簫管之類，絃謂琴瑟之類。

〔三〕韶，舜樂名。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又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注引孔安國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

〔四〕季札，春秋時吳國的公子，于魯襄公二十九年聘於魯，聽周、衛、鄭、齊、秦、唐、陳等國的音樂，因而評論各國的盛衰得失。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五〕爾雅釋言：「訊，言也。」嘉訊，善言。

〔六〕滯，廢止。拯救，救。

〔七〕濫於名實，名號和實質混淆不清。

〔八〕論語述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一隅，四隅之一，等於說一點。

〔九〕萬物資生，見周易坤卦彖辭，鄭玄注：「資，取也。」資生，藉天地以生。

〔一〇〕善與不善，指音聲的好聽與不好聽。體，指樂器本身所具有的聲調。

〔一一〕宮商，包括角、徵、羽等五音說。集，聚會；比，排比。

〔一二〕克諧，能够和諧。書堯典：「八音克諧。」

〔一三〕論語八佾：「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安國注：「樂不至淫，哀不至傷，和之至也。」淫，淫亂。傷，傷害。

〔一四〕論語陽貨：「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玉帛，贈送的禮品。這是說禮要恭敬，不單是玉帛；樂要和，不單是鍾鼓。所以這裏說「玉帛非禮敬之實」。

〔一五〕魯迅先生說：「舞」當作「哭」，「悲哀」疑當作「哀樂」。歌表示歡樂，哭表示悲哀，但歌哭不一定是哀樂的主體。

〔一六〕這是說歌哭的形式各地不同，哀樂的感情却沒有差別。甲地方感到可樂的歌，乙地方的人聽了會感到可哀。這是由於情感相同，表示情感的音聲却有各種差別。

〔一七〕和比，和同。

〔一八〕雜而詠之，謂集合不同之言以成詩，集合不同之聲以成音，因而歌詠之。

〔一九〕流漣，不斷的流淚。詩衛風氓：「泣涕漣漣。」

〔二〇〕和聲，即指音樂。禮記樂記：「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音樂可使人心氣平和，故稱和聲。

〔二一〕這兩句是說：樂音本身沒有形象，而悲哀的心情却有固定的內容。

〔二二〕覺悟，感覺。這是說，人們因爲自己內心有悲哀的心情，聽了無象的音樂，所以只覺得聲調悲哀，音樂本身却沒有悲哀的聲調。

〔二三〕「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見莊子齊物論。原文是說風吹入各種不同的竅窿裏，發出許多不同的聲音，每種聲音都按照竅窿本身的形狀發出。這裏借爲各種樂器所發的聲音十分複雜，並不爲了聽樂者的感情發出。

〔二四〕毛詩周南關雎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國史，國家的史官。國風，各國的風教。孔穎達正義：「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是說詩人用詩歌表達自己的情緒來諷刺他們的統治階級。

〔二五〕接物，接觸外物；傳情，表達情感。區別有屬而不可溢，所傳達的八種情感各不相同，不會混同。

〔二六〕愛人，可愛的人；憎人，可憎的人。這是說，人的賢愚、味的甘苦都有自己固有的性質，不因個人主觀的好惡而改變，用來說明音樂的美與不美有其客觀的性質，不因個人的主觀情感而改變。

〔二七〕這是說，主觀和客觀的東西各有不同的作用和名稱，不能混同起來。

〔二八〕這幾句是全篇的主旨。意思是說：音聲只有好聽不好聽，與哀樂的情感沒有關係；哀樂只是從內

在的情感發出，與聲音的善惡無關。

〔二九〕名實俱去，善惡的名稱和情感的實際都各不相近。

〔三〇〕臧，善，好；否，惡，不好。

〔三一〕一致，盡美盡善。

〔三二〕禮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又：「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

〔三三〕伯牙，春秋時楚國有名的音樂家，善於彈琴；鍾子期是最能賞識伯牙藝術的人。事見呂氏春秋本味篇。

〔三四〕劉向新序雜事四：「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而悲，旦，召問之。……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這裏把子期誤爲子產。

〔三五〕劉向說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聞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

〔三六〕曲度，歌曲的音節。

〔三七〕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教以文王操，但不對他說出琴操的名稱。孔子學習了很久以後，說是從琴聲中好像看到文王的容貌狀態。

〔三八〕師涓，春秋時衛靈公的樂官。子野，晉平公樂師師曠的字。史記樂書：「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台。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

〔三九〕綜，判斷。

〔四〇〕躓，顛仆，被打倒。

〔四一〕追爲，編造過去的故事。

〔四二〕巧曆，精於曆數的人，語出莊子齊物論。

〔四三〕愛憎之由賢愚，意謂我愛人或憎人由於別人的賢或愚。

〔四四〕這是說外面湊合的事情先接觸到心上，有了哀樂的情感，才藉着聲音顯露出來。

〔四五〕較然，顯然。

〔四六〕激，激動。

〔四七〕隆，高揚；殺，降低。這是說人的情感有時興奮，有時衰頽，聲音也就跟着高揚及降低。

〔四八〕這是說情感和聲音同是受一身的指揮。

〔四九〕診，可見的形狀。色診，形色。

〔五〇〕穎，鋒鋩。穎然，露出鋒鋩的樣子

〔五一〕矇瞽，盲人。婁離，傳說是視覺最明的人。尋，八尺。

〔五二〕中庸，平常人。

〔五三〕濁質，庸俗人。

〔五四〕首陽之飢，伯夷叔齊是殷代的遺老，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

〔五五〕卞和，春秋時楚國人，他把玉璞獻給楚王，楚王說他用假物欺騙，加以刖足的刑罰。後來把璞打開，確是一塊寶玉。

〔五六〕伯奇，相傳是周宣王時賢臣尹吉甫之子，因後母不愛他，被父所逐。

〔五七〕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大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五八〕祇，又作疧，生病。怖祇，因恐怖而病倒。不占，姓陳，春秋時齊國人。齊莊公被他的臣子崔杼所殺，不占去助齊君，聽到戰鬥的聲音就嚇死了。

〔五九〕爾，如此。

〔六〇〕下，下體。聲從下出，指放屁。

〔六一〕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我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六二〕雅，詩經的大雅，古以爲正聲；鄭，詩經的鄭風，古以爲淫聲。這裏借雅鄭爲上等下等的音樂。也，同邪，疑問詞，見經傳釋詞四。

〔六三〕甚噱，大笑。

〔六四〕易牙，春秋時齊國善於辨味的人。

〔六五〕蹴，踏。笮同榨，壓榨。

〔六六〕簏同釃，釃酒，漉酒。漉，濾。囊漉，用布袋把酒濾出。這是爲濾去酒糟。

〔六七〕咸池，相傳爲黃帝所作的樂；六莖，相傳爲顓頊所作的樂；大章，相傳爲唐堯所作的樂；韶，相傳爲虞舜所作的樂；夏，相傳爲夏禹所作的樂。

〔六八〕夔，舜時典樂官。拊，擊。石，磬。尙書堯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敎冑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六九〕這是說目明的離婁所以能見，目闇的矇瞽所以不能見，是由於秋毫本是有形的東西。至於聲音，同是從金石管絃發出，正像水和水一樣，其間並無任何形色的不同，誰也分辨不出同一金石聲、同一管絃聲會有哀樂的不同。

〔七〇〕衆喩，指前面許多譬喩的話。有隱，不够明顯。

〔七一〕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七二〕羊舌母，春秋時晉叔向之母。兒，叔向之子楊食我。楊食我生的時候，他的祖母聽見他的啼聲，說：「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後來晉國殺楊食我，滅羊舌氏。事見左傳

昭公二十八年。

〔七三〕卒音猝，急遽。胡域，胡人的地區，即異族的地方。

〔七四〕這是說，聖人研究了事物的規律，就對於那事物有精細的認識；假如不了解那事物的規律，那末就連淺近的現象也不能認識。

〔七五〕觸，遇。觸地，隨地。

〔七六〕漢書律曆志：「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又：「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注引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所以這裏說律呂分四時之氣。

〔七七〕古代用葭莩的灰放在律管中占驗氣候，某一節氣到，則灰飛管通。葭即蘆葦，莩即蘆中白皮。

〔七八〕漢書律曆志上說，中呂「位於巳，在四月」，應四月之氣。這裏是說中呂雖不該在冬天吹，但其音不變。

〔七九〕伯常騫，齊景公臣，預知地將動，而欺騙景公說能爲他請壽，地動就是益壽的徵兆。事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八〇〕籟即簫；籥，類似笛子的樂器。

〔八一〕「心之與聲」以下幾句，也表示了全篇的主旨，認爲聲音與心情是兩回事，其間沒有一定的聯繫。

〔八二〕越，高揚。

〔八三〕曲，樂音。用，運用。曲用，即音調的轉折。

〔八四〕姣弄，疑當作「狡弄」。文選王褒洞簫賦「時奏狡弄，則彷徨翺翔」，注：「狡，急也。弄，小曲也。」

〔八五〕數，音朔，頻煩。節數，音節繁多。

〔八六〕埤，低下。

〔八七〕挹，斟酌。

〔八八〕這幾句意思是說，聲音只有單複（舒疾）、高埤、善惡的區別，而人在情緒方面對於聲音的反應止於躁靜。躁靜是聲音所引起的反應，至於哀樂，是從內發出的。這也是本篇的主要思想。

〔八九〕偏，一偏；固，固定。偏固之音，特殊性的聲音。

〔九〇〕這兩句是說聲音以諧和爲本質，而所引起的情感是不固定的。

〔九一〕太和，指聲音的諧和。

〔九二〕綴，連結。

〔九三〕對易，對換。不能對易，是說不能把哀化爲樂，也不能把樂化爲哀。

〔九四〕鹿鳴，詩經小雅篇名，宴羣臣嘉賓之詩。這幾句是說：假使鹿鳴的音樂是樂聲，悲哀的人遇到了，雖然聲音的感人是緩慢的，也不過是不能使人變爲歡樂罷了，哪能更引起哀思呢？

〔九五〕隆，增高。隆寒，增加寒冷。

〔九六〕至和，和諧的聲音。外物所感，指哀樂的情感而言。

〔九七〕情志之大域，意謂感情的主要分野。

〔九八〕方，指規律而言；理，與方義同。

〔九九〕抃，兩手相擊，即鼓掌。抃不及儛，是說鼓掌還不足以表達歡欣之情，舞蹈才能盡量表現歡喜。

〔一〇〇〕這是說齊楚之音雖不能引起笑噱，但可以引發怡然自得的快樂心情，所以不能說齊楚之音以哀爲體。

〔一〇一〕見孝經。

〔一〇二〕滔，蕩。滔耳，振蕩人耳。

〔一〇三〕見論語衛靈公。

〔一〇四〕魯迅先生校語說：「案此下當有奪文。」

〔一〇五〕鳴球，玉磬。

〔一〇六〕隆，崇高；弊，流弊。隆弊，指雅音崇高，鄭聲有流弊。所極，所達到的限度。

〔一〇七〕玄，幽遠。化，教化。玄化，深遠而不顯露的教化。

〔一〇八〕鴻，盛大。鴻流，指教化。

〔一〇九〕風雅，指詩而言。

〔一一〇〕語本周禮春官大師。播，發揚。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一一一〕凱樂，猶言快樂。凱，樂。

〔一一二〕含弘光大，見周易坤卦彖辭。含，包含。弘，寬大。含弘，所包甚多。光通廣，光大即廣大（根據姚配中說）。

〔一一三〕穆然，和諧的樣子。

〔一一四〕粲炳，鮮明。

〔一一五〕遁，遷。所遁，脫離軌道的。

〔一一六〕校庠，古代鄉學名。孟子滕文公上：「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一一七〕俎豆，古代宴享用的兩種禮器。羽毛，指樂舞所用的一種器具。古代有羽舞。

〔一一八〕魯迅先生校語說：「『以』下當奪一字。」

〔一一九〕耽槃，過度地追求快樂。荒，迷亂。荒酒，沉迷於酒。

〔一二〇〕流而不反，遊遨無度，不知回頭。孟子梁惠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一二一〕瀆，輕慢。

〔一二二〕這是說音樂以和諧爲標準，不必曲盡一切變化。絕，斷。

〔一二三〕窈窕，美好，引申有妖冶的意思。

〔一二四〕大羹，肉汁，不加鹽菜之羹。勺藥，五味調和。

〔一二五〕俗以好成，社會風俗憑人們的愛好而形成。

難自然好學論　參據魯迅校嵇康集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昔鴻荒之世，大樸未虧〔一〕，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二〕？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三〕，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四〕，造立仁義以嬰〔五〕其心，制爲名分以檢其外〔六〕，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七〕。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八〕以從俗；操筆執觚〔九〕，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一〇〕而後習，好以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一一〕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一二〕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固知仁義務於理僞〔一三〕，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一四〕；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

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一五〕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一六〕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一七〕，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

一粟〔八〕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乘，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九〕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明堂爲丙舍〔一〇〕，以諷誦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一一〕，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一二〕；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云：乞兒不辱馬醫〔一三〕。若遇上古無文之治〔一四〕，可不學而獲安，不懃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邪？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一五〕。

注釋

〔一〕大樸未虧，本來的質樸沒有損傷。

〔二〕禮律，禮法。

〔三〕陵遲，衰微。

〔四〕類族，指貴賤的等級。

〔五〕嬰，同攖，擾亂。

〔六〕檢其外，檢査言行。

〔七〕奔騖，奔跑。不覺，不悟。

〔八〕詭志，違反本志。

〔九〕觚，用以書寫的方形的木簡。操筆執觚，執筆著述。

〔一〇〕計，計算，指追求名利。

〔一一〕吾子，指自然好學論的作者張邈。

〔一二〕抑引，有所抑止，有所引導。

〔一三〕理僞，治理詐僞。

〔一四〕毁，魯迅先生校語說：「疑聚字之譌。」這兩句意思是說：鳥獸願過自然的生活，不求人的馴養。鳥聚其羣以避人的捉捕，獸合羣自衛以逃人的獵取。假如鳥獸願意受人馴養，則可以說人自然好學。

〔一五〕烝燭，用麻幹照明的火燭。

〔一六〕鬱陶，憤結煩悶。情變鬱陶，煩悶的情緒改變了。

〔一七〕事以末來，情以本應，事在外，情在內。這裏以事爲末，以情爲本，是唯心主義的觀點。

〔一八〕一粟，喻極其細小。

〔一九〕擿，挑出。

〔二〇〕明堂，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鄭玄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丙舍，存放棺柩的房舍。

〔二一〕瞧，偷看。按「目瞧」與「齒齲」相應，意思是指眼痛、齒痛說。

〔二二〕譚，談。齒齲，牙齒腐蝕。

〔二三〕列子說符篇：「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二四〕文，文采。無文之治，指任其自然的政治。

〔二五〕菖蒲，草名。菖蒲菹，菖蒲草製成的酸菜，喻最粗劣的菜。

楊泉

楊泉，字德淵，三國時吳國人。他的生卒年代，已無明文可查。關於他的事蹟，記載的也很少。據意林和北堂書鈔所引，他是吳國的處士，晉太康元年（二八〇年），吳國滅亡，入晉，會稽相朱則曾推薦他爲官，徵爲侍中，但他並沒有就職。他是吳、晉的隱士，可能是終身從事著述。

物理論是楊泉研究和評論當時有關天文、地理、工藝、農業、醫學等知識的一部著作，原書宋代就已經失傳。這裏所選的是殘存的一些片斷。他是南方的學者。魏晉時期，江南的學者在經典注釋和學術研究方面，還保存兩漢以來的學風，沒有受到北方老莊玄學的浸蝕。孫吳時期，江南學者十分注重「天體論」的研究，如陸績有渾天圖和渾天儀說，著名的天文曆算家王蕃有渾天象說，姚信有昕天論，虞聳有穹天論；入晉以後，虞喜有安天論。關於天體問題的爭論，在當時學術界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楊泉的物理論正是繼承了這種傳統，依據當時的自然科學知識建立起自己的學說，和當時流行的魏晉玄學比起來，具有完全不同的傾向。

據現在流傳下來的材料看，楊泉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自然觀方面，他是氣一元論者，認爲天地萬物都是由元氣組成的，氣是「自然之體」；而元氣又來源於水，水是天地萬物的根本；並且依據氣本身所固有的剛柔陰陽等不同的性質，說明了各種自然現象的差異，指出自然現象的形成和變化只是元氣自然地積聚的結果，並沒有超自然的東西使它們如此。這種自然觀，是王充以來唯物主義學說的繼續，而且和當時的天文、地理知識有着密切的聯繫。楊泉在物理論中批評了蓋天說和渾天說的缺點，主張天沒有實體，只是浩然的元氣，他是屬於古代天體論中宣夜說的一派，因而特別推崇氣的學說。據藝文類聚九引，楊泉又有五湖賦一文，歌頌了太湖湖水的偉大，因而推崇水爲萬物的根源。在形神問題上，楊泉提出了人死神滅的唯物主義命題，繼承了桓譚和王充的論點，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神滅論的先驅。他的神滅論也是和醫學知識聯繫在一起的。此外，他還歌頌了工農業生產技術的偉大，稱讚了手工業者的才能和智慧（見藝文類聚六五引楊泉織機賦）。他對老莊一派說虛談玄不務實際的作風，也進行了攻擊。楊泉應該是魏晉時代一位重要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可惜他的著作大部分佚失，使我們不能窺其思想的全部面貌。

關於楊泉的物理論，清孫星衍有輯本，收集在平津館叢書中。這個輯本，並沒有

深入考證，辨別眞僞，把晉代傅玄所著傅子的佚文當作楊泉的物理論。這個錯誤，出於武英殿本意林所引。嚴可均校輯說：「意林所載傅子，乃楊泉物理論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乃傅子也。」按宋本意林所引，並沒有相互錯亂。這裏所選的，依據葉德輝撰輯的傅子本作了更正。關於楊泉的其他流傳下來的著作，嚴可均亦有輯本，收在全三國文中。

物理論

元氣皓大，則稱皓天。皓天，元氣也。皓然而已〔一〕，無他物也。

儒家立渾天以追天形，從車輪焉〔二〕。周髀立蓋天，言天氣循邊而行，從磨石焉〔三〕。斗極，天之中也〔四〕。言天者必擬之人。故自臍以下，人之陰也；自極以北，天之陰也〔五〕。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六〕；成天地者，氣也。水土之氣，升而爲天；天者，君也。夫地有形而天無體，譬如灰焉，烟在上，灰在下也。渾天說天，言天如車輪，而日月旦從上過，夜從下過，故得出卯入酉〔七〕；或以斗極難之，故作蓋天，言天左轉，日月不行，皆緣邊爲道〔八〕。就渾天之說，則斗極不正；若用蓋天，則日月出入不定〔九〕。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

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一〇〕，皆由水而興。

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爲剛，其體迴旋，羣生之所大仰〔一一〕。

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之引也〔一二〕。行陰陽之道長，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陰陽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一三〕；春秋陰陽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

月，水之精〔一四〕。潮有大小，月有盈虧〔一五〕。

星者，元氣之英也；漢〔一六〕，水之精也。氣發而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一七〕。

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一八〕。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太陰則無光，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極〔一九〕也。

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猶人之內氣，因喜怒哀樂激越而發也。故春氣溫，其風溫以和，喜風也；夏氣盛，其風熛以怒〔二〇〕，怒風也；秋風勁，其風清以直，清風也；冬氣□，其風慘以烈，固風也；此四正〔二一〕之風也。又有四維〔二二〕之風東北明庶，庶物出幽入明也；東南融風，以道以長也；西南清和，萬物備成也；西北不周〔二三〕，方潛藏也。此八風者，方土異氣，疾徐不同，和平則順，違逆則凶，非有使之者也。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

草，順物布氣；天下之性，自然之理也。

地者，其神曰祇，祇，成也〔二四〕，百生〔二五〕萬物備成也。其卦爲坤，其德曰母〔二六〕。地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鎮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二七〕，流之以四川〔二八〕，蓋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者，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

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皃〔二九〕，有弓弩勢，有斗石象〔三〇〕，有張舒形，有塞閉容。有隱眞〔三一〕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英〔三二〕之利，有墝埆〔三三〕之害，此四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三四〕也。

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游濁〔三五〕爲土，土氣合和，而庶物自生。

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三六〕，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三七〕，息則能長久也〔三八〕。

穀氣〔三九〕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生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稼，借耕也〔四〇〕；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爾〔四一〕。稼，農之本；穡，農之末；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穡欲多；耨〔四二〕欲緩，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舳艫〔四三〕以浮大淵，皆成乎手，出乎聖意〔四四〕。

夫蜘蛛之羅網，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於人乎！故工匠之方圓規矩出乎心，巧成於手。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勳形、成器用哉？

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四五〕。至於百川溝洫畎澮〔四六〕，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溢也〔四七〕。

夫虛無之談，尙其華藻，無異春蠹秋蟬，聒耳而已。

注釋

〔一〕皓與浩音義相同，皓大、皓然即浩大、浩然。皓與昊通，皓天即昊天。

〔二〕渾天是古代關於天體的一種學說，認爲天體渾圓如鳥卵，天包地外，如殼裹黃。追天形，追求天形的彷彿。從車輪，依照車輪的轉動來看天，說天體像車輪那樣的上下轉動。

〔三〕周髀，周髀算經。蓋天是古代關於天體的另一種學說，認爲天像一個覆盆。循邊而行，沿着邊轉

動。從磨石，依照石磨的旋轉來看天，認爲天體像磨盤那樣的向左方旋轉。

〔四〕北斗七星，斗魁的天樞、天璇二星和北極星成垂直線，斗極則兼北斗和北極而言。周髀音義「蓋天」條下注：「其言天似蓋笠，……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

〔五〕古代哲學家對於無法解決的科學上的問題，往往想用思辨的方法去求得解決。言天者必擬之人，正是用這種方法，就不免是唯心主義的臆想。把人的上下體分成陰陽，尤其不免受古代陰陽家說的束縛。

〔六〕這是說天地是在水上的。張衡渾天儀：「天表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但楊氏是不贊成渾天說的，他認爲天不像地的有形體，只是積氣而成，却是立在水上。

〔七〕出卯入酉，太陽在卯時出，酉時入。

〔八〕這是說：天向左旋轉，日月隨天旋轉，本身不走動。日月沿着天邊，隨天而轉。

〔九〕這是說：渾天說與蓋天說各有缺點：渾天說不能說明斗極不動的現象，蓋天說不能解釋日月的出入。

〔一〇〕經星辰，分布星辰。

〔一一〕大仰，尊仰。

〔一二〕引，牽引。這是說晝夜的長短都是受陰陽二氣的牽引。

〔一三〕之北、之南，往北、往南，即偏北、偏南。

〔一四〕淮南子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

〔一五〕這是說：潮水的大小與月的盈虧有一定的聯系。

〔一六〕漢，天漢，卽天河。

〔一七〕這是把天河看成和河水相同，也是一種臆想。

〔一八〕「之」下「北」字疑衍。

〔一九〕極，中心點。

〔二〇〕熛，火飛。文選宋玉風賦「激颺熛怒」注：「熛，怒如熛之聲。」

〔二一〕四正，正東、正西、正南、正北。

〔二二〕四維，四隅，卽東北、東南、西南、西北。

〔二三〕不周，白虎通八風：「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

〔二四〕祇，地神稱祇，這裏認爲祇有完成的意思。

〔二五〕生，有生命的動植物。

〔二六〕其卦，指周易坤卦。乾象天，坤象地，所以這裏說其卦爲坤。易坤卦彖辭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作者認爲百生萬物憑天地而生，把天比作父，把地比作母，所以這裏說其德曰母。

〔二七〕播，分。四瀆，江、河、淮、濟。

〔二八〕「四川」，據下文「至於百川溝洫畎澮」，疑當作「百川」。不然，則與上文「四瀆」義複。

〔二九〕皃，卽貌字。

〔三〇〕有斗石象，有斗和石頭的形象，與「有弓弩勢」相對成文。

〔三一〕隱同穩，「眞」疑當作「鎭」，鎭定。

〔三二〕膏英，土地肥潤美好。

〔三三〕埆埆，土地磽薄。

〔三四〕極，盡。

〔三五〕游濁，水的沈澱。

〔三六〕澌，消盡。死與澌同聲，所以這裏解死爲澌。

〔三七〕息，停止。

〔三八〕此節武英殿本意林引作傅子，宋本意林引作物理論，今從宋本。

〔三九〕穀氣，食物之氣。

〔四〇〕稼，耕種。「借」疑「猶」字之誤。

〔四一〕這是說：古謂之稼，今謂之耕，古謂之穡，今謂之收，古今言語不同而已。

〔四二〕耨，除草。

〔四三〕艑艬，音溝鹿，大船。

〔四四〕聖意，智慧。

〔四五〕涇渭，二水名。涇渭有清濁之不同，比喻諸子有邪有正。

〔四六〕洫，渠。畎澮，田間小溝。

〔四七〕溢，滿。這是説：大河小溝，都由於水滿，才能到達大海，諸子百家的學説只要正當合理，都可以補助五經。

歐陽建

歐陽建（公元二六八？——三〇〇年），字堅石，西晉豪強大族石崇的外甥，做過馮翊太守。後來，被趙王倫和孫秀所殺。

言盡意論是歐陽建探討名和實、言和意的關係的一篇論文，保存在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中，又見於藝文類聚十九。

「言意之辯」，是魏晉玄學中重要的爭論問題之一。這個爭論和「聲無哀樂」、「養生」問題的爭論，曾被當時的玄學家稱之爲「三理」。當時關於言意問題的辯論，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言不盡意；一種意見主張言盡意。前者以王弼和荀粲爲代表，後者以歐陽建爲代表。這個問題的爭論，實質上是認識論中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爭論。魏荀粲曾有言不盡意的議論（見魏志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認爲孔子所講的天道，微妙莫測，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了「忘言忘象」的理論，認爲物象不足表達義理，語言又不足以表達物象，主張「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實際上是懷疑或否認辭和概念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能力，從而否認認識，宣

揚一種神祕的直覺主義。「言不盡意論」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學說。

歐陽建這篇論文，反對「言不盡意論」，含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見解。其中主要的論點是：事物的性質是客觀的，獨立於辭和概念而存在的；辭和概念的作用在於反映事物的區别，語言的作用在於表達和交流人們的思想；辭、概念和語言是隨着客觀事物和思想觀念的變化而變化的；名和物、言和理是互相統一而不容分割的。其基本思想是，肯定實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語言和概念具有反映客觀事物的能力。這是一種素樸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在反對玄學唯心主義的鬥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據隋書藝文志記載，歐陽建有文集二卷，但沒有流傳下來。現在所見到的他的著作，僅言盡意論和臨終詩一首。

言盡意論　據全晉文

有雷同君子問於違衆先生〔一〕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二〕。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三〕，鍾、傅之言才性〔四〕，莫不引此爲談證〔五〕。而先生以爲不然，

何哉？」

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六〕，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七〕。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八〕；言之於理，無爲者也〔九〕。而古今務於正名〔一〇〕，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名〕不辯〔一一〕。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一二〕。鑒識顯而名品殊〔一三〕，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一四〕，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一五〕。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一六〕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一七〕。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矣〔一八〕。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吾故以爲盡矣。」

（全晉文卷一〇九）

注釋

〔一〕雷同君子與違衆先生都是虛擬的稱謂，後者是作者自稱。雷同，人云亦云，見曲禮「毋雷同」；違衆，與衆人意見違異，見論語子罕「雖違衆，吾從下」。

〔二〕言不盡意，見周易繫辭：「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書不盡言，是說文字不能盡量地表達語言；言不盡意，是說語言不能盡量地表達思想。尙，久。由來尙矣，由來已久。

〔三〕蔣公，指三國時魏國的蔣濟，著有萬機論。三國志鍾會傳說：「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

知人。」蔣濟關於眸子的詳細議論已經失傳，太平御覽引他的萬機論說：「語曰：『兩目不相爲視。』昔吳有二人共評主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士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這段話或者與他關於眸子的議論有關。

〔四〕鍾，鍾會；傅，傅嘏：都是三國時魏國人。三國志傅嘏傳：「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世說新語文學篇說：「鍾會撰四本論。」注云：「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四本論亦久已失傳。

〔五〕這句話是說蔣濟、鍾會、傅嘏諸人關於論眸子和才性的文章都曾援引言不盡意的論點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但這些文章既已失傳，則其引證的情況也無從知道了。

〔六〕論語陽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七〕老子第二章：「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鑒識，對於人品或事物的明晰認識。

〔八〕名，名稱，指事物的概念。施，給與。無施，無所給與。

〔九〕理，事理，指事物的規律。無爲，無所作爲。

〔一〇〕論語子路：「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荀子有正名篇。

〔一一〕「名」字依下文「名不辯物」改。暢，申說，表達。彼，指外在的客觀世界。辯，通辨，辨別。這幾句是說：內心已認識了事物的規律，但非用語言不能表達；事物確定地存在於外在世界，但非名稱不

能辨別。

〔一二〕相接，指人與人的交際。這是說假如語言不能表達思想，人們就無從互相交際；如果事物的名稱不能分辨事物，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就不能顯現。

〔一三〕殊，差異，不同。名品殊，是說事物的種類可以區別，不致相混。

〔一四〕本其所由，推求原始。

〔一五〕這兩句是說：並不是事物有天然的名稱，事理有一定的解說，而是人所擬定的。

〔一六〕宣，抒發，表明。

〔一七〕逐，跟隨。這兩句意思是說：有不同的事物就有不同的名稱，有不同的事理就有不同的言語。

〔一八〕這是說：名與物、言與理是一致的，不能看作兩種對立的東西。

裴頠

裴頠（公元二六七——三〇〇年），字逸民。父裴秀是西晉王朝的大官僚，他自己做過晉朝的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尙書僕射等官。他父親是個地理學家，他自己擅長醫學。他們的家庭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傳統。在政治上，他主張擧賢任能，提拔寒門庶族中有才幹的人做官，反對當時只重門第出身，不問才能優劣的風氣。這種主張和當時代表門閥士族特權階級政治利益的西晉政治路線有矛盾，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後來，西晉王朝上層貴族內部矛盾尖銳化，在連年反復混戰中，他被趙王司馬倫殺死。

裴頠主要著作崇有論，在於反對何晏、王弼一派宣揚「以無爲本」的客觀唯心主義學說。何晏、王弼認爲世界萬物是由「無」這樣的精神性的本體派生出來的。「無」比「有」（具體存在的一切東西）更根本、更崇高。這種學說爲那些門閥士族不管事、腐化懶惰的人生態度尋找理論的藉口。裴頠認爲，作爲統治者，如果連統治工作都懶得去管，對於社會是很危險的。至於被統治者，他認爲必須勞動，更不能講什麽「以無爲本」。他從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爲他們的長遠利益打算，認爲貴無的學說不但在理

論上錯誤，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

崇有論是一篇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論文。這篇論文的基本思想是，認爲萬有的存在是眞實的。其中的主要論點有：「道」是萬有的總體，離開萬有，沒有獨立自存的「道」，從全體和部分的關係，說明了道和萬物的關係，從而否定了貴無派所虛構的關於「道」的本體的觀念，表現了唯物主義的立場。萬有雖然是有形有限的，但彼此互相依賴，並不需要虛無的道體的支持；萬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的秩序和法則，法則和秩序以萬有的存在爲基礎；萬物的生長和變化是自然而然的，其所以能自生自化，在於以有爲實體；無只是萬有的虧損和消失，所以無不能生有。這些論點都在於否定萬物以無爲本的理論，肯定萬有存在的眞實性，也就是肯定了物質世界的眞實性。在社會問題方面，論中指出貴無的學說破壞了禮教和社會秩序，造成了一種荒淫放蕩的生活風氣，給社會帶來危機：駁斥了無爲的寄生思想，主張利用自然的資源，通過人的勞動，謀取人的生活。在養生問題上，文中反對縱欲主義，也反對禁欲主義，從珍重肉體生命的觀點提出節欲的主張。這是和他的醫學知識水平有關的。

據晉書裴頠傳和世說新語記載，崇有論發表以後，他曾遭到許多人的攻擊。其

中貴無派的積極擁護者、西晉的豪族王衍，和裴頠直接展開了辯論，但裴頠並沒有屈服。

據晉書說，他還著有辨才論，但未完成，就死去了。隋書經籍志有裴頠文集九卷，已經散佚。魏志裴潛傳注引陸機惠帝起居注說，裴頠曾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世俗之弊。但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晉諸公贊說，裴頠「著崇有二論」，反對虛無之理。那麼，裴頠可能有兩篇關於「崇有論」的著作，一篇已經佚失了。

崇有論　據晉書裴頠傳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一〕；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二〕；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三〕；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四〕。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五〕；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六〕。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七〕；理之所體，所謂有也〔八〕；有之所須，所謂資也〔九〕；資有攸合，所謂宜也〔一〇〕；擇乎厥宜，所謂情也〔一一〕。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一二〕。

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一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一四〕。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

可絕而交物有會[一五]，觀乎往復，稽中定務[一六]。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一七]；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一八]！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一九]，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二〇]。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二一]。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二二]；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二三]；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二四]，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

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二五]。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二六]。是以君人必愼所教，班其政刑[二七]，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二八]；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二九]，忽然忘異，莫有遷志[三〇]。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三一]！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三二]。

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三三]，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三四]。蓋有講言之具[三五]者，深列[三六]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三七]；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三八]。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三九]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四〇]，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四一]。唱而有和，多往弗反[四二]，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四三]；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

賢〔四四〕。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四五〕，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四六〕。放者〔四七〕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四八〕；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四九〕。其甚者至於裸裎〔五〇〕，言笑忘宜，以不惜〔五一〕爲弘士，行又虧矣〔五二〕。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五三〕，有以令人釋然自夷〔五四〕，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五五〕。而靜一守本無〔五六〕，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五七〕。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五八〕，而云「有生於無」〔五九〕，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六〇〕而然哉！

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六一〕；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六二〕。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六三〕；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六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六五〕。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六六〕。是以申縱播之累〔六七〕，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六八〕，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六九〕。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七〇〕。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七一〕。

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末〕之深論〔七二〕。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七三〕；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七四〕；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

不貴無〔七五〕。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七六〕，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七七〕。頠用矍然〔七八〕，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七九〕。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八〇〕，「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八一〕。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八二〕，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八三〕，可以崇濟先典〔八四〕，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八五〕！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八六〕。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八七〕；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八八〕。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八九〕；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九〇〕。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九一〕；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九二〕。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九三〕；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九四〕；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九五〕。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九六〕，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晉書卷三十五）

注釋

〔一〕總，總括；混，合一。羣本，指萬有。宗極，是說最根本的。道，指萬有的總合或總體。這兩句是說：最根本的道，是統括萬有的。按：貴無派認爲道是無，萬有是從虛無的本體化生出來的，因而

萬有的存在也是不眞實的。裴頠(音委)認爲道並不是一個獨立自存的實體，只是萬有的總合，離開萬有的存在，也就無所謂道。這樣，就肯定了萬有存在的眞實性。這是崇有論的基本思想。

〔二〕方，指道之一方，卽道的一方面，一部分。族，族類。庶，衆。品，品別。這是說：道是萬有的總括，但作爲道的個別部分，却按着所屬的族類不同而區別開來，這就是各種東西的品別。

〔三〕著，顯著；分，區分。有生之體，一切生長變化的主體。這是說：形象分明，是一切生長變化的主體，意思是一切有生之物都是有形象的。

〔四〕化，指萬有的變化。感，相互感應，相互作用。理，條理，秩序，法則。迹，形迹，外在的表現；理迹，理的形迹，卽法則、規律的表現。這是說：萬有的變化及其相互作用是錯綜複雜的，這種複雜的情況正是事物的法則、規律形成的根源。

〔五〕這是說：既然萬有區別爲不同的種類，各有自己的特點，因此每一類也都是一偏。例如水、火各爲一類，水不能燃燒，火不能灌溉，就是各有所偏。

〔六〕偏無自足，是說萬物既然各有所偏，就不能只依靠自己才能存在。憑乎外資，是說要憑藉外在的條件。這兩句意思是：萬物的存在都是互相依賴的。例如人類僅靠自己的形體是不能生存的，還要憑藉空氣、食物、飲料等才能活着。

〔七〕這是說：萬有的生化是有形迹可以探求的，這就叫做理。就是說事物的法則是從生長變化中來的。

〔八〕這是說：理只能以有爲體，理體現在萬有上，沒有離開萬有而存在的空虛的理。

〔九〕所須，所待，所需要。資，卽外資。

〔一〇〕攸，所。宜，適宜。這是說：外界的物資和本身需要有所符合，就是適宜。

〔一一〕厥音決，其。情，指人的意識和情欲、願望等。這是說：選擇什麽適宜什麽不適宜，是情。

〔一二〕出，出仕，即做官；處，居家，指不出仕。默，不作聲；語，說話，指立言。語本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寶生，珍養生命；存宜，保持適宜。這是說：有了知識智慧，儘管各人職業身分不同，途徑各異，但要由此達到寶生存宜的目的，心情是一樣的。

〔一三〕這是說：衆理並行而不相妨害，貴賤的等級就形成了。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一四〕接，指與外物接觸。兆，露出苗頭。這是說：由於一和外物接觸就會產生得失（不和外物接觸也就無所謂得失的問題），所以吉凶的苗頭就露出來了。語本易繫辭：「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一五〕欲，物欲，對外物的欲望。絶，絶棄。交物，與外物接觸。會，會合點，關鍵。下文說：「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交物有會，是說與外物接觸，其中有一定的吉凶存亡的關鍵。

〔一六〕觀乎往復，觀察往反變化的過程。稽，考；稽中，考求適當的原則。定務，確定努力的方向。

〔一七〕躬，親。任，職事。躬其力任，是說屬於自己職務範圍以內的事，都要親自努力去做。這是針對當時一些清談家的不務世事而提出的。饗，飲食，指享受成果。

〔一八〕盈求，過奢的欲求。事，指養生之事；過用，做得過分。濟，成功。

〔一九〕極，中。書洪範：「皇建其有極。」僞孔傳：「大立其有中。」極或中，指最高原則或標準；建極，建立最高政治原則。綏，安撫；理，管理、治理。物，物則。訓物，用事物的法則來教訓人民。國語周

語：「昭明物則以訓之。」注：「物，事也。則，法也。」垂範，垂示規範。

〔二〇〕淫抗陵肆，指下文的欲衍、情佚、擅恣、專利等行爲。萌，發生。

〔二一〕欲衍，欲望過多；速患，招致禍患。情佚，情欲放縱；怨博，仇怨多。擅恣，專擅恣肆；興攻，引起相互攻鬥。專利，獨攬利益；延寇，招致盜寇。以厚生而失生，由於過於重視養生結果反而喪生。

〔二二〕悠悠，荒謬。釁，禍患，指因厚生而致失生之禍。駭乎若茲之釁，被這樣的禍患所嚇倒。艱，危難。爭，鬥爭。緣，緣由，原因。尋艱爭所緣，尋求引起社會危機和鬥爭的原因。

〔二三〕偏質，指萬有的本性。本性皆有所偏，因而產生對外物的欲望，故名偏質。此承上文「夫品而爲族，故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而言。有弊，有流弊，有後患。簡，簡約；損，減省，摒除。簡損，指摒除物欲，減少思慮作爲，不與外物相接。按：這就是主張清靜無爲。

〔二四〕外形，把形體置之度外。按：因爲形體是有，所以賤有則必外形。遺制，遺棄一切禮制法度。防，指防止人踰越名教的各種倫理規範；忽防，忽視倫理規範。

〔二五〕衆，衆生，指人民羣衆。從，服從。上，指統治者。水之居器，水在器中，其形狀隨器皿之形狀而變化。

〔二六〕兆庶，即人民羣衆。信，信從不疑。信於所習，信從所習慣的政教。心服其業，安心他們的職業身分。理然，道理本來如此。

〔二七〕愼所教，小心地對百官和人民進行教育。按：這是說不能用貴無的理論來教育。班，頒布。

〔二八〕一切之務，一切事情。宅，處置。分宅百姓，是說，分別交給百姓去作。四職，士農工商。

〔二九〕稟，受。命，政令。稟命之者，指百官和人民。肅，嚴厲；不肅而安，政令不必很嚴厲而各自安於職分。

〔三〇〕忽然，忽略，形容輕視的樣子。忘異，忘掉職分貴賤的不同。莫有遷志，沒有人產生改變職分的想法。

〔三一〕三，三公；據在三之尊，居於三公的高位。隆，尊敬；懷所隆之情，懷着被人尊敬的心情。敦，督促勉勵；敦以爲訓者，指勉勵用來教化人民的三公大臣。

〔三二〕階，階梯，比喻由以到達的途徑。昏明所階，政治昏亂或清明都由此而生。審，謹愼。

〔三三〕損，減少。這是說：過奢的欲望可以減少，但不可以完全禁絕。

〔三四〕過用，卽上文「事無過用」的過用。節，節省。無貴，以無爲貴。

〔三五〕講言之具，談說辯論的才具。

〔三六〕深列，深入論列、分析。

〔三七〕難檢，難以檢驗證實。

〔三八〕似象之言，似是而非的言論。足惑，足以使人迷惑。

〔三九〕異此心，指與貴無論不同的見解。

〔四〇〕辭不獲濟，言辭不能明確表達。狎音匣，習；屈於所狎，被原來所熟習的議論所屈服。

〔四一〕不可蓋，不能蓋過，無以復加。

〔四二〕往弗反，偏執一種議論而不知回頭。莊子天下：「悲夫！百家往而不反。」

〔四三〕薄，輕視。綜世，治理世事。功烈，事功業績。

〔四四〕浮游，浮泛不實。經實，經理實際事務。

〔四五〕奉身，持身，做人。散其廉操，放棄廉潔操守。

〔四六〕砥礪，磨礪，喻修身。陵遲，衰微。

〔四七〕放者，放蕩的人。

〔四八〕吉凶之禮，冠、婚、喪、葬的禮節。容，動；止，靜止。禮記月令：「有不戒其容止者。」鄭注：「容止，謂動靜也。」「容止之表」，行動居處的儀表。

〔四九〕瀆，輕慢；棄，拋棄。混，混亂；漫，漫滅。

〔五〇〕裸裎，赤身露體。

〔五一〕不惜，無所顧惜，指不遵禮法。

〔五二〕按此段作者批評當時一些清談名士的行爲。晉書裴頠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五三〕表摭，揭露。穢雜，指煩雜，與下文「靜一」義相對。甄舉，標出。靜一，守靜抱一，都是老子學說的主要觀念。

〔五四〕釋然，輕鬆的樣子。夷，悅；自夷，自樂，自得。

〔五五〕損、謙、艮（音亙）、節，都是周易的卦名。損，減省；謙，遜讓；艮，靜止；節，節制。這是說：老子靜一的理論合乎周易這四卦之義。

〔五六〕守，執持，主張；本無，以虛無爲本體。這是說：靜一的理論，主張萬有是以虛無爲本體的。

〔五七〕體，主體。易之所以爲體，指作爲周易理論的主體的東西，按指本體論。這是說：損、艮等卦之義，只是君子之道的一個方面，並非周易的基本理論主張本體是虛無。

〔五八〕博有所經，淵博而又有根據。

〔五九〕老子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認爲一切存在的東西（萬有）都是從虛無的道產生的，無是有的本體。

〔六〇〕以，因、故；有以，此處是「有所爲」之意。

〔六一〕保生，以外物養生。這是說：人類化生以後，本性也有所偏，須以外物養生，才能使之全。

〔六二〕感，感於外物。這是說：只有順從人對外物的感覺與需要去做（即滿足人的物欲），才能達到全。

〔六三〕味近，快意於與自己性格愛好相近的物欲。虧，損害。業，職業身分。沉溺之釁興，沉溺於物欲的禍患就發生。

〔六四〕按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欲）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與本文此處看法有相同之處。

〔六五〕動，感於物而動。上文說「交物有會」，此處動之所交，指與外物交接。言與外物交接，是存亡的關鍵，對欲望有適當節制則存，無節制則亡。

〔六六〕夫有非有，是說，事物在運動變化的時候，一方面是存在着，另一方面又不是原來的樣子了，一部分有了消失或虧損。於無非無，是說，雖然有了消失或虧損，但却不是空無所有，歸於虛無。這個論

點，肯定了有的絕对性。從養生的觀點看，於有非有，是說，縱欲貪生，反而使自己的生命遭到虧損，甚至于死亡。於無非無，是說，對物欲有所節制，表面上看是有所虧損，但並不是消滅自己的生命，而是更好地保全了生命。所以裴頠認爲老子講貴無，目的正在全有。這是從節欲的觀點，理解了老子的養生的理論。這個論點，同樣認爲有（指生命）是絕對的。

〔六七〕申，說明。縱，即「縱敗禮」的縱，指縱欲。縱播，是說放縱恣肆，指上文所說淫抗陵肆、欲衍、情佚、擅恣、專利等行爲。累，害處。申縱播之累，說明縱播的害處。

〔六八〕絕，絕棄，防止。所非，所反對的。盈謬，指上文所說盈求、盈欲的謬誤。

〔六九〕見老子十九章。文，文辭。以爲文不足，作爲文辭看是不够的。按老子十九章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所謂「以無爲辭」，即指主張絕棄聖智、仁義、巧利等語；所謂「旨在全有」，指目的在達到「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等實效。按：這是本文作者對老子的解釋。所謂實效，是指通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來保全自己的生命。

〔七〇〕所寄之塗，說話所寄託的途徑。一方之言，有所爲而發的一偏之言。上文說老子「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此段即是具體的說明老子的用意。

〔七一〕至理，最高的道理。以無爲宗，即以無爲本。偏而害當，當，指至理。

〔七二〕先賢達識，指前世的大儒。滯，滯留。非所滯，言老莊之學非所留心。未字，原訛作示，依文義改正。嚴可均輯全晉文作不，亦通。

〔七三〕班固，東漢著名學者。著有難莊論，現僅存片斷，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二十五。未足折其情，未能使人折服。

〔七四〕孫卿，即荀卿。荀卿對老莊的批評見荀子的天論和解蔽。揚雄的批評見法言的問道和君子。大體，指老莊之學的主體。抑，壓抑，貶黜。大體抑之，批判其主要內容。許，贊成。偏有所許，贊成其某些方面。例如荀子解蔽說：「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肯定他們各有片面的眞理。法言問道說：「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又：「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

〔七五〕造化，指創造、化生萬物的本體。這是說：貴無派上而認爲本體是無(以無爲本)，下而認爲萬事萬物都是由無化生，因而主張無爲(以無爲用)。

〔七六〕所存，所存想的，所主張的。僉同，都同。情以衆固，一種想法因爲贊成的人多了，就形成牢固的流行的看法。

〔七七〕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指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肆，店面；門肆，猶門面、門戶。易門肆，指當時學風由尊崇儒術轉變成尊崇老莊之學。

〔七八〕用，因而。矍音決；矍然，驚恐、憂懼的樣子。

〔七九〕一時口言，未經深思，隨口說出來的話。

〔八〇〕擿音惕。擿列，指陳。虛無，指貴無論。不允，不恰當。徵，證據。

〔八一〕無家之義弗可奪，貴無派的理論不能駁倒。

〔八二〕宅情，居心。無求於顯，不求炫耀自己。

〔八三〕少有彷彿，多少有一點接近眞理的地方。

〔八四〕崇，推尊發揚；濟，輔助。先典，指古代儒家經典。

〔八五〕一隅，一端。論語述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未舉一隅，連道理的一端也未舉出。略示所存，約略表示自己的想法。都是謙辭。

〔八六〕至無，絕對的無。自生，自己生自己，即萬有各自生，而非無所生。這是說：如果是絕對的無，就什麼有也生不出來，所以萬有最初的產生，都是自己生自己，並沒有一個東西使它產生。

〔八七〕體有，以有爲本體。就是說，以自己的存在爲本體。有遺，有被遺棄。虧，虧損。這是說：既然萬有各自生，必然以有爲本體，如果遺棄了有，便會使生命虧損。

〔八八〕分，本分。生以有爲己分，是說，凡生長變化的東西都是以有（自己的存在）爲自己的本分，即上文所說的「自生而必體有」的意思。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意思是：所謂無，就是有之不存在。因爲無是對有而說的。有不存在了，就是無；沒有離開有而存在的絕對的無。

〔八九〕養，資養，養活。既化之有，已經生化的有，指羣生萬有的生長變化。無用，即以無爲用，不以有爲用，也就是任何東西都不用。這是說：不利用外物就不能資養羣生，無不能全有。（上文「有之所須，所謂資也」；「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云云。）

〔九〇〕理，治理。既有之衆，已經生化爲萬有的羣生。循，撫循，安撫。這是說：要治理羣生，不是無爲所能安撫的。（上文：「大建厥極，綏理羣生」云云。）

〔九一〕這是說：心不是事，心是制裁萬事的，但不能因爲制裁萬事的（指心）本身不是事，就認爲心是無。這是說，心的活動也是有。

〔九二〕這是說：匠不是器，匠是製造器的，但不能因爲製造器的（指匠）本身不是器，就認爲匠是不存在了。這是說，製器的活動也是有。

〔九三〕收，捕的意思。重泉，指深水。偃（音演）息，偃臥休息。

〔九四〕隕音允，指射落。高墉，高牆。靜拱，靜息拱手。捷，與接字通，文選曹植白馬篇：「仰手接飛猱。」李善注：「凡物飛，迎而前射之，曰接。」

〔九五〕審，詳細知道。弦，弓弦；餌，釣餌。覽，察。這是說：要詳細知道運用弓箭和釣餌的技術，不是無知所能明察到的。

〔九六〕濟，濟助，成全。這是說：濟助和成全有的也都是有，無不能全有。

向秀　郭象

向秀(公元二二七?——二七七年),字子期,嵇康的好友,兩人都不願仕進;嵇康被殺後,曾向晉文帝司馬昭表示不再隱居,並作思舊賦追悼嵇康。後來晉皇朝任他做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官,但未就職。郭象(公元二五二?——三一二年),字子玄,好辯論,東海王越曾引爲太傅主簿,在職專權,熏灼內外,後因病而死。

向秀和郭象都喜好老莊學說,都以注解莊子著名。據晉書向秀傳和郭象傳記載,向秀先注莊子,其中秋水、至樂兩篇並未完成,就死去了。後來,郭象依據向秀注加以擴充(郭象傳說郭「竊〔偷竊向秀注〕以爲己注」),又自注秋水、至樂兩篇,改注馬蹄一篇,流傳於世。向秀莊子注早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見在張湛列子注中。現在流傳下來的郭象注,與向秀注文義基本相同,可以代表兩人的共同思想。

向、郭莊子注,是魏晉玄學中的重要哲學著作,也是當時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許多觀點是和貴無派對立的。這部著作,力圖把道家學說和儒家思想結合起來,而且更多地從儒家的觀點修正了道家的學說。何晏、王弼的貴無學說,主張不要干涉門閥

世族的特權，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無限地擴張；而向秀、郭象的崇有學說，則主張承認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以安定和鞏固既成的統治秩序。從何、王貴無論到向、郭崇有論的轉變，反映了魏晉時期門閥世族的內部矛盾及其發展過程。

在本體論方面，向、郭不贊成貴無派「無能生有」的理論，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無主」的說法。認爲萬有的形成和變化都是「自己而然」，萬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萬有自身以外並沒有生化萬物的獨立實體；所謂無，只意味着萬有的自生自得；萬有都是永恆存在的，雖千變萬化，終不能歸於無。這種學說，否定了道和無生化萬物的觀點，肯定了萬有的實在性，就這一點說，具有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因素。但這種學說同時也否認了萬有之間在時間上有因果的聯繫，否認了萬物進化的過程，不敢承認萬物有統一的物質根源，從而陷入了萬有自流論和突變論，又爲唯心主義和有神論保留了餘地。

這種崇有論，表現在社會問題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觀，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結論。認爲自然和社會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種差異和它們所處的各種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萬物各安於自己所處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就會感到自由和快樂；無爲並非消極無所作爲，而是所作所爲

不應超過自己的本分；聖人身居富貴之位，同樣可以享受山林隱士的淸高生活等等。所有這些觀點，都在於論證名教並不違背自然，要求社會上各階級和各階層的人都能安於封建的等級名分，以鞏固門閥世族的統治秩序。

這裏所選的莊子注，大體依據本體論、認識論和社會政治思想三方面的問題作了分類。莊子序，是郭象按自己的觀點理解莊子學說的一篇綱領性的文獻。

向秀和郭象的其它哲學著作，幾乎都沒有流傳下來。向秀有一篇和嵇康辯論養生問題的論文——難養生論，現收集在嵇康集中。

莊子注

據思賢講舍刊本莊子集釋

莊子原文　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則陽）

季眞曰：「道莫爲也。」接子曰：「道或使。」〔一〕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二〕。物有自然，非

爲之所能也〔三〕。由斯而觀，季眞之言當也〔四〕。皆不爲而自爾〔五〕。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也〔六〕。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七〕。

莊子原文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逍遥遊）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八〕。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九〕，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

莊子原文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齊物論）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卽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一〇〕。無旣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旣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一一〕！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一二〕，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莊子原文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

「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同上)

世或謂罔兩待景〔三〕，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四〕。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五〕。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六〕，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七〕，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八〕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九〕。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一〇〕，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尙〔一一〕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尙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一二〕！

莊子原文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大宗師)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一三〕，故不暫停，忽已涉

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二四〕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二五〕，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莊子原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天運）

〔天〕不運而自行也，〔地〕不處而自止也，〔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也〔二六〕。皆自爾〔二七〕。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二八〕。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二九〕。自爾，故不可知也〔三〇〕。二者俱不能相爲，各自爾也〔三一〕。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三二〕，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三三〕，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三四〕。

莊子原文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知北遊）

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三五〕。物自物耳，故冥也〔三六〕。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眞所謂際者也〔三七〕。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三八〕？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三九〕，則爲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也〔四〇〕。

莊子原文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同上）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者卽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四一〕。

莊子原文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師）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四二〕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四三〕，則天年無緣得終。……

莊子原文　〔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同上）

無也，豈能生神哉〔四四〕？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四五〕；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莊子原文　〔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同上）

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四六〕。且上下無不格〔四七〕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莊子原文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在宥）

窈冥昏默，皆了無〔四八〕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四九〕。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五〇〕？

莊子原文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地）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五一〕，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莊子原文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知北遊）

非唯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爲無矣。是以（無）〔夫〕〔五二〕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不得一爲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五三〕。

莊子原文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庚桑楚）

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五四〕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五五〕。死生出入，皆欻然〔五六〕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五七〕。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五八〕？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五九〕？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生明矣〔六〇〕。

莊子原文　內篇逍遙遊第一（篇名）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六一〕！

莊子原文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逍遙遊）

……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六二〕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六三〕，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六四〕。

莊子原文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齊物論）

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六五〕。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眞人之所爲哉〔六六〕！……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六七〕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六八〕。……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皁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六九〕。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眞，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七〇〕。

莊子原文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同上）

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七一〕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其）〔若〕性足者（爲）〔非〕〔七二〕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大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七三〕，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七四〕。苟足於天然，

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莊子原文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秋水）

……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七五〕也。故體大者（快）〔怏〕〔七六〕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七七〕，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七八〕。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七九〕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大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八〇〕，而助天民〔八一〕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 * *

莊子原文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齊物論）

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八二〕。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

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八三〕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八四〕同於自得也。

莊子原文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皇）〔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同上）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八五〕。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八六〕，照之以天而不逆計〔八七〕，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八八〕。……

莊子原文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人間世）

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八九〕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九〇〕！若夫知見可以欲（而）爲〔而〕〔九一〕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九二〕。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

有也〔九三〕。

莊子原文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大宗師）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九四〕。自知耳，不知也〔九五〕；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九六〕。

* * *

莊子原文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逍遙遊）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九七〕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九八〕。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九九〕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一〇〇〕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一〇一〕。

莊子原文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間世）

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莊子原文　芒乎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大宗師）

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莊子原文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馬蹄）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一〇二〕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一〇三〕。

莊子原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上）

夫民之德〔一〇四〕，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也，無爲之至也。

莊子原文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胠篋）

夫以蜘蛛蛣蜣〔一〇五〕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一〇六〕。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一〇七〕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一〇八〕也。

莊子原文　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常出乎眾哉！……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在宥）

己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一〇九〕。

莊子原文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天道）

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一一〇〕；冢

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虫，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莊子原文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同上）

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二二〕，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莊子原文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同上）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二三〕，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二四〕，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莊子原文　（河伯）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秋水）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一四〕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一五〕。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常，則天理滅矣〔一六〕。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一七〕！

莊子原文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逍遙遊）

……夫神人卽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一八〕，便謂足以纓紱〔一九〕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二〇〕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二一〕，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二二〕。……

夫體神居靈〔二三〕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二四〕，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二五〕。遺身而自得，雖淡然〔二六〕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二七〕。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二八〕！

莊子原文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同上）

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一二九〕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一三〇〕，故窅然喪之〔一三一〕，而嘗遊心於絕冥〔一三二〕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一三三〕。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一三四〕。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

莊子原文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名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大宗師）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宏)〔冥〕〔一三五〕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見〕〔一三六〕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一三七〕，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一三八〕，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一三九〕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一四〇〕，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一四一〕。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

則夫遊外(宏)〔冥〕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一四二〕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莊子原文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在宥）

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途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一四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一四四〕！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一四五〕。

莊子原文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外物）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四六〕。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注释

〔一〕季眞、接子，都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家。莫爲，無爲。或，有；或使，即有使。季眞認爲道是無爲的，萬

物都是自然而然的，並沒有主宰者；接子認爲萬物有一個主宰者，道有使物之功。

〔二〕自「季眞曰」至「功也」解釋「少知曰」至「孰偏於其理」幾句。

〔三〕這是說萬物都有自然的本能，並不是任何作爲所能爲力。

〔四〕自「物有自然」至「常也」解釋「太公調曰」至「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幾句。

〔五〕自爾，自然而然。這一句解釋「斯而析之」以下三句，意思是說：任何極精微或極粗大之物，都是無所作爲而自然而然形成的。

〔六〕這是說：無爲的道並不是在物之外。

〔七〕過去，逝去。自「物有相使」至「而過去」解釋「或之使」以下四句。

〔八〕這是說：所謂天地不僅指上天下地，而是宇宙總體的名稱。

〔九〕斥鴳，卽尺鴳，飛不過一尺的鴳雀。朝菌，天陰時生在糞上的一種大芝草，見了日光便死。莊子本篇上文說：「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所以這裏說大鵬能高，斥鴳能下。又上文說：「朝菌不知晦朔，……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所以這裏說椿木能長，朝菌能短。

〔一〇〕比，並列。比竹，指簫管之類。有生之類，有生命的東西。這是說大籟就是地籟人籟所匯成的總體。

〔一一〕這是說：天然一詞只是用天字來表明萬物的自然而然，並不是指着蒼蒼之天。

〔一二〕莫適爲天，沒有一件東西配得上稱爲天。

〔一三〕罔兩，影子外圍的微陰。景，同影。

〔一四〕物，動詞，使之成爲物。物衆形，使許多形體成爲物。

〔一五〕獨化，自己變化。玄，義與「冥」同。玄冥，幽遠而無所有。這是說罔兩是在無形之中自己變化，而不是跟着影子變化的。

〔一六〕玄合，無形之中互相遇合。

〔一七〕宗，主。這是說將使萬物於自己本體之內尋求主宰者。

〔一八〕誘然，美好的樣子。淮南子繆稱訓「誘然與日月爭光」，注：「誘，美稱也。」

〔一九〕歷然，分明的樣子。這是說萬物雖然聚合起來匯成一個自然的總體，但都淸楚地各自顯現出自己的形體。

〔二〇〕任而不助，指造物不助形，形不助景，景不助罔兩。

〔二一〕尙，尊重，推崇。

〔二二〕夷，平等。這是說如果承認罔兩待影，那末兩者之間就算不得平等了。自「世或謂罔兩待景」至「得有哉」解釋「惡識所以然」以下二句。

〔二三〕揭，舉。揭大地，負山岳，使之趨新舍故，這種變化的力量是極大的，所以說莫大於變化；但這種變化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說無力之力。

〔二四〕莊子田子方篇：「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冥中，無形之中。

〔二五〕這句是說某一個時候的我與那個時候都已成爲過去。

〔二六〕以上解釋「天其運乎」以下三句。「天」「地」「日月」原注文所無，今因注文單行，故依文義據莊子正文補足。

〔二七〕這句解釋「孰主張是」以下二句。

〔二八〕天無意於運轉而自行，所以說不運；地無意於安處而自止，所以說不處；日月無意於爭所而代謝，所以說不爭所。這一切的推動力量，假如推動者是無，無不能有推的作用；假如推動者是有，有則自己有事，也不能推動。

〔二九〕自「無則無所能推」至「各自行耳」解釋「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句。

〔三〇〕這句解釋「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以下二句。

〔三一〕這句解釋「雲者爲雨乎」以下二句。

〔三二〕這句解釋「孰隆施是」至「敢問何故」幾句。

〔三三〕故，原因。尋其原以至乎極，尋根究底，問到最後。

〔三四〕自「夫物事之近」至「但當順之」解釋「巫咸袑曰」以下三句。

〔三五〕物物者，指造物主，即道。物物者無物，是說沒有造物者存在；物自物，是說物各自造。這是對莊子正文「物物者，與物無際」所作的解釋。

〔三六〕冥，默契，即與物合爲一體。以上解釋「物物者，與物無際」句。

〔三七〕際，界限。有際，有界限。這是說具體的東西都是有界限的，有界限，則不能包容其他的具體東西，與其他東西合而爲一。以上解釋「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句。

〔三八〕不際，即無際，沒有界限。自「不際者」至「安在乎」解釋「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句。

〔三九〕這句「不能」二字疑是衍文。

〔四〇〕自「既明物物者無物」至「自爾也」解釋「謂盈虛衰殺」以下五句。

〔四一〕猶有物無已，物出之先還是有物，沒有窮盡的時候。這是說：莊子文中「猶其有物也，無已」的說法，說明物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並不是有什麼東西使它存在的。

〔四二〕五常，指金木水火土五行。莊子天運「天有六極五常」，成玄英疏：「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

〔四三〕一理不至，是說一理不實現。

〔四四〕神，指原文「神鬼神帝」之神，神妙，變化不測，這裏作動詞用。莊子本篇上文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所以這裏說道既然是無，怎麼能生天地與使鬼帝神妙莫測。

〔四五〕不神，不使之神妙莫測。這是說道不使鬼帝神妙莫測，而鬼帝自然神妙莫測，這是不使之神的神，用來說明「無爲無形」的道有這種功用。

〔四六〕這是說道沒有一處不存在，但所存在的地方都沒有存在的迹象。

〔四七〕格，到達。

〔四八〕了無，完全沒有。

〔四九〕這是說：萬物自然生長，並沒有另有一種使萬物生長的東西存在。

〔五〇〕這是說：萬物只是自然而生，並不是爲出生而生，更不必爲已生之後作打算。原文是黃帝向廣成子

問長生之道以後廣成子的答話，所以作者這樣解釋。

〔五一〕這是說萬有是自生的，不依靠於無，也無待於人的認識。

〔五二〕「夫」字依世德堂本改。

〔五三〕正文是冉求問「未有天地可知邪」以後孔子的答話，孔子認爲從古到今並沒有未有天地的時候，所以作者這樣解釋。

〔五四〕都名，總名。

〔五五〕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王弼注：「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自「天門者」至「衆妙之門也」解釋「是爲天門」句。

〔五六〕欻然，忽然。

〔五七〕自「死生出入」至「則無門也」解釋「天門者，無有也」以下二句。

〔五八〕這是說：有未生以前，萬物以何爲生？所以必然是萬物所自有，卽自然而然的，並不是別有一個有所能創造的。以上承接「萬物出乎無有」，解釋「有不能以有爲有」句。

〔五九〕自「此所以明」至「何謂無乎」解釋「必出乎無有」句。

〔六〇〕自「一無有」至「明矣」解釋「而無有一無有」句。

〔六一〕大小的分別如大鵬和斥鴳，它們飛起來高低懸殊，但是各適其分，各得逍遙，難分勝負優劣。

〔六二〕質小，形體小，如斥鴳；質大，形體大，如大鵬。

〔六三〕極，限度。物有定極，是說萬物大小不同，都有一定的限度。

〔六四〕主，性。呂氏春秋審分「主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注：「主猶性也。」這是說：如果忘了本身生命的自然之性，而在最適當的境地以外營生，那麼就是翼如垂天之雲的大鵬和決起而飛的斥鴳，都不免要受窮受困。

〔六五〕之，指百骸九竅六藏（同臟）。臣妾，泛指從屬者、被驅遣者。這是說：如果對於百骸九竅六臟都有偏私，它們的意願就會超過本分，上下相犯，誰都不願做被驅遣者。

〔六六〕自「若皆私之」至「豈眞人之所爲哉」解釋「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句。

〔六七〕遞，相互替換。

〔六八〕錯，同措。無錯於當，不措意於當然。自「夫時之所賢者爲君」至「而必自當也」解釋「其遞相爲君臣乎」句。

〔六九〕知，得。呂氏春秋審應「其在於民而君弗知」，注：「知猶得也。」知與不知，指得其情與不得其情，即稱心意與不稱心意。自若，鎮定如常。這是說：無論稱意與不稱意，都不足以動其心，對於眞性並無損益。

〔七〇〕失錯，失去正當的措置。自「凡得眞性」至「俯仰失錯也」解釋「如求得其情與不得」二句。

〔七一〕「苟各足」三字依趙諫議本及世德堂本補。

〔七二〕「若」字「非」字依趙諫議本及世德堂本改。

〔七三〕蟪蛄，寒蟬。莊子逍遙遊：「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生存時期極短，但因自足於性，所以不羨大椿。

〔七四〕天池，指南冥，卽南方的大海。莊子逍遙遊：「南冥者，天池也。」逍遙遊篇說大鵬從北冥遷於南冥的時候，斥鴳曾譏笑它，所以這裏說斥鴳不貴天池。 榮願，盛願。

〔七五〕不夷，不平。

〔七六〕「快」字依釋文及世德堂本改。

〔七七〕跂，與「企」字通，提起脚根。 上下兮跂，在上者自大，在下者企望。

〔七八〕差，謬誤。 荀子天論「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注：「差，謬也。」先極其差，先正其謬誤。 所謂，指上文體大者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謂大者爲至足的說法。 下文「所謂大者至足也」四句，就是根據其所謂來糾正其謬誤的。

〔七九〕累，缺欠。

〔八〇〕莊子原文是北海若（北海之神）對河伯說的話。河伯原來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於己，等到行至北海，不見水端，又自愧不如，望洋而嘆。 這裏的「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就是指河伯一類的情況說的。 竟，同境。

〔八一〕天民，指人民。 古代認爲人民受命於天，所以稱人民爲天民。

〔八二〕六合，指天地及四方。 表，表面、外面。 性分之表，性分之外。

〔八三〕「若論之」依趙諫議本及世德堂本補。

〔八四〕八畛，八個界域，指莊子本篇上文的「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

〔八五〕孟浪，莊子本篇釋文引崔云：「不精要之貌。」聽熒，釋文引司馬云：「疑惑也。」聽熒至竟，疑惑到最

後。

〔八六〕付，給；當，任。付當，猶言放任。塵垢之外，指世俗之外。莊子本篇上文說：「而遊乎塵垢之外。」玄合，暗合。

〔八七〕逆詐，預先推測。

〔八八〕推明，推明其理。自「夫物有自然」至「推明也」解釋「夫子以爲孟浪之言」以下幾句。

〔八九〕知，同智，與下文的「知」字用法不同。

〔九〇〕這是說知與見都是自然而然的，並不以知與見爲目的。

〔九一〕「爲而」兩字依世德堂本互易。

〔九二〕離朱，古代目力很强的人，據說他能在百步之外看清秋毫之末。師曠，春秋晉國的樂師，聽覺極爲敏銳的人。

〔九三〕自「言物無貴賤」至「未之有也」解釋「是萬物之化也」以下四句。

〔九四〕爲爲，有意作爲，勉强作爲；爲知，有意求知，勉强求知。

〔九五〕這是說自然之知不是有意求知，本來並不知，所以等於不知。

〔九六〕知稱絕，爲名去，知與爲的名稱被擯棄不用。自「天者」至「名去也」解釋「知天之所爲者」二句。

〔九七〕許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堯時隱居箕山的高士。

〔九八〕況，比喻。許由的答話中曾用「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的比喻，說明自己不應代堯爲帝，所以作者說應當忘掉許由「子治天下」之言，而尋其「庖人雖不治庖」的比喻，來作爲堯以不治治

天下的論據。

〔九九〕拱默，拱手端坐，默不作聲。

〔一〇〇〕「當塗」二字依世德堂本重。當塗，當道。當塗者同義，俱指當權者，即指統治階級。

〔一〇一〕必，動詞，專執。這是說：莊老之談所以不被統治階級採用，以至執滯於有爲之域而不知回頭，就是這個緣故。

〔一〇二〕八荒，猶言八極，指八方極遠的地方。

〔一〇三〕自「夫善御者」至「遠矣」解釋「飢之渴之」以下幾句。

〔一〇四〕德，本性。

〔一〇五〕蛣蜣，蜣蜋，能團糞爲丸，加以推動。

〔一〇六〕這是說：雖然各有所能，但對所學的祇知依樣畫葫蘆，不敢變異，所以似巧而反拙。

〔一〇七〕工倕，堯時巧匠。

〔一〇八〕攦，音麗，折斷。

〔一〇九〕萬方，萬國。有餘喪，有很多損失。自「己與天下」至「有餘哀矣」解釋「此以人之國僥倖也」以下幾句。

〔一一〇〕冢宰，首相。伊呂，伊尹呂望，商周的名相。司尹，統領百官。

〔一一一〕臣秉主用，臣宰掌握主上的權力。

〔一一二〕咎繇，即臯陶，虞舜時的理刑官。后稷，虞舜時主管農事的官。

〔一一三〕冕旒，王冠上的垂珠。冕旒垂目，用以擋住視綫，原來的用意在於表明統治者不要察察爲明，這裏藉以表示統治者之端坐無爲。

〔一一四〕落，通「絡」。穿落，貫穿牛鼻，羈勒馬頭。

〔一一五〕自「人之生也」至「而本在乎天也」解釋「（河伯）曰」至「是謂人」一節。

〔一一六〕自「穿落之可也」至「則天理滅矣」解釋「故曰無以人滅天」句。

〔一一七〕因其自爲，指順從牛馬的本性本能；故爲之，故意作爲，指不依牛馬的性能而任意馳驅。命，指上文的「天命」。「不因其自爲」兩句解釋「無以故滅命」句。

〔一一八〕黃屋，莊子本篇釋文：「車蓋以黃爲裏。一云：冕裏黃也。」玉璽，皇帝的玉印。

〔一一九〕纓紱，同攖拂，擾亂。

〔一二〇〕至至者，釋文：「本亦作至足者。」

〔一二一〕垠，界。絕垠之外，絕境之外。

〔一二二〕自「夫神人」至「不以外傷內」解釋「肩吾問於連叔曰」至「綽約若處子」一節。

〔一二三〕體，依靠。體神居靈，依於神妙，處於靈明。

〔一二四〕兩儀，指天地。六氣，指陰陽風雨晦明。

〔一二五〕乘浮雲，比方順應萬物；御飛龍，比方不疾而速，變化無常。

〔一二六〕淡然，恬靜的樣子。

〔一二七〕凝，靜。不凝者，指外事外物。不凝者自得，指「物不疵癘（疾病）而年穀熟」等而言。

〔一二八〕齊，排列。斷，判斷。自「大體神居虛」至「豈嘗信此哉」解釋「乘雲氣」以下六句。

〔一二九〕章甫，殷代的冠名。

〔一三〇〕宗堯，以堯爲主。堯未嘗有天下，意指堯未嘗有有天下之心。

〔一三一〕窅然，寂寥的樣子。喪，這裏是忘的意思。

〔一三二〕絕冥，幽遠到極點。

〔一三三〕四子，釋文引司馬及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這是說：莊子本篇所說的堯往見四子，只是假託這話來說明堯並不固定於一個堯，而有實質與形式之不同。

〔一三四〕迹，外形、外表。這是說堯實質上已與萬物合爲一體，但外表還是堯。

〔一三五〕「冥」字依趙諫議本改，下同。

〔一三六〕「見」字依世德堂本改。

〔一三七〕萬機，亦作萬幾，語出尚書皋陶謨。天子治理萬事叫萬機，這裏指一般事務而言。

〔一三八〕體化，依托變化；應務，接觸事情。

〔一三九〕流統，羣流之總匯，意指大衆。

〔一四〇〕這是說：如果莊子只是直截了當地說孔子是遊外以冥內的，有些人就要根據所見的外形來攻擊他。

〔一四一〕數子，指莊子本篇上文所說的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他們三人相與爲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去幫助料理喪事，看見孟子反、子琴張二人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不拘喪禮。孔子說的「彼

遊方之外者也」，就是指這三個人。

〔一四二〕故，同固。

〔一四三〕妙，微小。這是說：足迹的粗大與微小，猶如道路的平坦與險阻，是外在的，不在於我，遊於道路的人並沒有改變他的脚步。

〔一四四〕這是說：堯舜如果處在湯武之世，也和湯武的行動一樣。

〔一四五〕所以迹者，造成迹的東西，指內在的精神。全，完整無缺。

〔一四六〕這是說：假如不得其人，道是不會憑空推行的。

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一〕。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二〕；言非物事〔三〕，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四〕，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五〕。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六〕。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七〕，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八〕！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九〕。然莊子雖未體之〔一〇〕，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一一〕，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一二〕。其言宏綽〔一三〕，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一四〕；泰然遺放，放而不敖〔一五〕。

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一六〕；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一七〕；至〔人〕〔仁〕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一八〕，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一九〕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二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二一〕。弘其鄙，解其懸〔二二〕，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二三〕。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崘，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二四〕。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二五〕，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二六〕，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二七〕！遂綿邈清遐〔二八〕，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注釋

〔一〕會，合。無會，無人相合。獨應，獨與眞理相應。

〔二〕雖當無用，雖然正確而不被採用。

〔三〕言非物事，言論超乎事物以外。

〔四〕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指靜默無爲的人。作者認爲這種人是最高的理想人物，意思是說，莊子與這種人還有一定的距離。

〔五〕斯，指最高的理想人物。知，同智。這是說這種人可以說是有智而無心的人。

〔六〕這是說：那靜默無爲的人以時應物，言語是很謹慎的。

〔七〕這是說：靜默無爲的人與世界的變化過程合而爲一，就是發展演變了一萬代也與外物默然契合。

〔八〕設對，設爲問答。獨遘，獨有所見。這是說那靜默無爲的人並沒有設爲問答而獨有所見，恣意談論世外的問題。

〔九〕不經，不合常理。這句是說莊子與靜默無爲的聖人不同，與經常之理不合，因而不屬於儒家，而爲百家的首腦。

〔一〇〕體之，體現眞理。

〔一一〕統，總會。

〔一二〕造物無物，是說沒有造物主；有物之自造，是說物物都是自己造成的。這是作者據自己的意思來解釋莊子。

〔一三〕宏，大；綽，寬廣。

〔一四〕至至，至極。融微，融會精微。旨雅，旨意純正。

〔一五〕泰然，寬舒。遺放，遺情放意。放，傲慢。

〔一六〕大方，大道。蹈其大方，合於大道。

〔一七〕語本莊子馬蹄「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一八〕至仁極乎無親，最高的人格無所親愛。「仁」字依古逸叢書覆宋本改。孝慈終于兼忘，孝慈之極，孝慈兩忘。己能，本來固有之能。天光，自然的明智。

〔一九〕神器，指天下、國家。獨化，自然而化。

〔二〇〕長波，指影響。蕩，動。扇，煽動。

〔二一〕暢，通達。適，合。

〔二二〕弘，開廓。解其懸，解開倒懸，即消除苦悶。

〔二三〕灑落，思想開展，沒有拘束。矜夸，自高自大。

〔二四〕崑崙，山名，古代認爲是得道之人所居。太虛，太空。惚怳之庭，似有似無的處所。

〔二五〕貪婪，貪得無厭。進躁，疑當作「躁進」。

〔二六〕攬，斂取。溢流，溢出的流水。

〔二七〕玩永年，長年玩味。

〔二八〕綿邈，長遠。清遐，開廓超脫。

鮑敬言

鮑敬言遵信老莊的無爲的學說，主張不要對人民進行干涉，並認爲君主和國家的設立只會給人民帶來痛苦和不幸，帶來戰爭。因此他提出無君的小國寡民的主張。鮑敬言的生平和他的著作已不可考，只有他的無君的主張作爲批判的材料，保存在抱朴子外篇的詰鮑篇裏。他可能與葛洪同時，或略早。

抱朴子是東晉時期道教領袖葛洪（公元二七八？——三三八年）的著作。詰鮑篇是研究晉代社會政治思想的重要論文。兩晉之際，由於統治階級連年內訌，北方各族侵入和農民起義不斷爆發，西晉王朝滅亡了；許多世族隨晉室南遷，封建統治秩序遭到了嚴重的危機。鮑敬言的無君論和葛洪對無君論的反駁，正是四世紀初中國社會政治矛盾尖銳的反映。

鮑敬言的無君論的主要論點是：太古時期，人性純樸，過着自然的生活，沒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也沒有貴賤尊卑的差別。後來強者壓迫弱者，智者欺詐愚者，從而形成了君臣上下的統治秩序以及維護統治秩序的等級制度，君主制度絕非上天的意

志創造的。君主擁有法律和軍隊，剝奪了天下人的生命財產，造成了社會的混亂和萬民的窮困；像桀、紂那樣的暴君，如果他不居於君主的地位，他的殘暴和危害人民的作用要小得多。因此，他認爲君主是社會上一切罪惡和禍亂的根源。鮑敬言的無君論，在中古封建時代，是一種異常大膽的言論，它暴露了封建貴族在經濟上政治上對人民羣衆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表現了對君主制度的強烈憎恨，而且嚴重地打擊了儒家正統派的神權政治理論，而具有無神論的意義。這是魏晉玄學中以嵆康、阮籍爲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客觀上反映了當時農民對君主制度的不滿。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鮑敬言的無君論不是沒有缺點的。他把君主制度的起源簡單地歸結爲某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奴役，具有一些暴力論的因素，而歸根到底又歸結爲人心的巧詐和道德的墮落，那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說法。無君論抨擊了君主制度的罪惡，但所追求的却是一種閉塞的生產極端落後的沒有文化的原始社會，違反了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這是新的生產關係沒有出現時的封建時代的無君論不可避免的缺點。

在這篇論文中，葛洪從封建正統派的立場攻擊了無君論；他依據荀子和韓非的某些觀點，論證了封建統治秩序的不可動搖性，甚至於宣稱君主制度合乎上天的意志；美化君主制度，掩飾統治者的罪惡，從而也暴露了封建貴族的僞善面貌。但是，

在葛洪的言論中，也有合理的因素：駁斥了老莊學說中今不如古的退化觀，論述了人類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演進過程，具有社會進化論的思想。當然，這種思想是和維護君主統治的企圖結合在一起的。

詰鮑篇〔一〕

據孫星衍校本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二〕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三〕。」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四〕？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五〕，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六〕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七〕，非木之願；拔鶡裂翠〔八〕，非鳥所欲。促轡銜鑣〔九〕，非馬之性；荷軛〔一〇〕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眞〔一一〕。伐生之根〔一二〕，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

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三〕，恢爾〔四〕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五〕，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六〕；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饑虎可履，虺〔七〕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八〕，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九〕。純白在胸，機心不生〔一〇〕。含餔而熙，鼓腹而遊〔一一〕。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

降及杪季〔一二〕，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一三〕，飾紱冕玄黃之服〔一四〕；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棼橑〔一五〕。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一六〕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一七〕之本。去宗日遠，背朴彌增〔一八〕。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一九〕；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二〇〕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毁，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二一〕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二二〕；脯諸侯，葅方伯〔二三〕；剖人心，破人脛〔二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二五〕；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二六〕之以

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三七〕，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既闢，降濁升清〔三八〕，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三九〕，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四〇〕，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四一〕，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四二〕，七耀垂象〔四三〕，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四四〕，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四五〕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四六〕；未若庇體廣廈，梗粱嘉旨，黼黻綺紈〔四七〕，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匡〕世〔四八〕，設官分職，宇宙穆如〔四九〕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五〇〕，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五一〕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五二〕，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五三〕，蕩蕩之化成〔五四〕。太階既平，七政遵度〔五五〕，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覿靈而來出〔五六〕，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五七〕，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五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五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

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六〇〕，則私門

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綿路〔六一〕。久而無君，噍類〔六二〕盡矣。至於攫龍馴鳳〔六三〕，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六四〕，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六五〕，或回風三集〔六六〕，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六七〕，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六八〕之闇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檝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於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六九〕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七〇〕；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資糧絕而不饑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芧〔七一〕可以生鬥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並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七二〕；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七三〕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七四〕；勵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七五〕，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

慭〔七六〕。猶懼豺狼之當路，慼彝倫之不敍〔七七〕，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七八〕，故嚴司鷹揚以彈違〔七九〕，虎臣杖鉞於方嶽〔八〇〕。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八一〕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八二〕，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八三〕而欲不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柂櫓〔八四〕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八五〕，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隨四八〔八六〕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八七〕，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八八〕，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饑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八九〕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九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饑。冒法斯濫〔九一〕，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顰顣於下〔九二〕，臨深履薄〔九三〕，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釁之不虞〔九四〕，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九五〕。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九六〕，莫不懽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九七〕，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九八〕，猶以爲泰〔九九〕，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一〇〇〕，棄織拔葵〔一〇一〕，雜囊爲幃〔一〇二〕，濯裘布被〔一〇三〕，妾不衣帛，馬不秣粟〔一〇四〕，儉以率物，以爲

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一〇五〕。

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一〇六〕，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一〇七〕，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一〇八〕。豈彼無利性〔一〇九〕，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一一〇〕，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一一一〕，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一一二〕，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櫓丹野〔一一三〕？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耶？……

注釋

〔一〕詰鮑篇爲抱朴子外篇中的一篇，作者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晉丹陽句容人。祖、父均仕於吳。葛洪約生在吳降晉後一二年內。靑年時代博覽經史百家之書，又從從祖葛仙公的弟子鄭隱學習神

仙術，並參加過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後因避兵亂居留廣州，師事南海太守鮑玄，學習神仙術。東晉王朝建立，他回到江東，被封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晚年又去廣州，入羅浮山煉丹求長生，死在山中，年六十一（據太平寰宇記）。他著述很多，最主要的著作是抱朴子內、外篇。其自敍稱「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葛洪的思想是漢以來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的混合物。他的神仙思想反映了當時剝削階級的厭世和享樂心理以及用宗教欺騙人民的企圖。他的儒家思想則表現了剝削階級維護禮法、保護其世俗權利的要求。但葛洪關於煉丹術的著作中保存了當時自然科學的某些成果。他的醫學著作肘後方很有名。他在中國思想史、科學史和道教史上都有一定地位。他的抱朴子遐覽篇列舉當時流行的道經名稱，今天却成了東晉初年的道書總錄，爲目錄學家很好的研究材料。

〔二〕劇辯，雄辯。

〔三〕烝，衆。烝民，衆百姓。樹，設立。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四〕諄諄，叮嚀告誡。這是說：難道眞有皇天諄諄告誡要設立君主嗎，還是別有用心的人故意這樣說的呢？

〔五〕役，役使；御，駕御。校，同較，較量。

〔六〕混茫，亦作混芒，指天地混沌芒昧，一切尙未分明之時。

〔七〕剝桂，剝下桂樹的皮製成肉桂；刻漆，割漆，割刻漆樹收取漆汁。莊子人間世：「桂可食，故伐之；

漆可用，故割之。」

〔八〕鶡，鳥類，似雉而較大，性勇好鬥，於武冠上加雙鶡尾植於左右，叫做鶡冠。拔鶡，拔取鶡尾製冠。翠，翠鳥，羽毛青翠美麗。裂翠，撕下翠鳥的羽毛作爲裝飾品。

〔九〕轡，馬韁；鑣，馬嚼子。

〔一〇〕軏，音月，車轅前端支持橫木（衡）的關鍵。荷軏，負軏。

〔一一〕違眞，違反本性。

〔一二〕伐，戕害。根，根本。

〔一三〕汎然，隨波飄浮的樣子。汎然不繫，是指船說，比喩上古之人自由自在地到處流動。

〔一四〕恢爾，心胸闊大的樣子。

〔一五〕蹊，音奚。蹊徑，極狹隘的路。

〔一六〕漉，把水排盡。不漉深淵，不排盡深淵的水，把魚類捕盡。

〔一七〕虺，音卉，蛇類。

〔一八〕玄同，默然合爲一體，無彼此之分。

〔一九〕考終，盡其天年而死，反義是夭折。

〔二〇〕純白，純潔質樸。機心，機變巧詐的心。

〔二一〕語本莊子馬蹄。含餔，卽含哺，口中嚼食食物。熙，嬉戲。

〔二二〕杪，末。杪季，末世。

〔二三〕語本墨子非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

〔二四〕紱，古時祭服。冕，古代王侯及卿大夫的禮冠。玄黄，易經：「天玄而地黄。」玄黄之服，古代帝王玄衣黄裳，以象徵天地。

〔二五〕棼，短梁；橑，椽子。

〔二六〕澶，音憚；澶漫，放縱。

〔二七〕大始，原始，最初。

〔二八〕宗，當作「古」。崇德書院本漢魏叢書本並作「去古日遠」，應據正。樸，素樸。

〔二九〕老子第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三〇〕剡鋭，鋭利。

〔三一〕見莊子馬蹄篇。

〔三二〕燔人，燒殺人。辜諫者，殺進諫的人。商紂用炮烙之刑燒殺人，比干進諫，紂剖比干之腹觀其心。事見史記殷本紀。

〔三三〕脯諸侯，殺戮諸侯作成肉脯。菹，菹醢，製成肉醬。方伯，一方諸侯之長。史記殷本紀說：「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並脯鄂侯。」

〔三四〕破人脛，商紂見人冬天涉水，便令人剖其脛，看其骨髓何以能耐寒。見尚書泰誓下。

〔三五〕攘臂，捲起衣袖，伸出臂膊。桎梏，鐐梏之類的刑具。塗炭，泥坑、炭火，比喻生活痛苦。

〔三六〕閑，防止。

〔三七〕撮壤，一撮土。

〔三八〕沖，虛而無物；昧，暗而不明。沖昧，卽混沌狀態。降濁升清，濁氣下降爲地，清氣上升爲天。

〔三九〕穹窿，高大，指天。燾，與幬同，覆蓋。旁泊，卽旁薄，廣大，指地。停，靜止。這是說天在上面覆蓋一切，地在下面安靜不動。

〔四〇〕元首，頭部。股，大腿；肱，臂膊。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語本尚書益稷。

〔四一〕殺，衰，等差。降殺，由上而下的等級。軌，法度。

〔四二〕兩儀無質，指大地未分以前的混沌狀態。易坤文言：「天玄而地黃。」玄黃剖判，卽天地既分的意思。

〔四三〕七耀，卽七曜，日月與火水木金土五星。

〔四四〕鳥聚獸散，意謂上古之人像鳥獸那樣的自由地聚合，自由地分散。

〔四五〕六親，指父子兄弟夫婦。

〔四六〕等威，不同等級的威儀。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注：「威儀有等差。」

〔四七〕粳，粳米。嘉旨，美味。黼黻，古代禮服上繡飾的文采。綺紈，細綾、細絹。

〔四八〕辟，君。莅，臨。明辟莅物，明君在上面統治。孫星衍校「舊寫本作匡」，據改。

〔四九〕穆如，和諧。

〔五〇〕畋，打獵。辰，星辰。選粒，選種子。傳說上古時代伏羲氏開始教人結網漁獵；燧人氏開始教人鑽木取火；神農氏開始嘗百草，教人種五穀；有巢氏開始教人構木爲巢，以蔽風雨。

〔五一〕三五，指三皇五帝，都是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五二〕辯章，同辨章，卽尚書堯典的平章，辨別彰明。勸沮，勸勉阻止。

〔五三〕明良之歌，舜臣臯陶所作之歌。尚書益稷「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五四〕蕩蕩之化，廣大的教化。論語泰伯：「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五五〕太階卽泰階，星名，卽三台，一名天階，分上階中階下階，各有上下二星，共六星。平，定。七政，卽七曜。

〔五六〕梧禽，鳳凰。麟虞，指麒麟和騶虞。相傳騶虞不食生物，稱爲仁獸。覿音狄，見。

〔五七〕湄，水草交聚之處。河湄，河岸。景老，景星與老人星。古代以此二星爲符瑞。摛，出現。耀，光亮。

〔五八〕九域，猶九州。凶器，指兵器。戢，收藏。

〔五九〕厝，停。刑厝，刑罰不用。

〔六〇〕治枉，治理枉曲。重類，偏重同類。

〔六一〕絳，赤色。絳路，將道路染成赤色

〔六二〕噍類，生存的人口。

〔六三〕擾龍，使龍馴伏。商代有劉累能擾龍。馴鳳，指黃帝時鳳凰巢阿閣，及堯時鳳凰止於庭，伯禹拜賀。見尚書中候。這裏都認爲龍鳳是祥瑞之物

〔六四〕河圖洛書，是伏羲氏和夏禹的故事。相傳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所以名曰河圖。又說大禹治水，有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所以叫做洛書。

鱗銜，指龍銜圖；甲負，指龜負書。

〔六五〕黃魚丹禽，是湯和堯的故事。帝王世紀說：湯……東觀，沉璧於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丹禽，指鳳凰。春秋合誠圖說：黃帝坐玄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又說：堯坐舟中，與大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

〔六六〕回風三集，可能亦堯時事。尚書中候：「修壇河洛（指堯）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白雲起，回風搖，龍甲銜甲，赤文錄地，臨壇止霽，吐甲圖而帶足。」

〔六七〕指，同旨。玄極，上天。指發玄極，旨意出於上天。

〔六八〕太昊，即伏羲氏。傳說伏羲畫卦。

〔六九〕限水，限於水。

〔七〇〕鼎，古時烹調食物的器具；鉉，舉鼎的工具。針石，用針砭治病，指醫藥。

〔七一〕芧，音宁。橡芧，亦名橡栗，櫟木的果實。

〔七二〕坐以待旦，坐待天明。周公考慮國家大事，孟子離婁下說他「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昧朝，天不亮就上朝。旰，日晚。旰食，過時才吃飯。尚書無逸說文王的勤勞：「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

〔七三〕昵屬，親近的人。

〔七四〕輿謠，指民謠。履尾，踐踏虎尾，比喻蹈於危險，時刻警惕。周易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

〔七五〕制峻，法度嚴格；網密，刑罰嚴密。

〔七六〕九伐，九種征討之法。周禮夏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大憝，大奸惡。

〔七七〕豺狼當路，譬喻貪戾的大臣盤踞朝廷之上。漢書孫寶傳：「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彝倫，常理。尚書洪範：「我不知其彝倫攸敍。」蔡傳：「彝，常；倫，理也。」

〔七八〕凶，這裏是動詞，作傷害解。作威凶家，卿大夫稱家，卿大夫如果擅弄威權，便是侵奪主上的權柄，對他本身是不利的。尚書洪範：「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宄音軌，姦宄，違法作亂之人。

〔七九〕嚴司，嚴厲的官吏。鷹揚，如鷹之飛揚，比喻威武。彈違，彈劾違法的官吏。

〔八〇〕虎臣，勇武的武臣。詩魯頌泮水：「矯矯虎臣。」杖鉞，執大斧，指執掌征伐之權。方嶽，即四岳，四方諸侯之長。

〔八一〕盜跖，一作盜蹠，春秋末的大盜，名跖。莊子盜跖篇：「盜跖從卒九千大盜，名跖。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這裏用來比喻盜賊。

〔八二〕夷齊，伯夷叔齊。柳惠，指柳下惠，春秋時魯人。

〔八三〕憑河，不用舟船去渡水。

〔八四〕筴同策，馬鞭。柂，同舵。柂櫓都是駕船的工具：在船尾定方向的叫柂，在船旁搖船使行的叫櫓。

〔八五〕二氣，陰陽二氣。範物，鑄造萬物。

〔八六〕四，指春夏秋冬四季；八，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八個節氣。

〔八七〕壅，壟斷；崇，貴重。飾玩臺榭，把臺榭裝飾得極美麗極精緻。

〔八八〕食則方丈，吃飯時候菜餚極多，飯桌占方丈的面積。章，采文。龍章，以龍的形狀作爲采文。

〔八九〕靡，消耗。

〔九〇〕劇，艱難。

〔九一〕冒法，犯法。斯濫，指放肆爲非。論語衞靈公：「小人窮斯濫矣。」

〔九二〕台鼎，三公，宰相。顰，皺眉；顣同蹙，蹙額。顰顣，指憂愁。

〔九三〕語本詩小雅小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愼恐懼的意思。

〔九四〕不虞，非意料所及。

〔九五〕匱，竭盡。騎當從道藏本作「驕」。攻巧，攻城之術巧妙。

〔九六〕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這是周武王滅商以後的故事。鹿臺鉅橋是商紂聚財積粟之所。史記殷本紀「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集解引臣瓚曰：「鹿臺，臺名。」又引服虔曰：「鉅橋，倉名。」

〔九七〕這也是周武王的故事。史記周本紀：「縱馬於華山之陽，牧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桃林即桃林塞，在今陝西省潼關以東一帶。

〔九八〕見詩經周頌時邁。載，乃、於是的意思。櫜音高，斂藏兵器。這是說把干戈弓矢收藏起來，比喻沒有戰爭，天下太平。

〔九九〕泰，過甚。

〔一〇〇〕茅茨，以茅草蓋屋頂；土階，以土爲階。傳說堯舜所住的房屋是這樣儉樸。

〔一〇一〕春秋時公儀休的故事。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同售)其貨乎？』」

〔一〇二〕漢文帝的故事。應劭風俗通：「文帝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

〔一〇三〕濯裘，未知出處，大概是說毛已脫盡的皮裘。禮記檀弓說晏嬰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不知是否指此。布被，漢公孫弘的故事。史記平津侯傳：「公孫弘位至宰相，而爲布被。」

〔一〇四〕春秋時季文子的故事。國語魯語：「季文子相魯宣成二公，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一〇五〕莊子胠篋：「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分均，仁也。』」又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呴，噓氣。沫，口水。

〔一〇六〕輸，納。調，戶稅。

〔一〇七〕象刑，書皋陶謨：「方施象刑。」給犯罪者穿上特別的服裝，以示恥辱，對肉體不施刑罰。

〔一〇八〕見老子五十七章。是說法令所以防盜，但法令愈明，激起盜賊愈多。

〔一〇九〕利性，求利的本性。

〔一一〇〕詩小雅大東：「杼柚其空。」織機上持緯綫的叫杼，受經綫的叫柚。織機上是空的，表示被剝削得精光。

〔一一一〕關，關卡；梁，橋樑。禁非，防姦盜。官吏往往把住關卡或橋樑對商賈行人進行敲詐，所以下文說

「猾吏因之以爲非」。

〔一二〕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赫，大怒的樣子」。又小雅采芑：「陳師鞠旅。」傳：「鞠，告也。」箋：「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鞠旅猶言誓師。

〔一三〕樐同櫓，大盾牌。流血漂樐，是說流血之多，使大盾牌也漂浮起來。孟子引尚書武成篇作「流血漂杵」，杵即樐之借字，一說杵是舂杵。丹野，血染紅了原野。

列子

漢書藝文志著錄列子八篇。但漢人所見到的列子早已失傳了，流傳下來的晉張湛注的列子，是魏晉時期的人雜採先秦兩漢的有關著作並加以自己的論述拼湊而成的，多半反映魏晉時期的思潮，不能作爲研究先秦列子思想的可靠史料。——關於列子一書的眞僞問題，從柳宗元到梁啓超、馬敍倫等都有辨證，馬敍倫著有列子僞書考（收集在天馬山房叢書中）。讀者可以參看。

楊朱篇討論了關於養生、生死等問題，提出了享樂主義、縱欲主義的人生觀，強烈地反映了魏晉時期一部分沒落世家大族荒淫縱欲以及悲觀厭世的思想情緒。其中主要的觀點是：人生是短促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好人要死，壞人也要死，生時有的爲堯舜有的爲桀紂，死後同樣變成腐骨；而且人死後是無知的，因此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都沒有什麽關係；活着的時候，無須追求仁義道德之名，應當趁有限的時光，盡情地享樂，等待死亡的到來。養生就是肆性縱欲，追求眼前肉體的快樂，那就是最大的幸福。農民生來就安於勞苦簡陋的生活，享受華衣美食則是貴人君子們的習性。這種

貴族的享樂主義的人生觀，要求擺脫社會道德的一切約束，提倡恣情縱欲，鄙視精神生活，絕非尊重理性的快樂主義（如古希臘的唯物主義者伊壁鳩魯）；雖然也肯定生命必死亡，死後無知，其目的却在論證人生應及時歡樂，把古代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因素庸俗化了。這種人生觀表現了對現實生活的完全絕望，實質上是悲觀厭世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列子楊朱篇標誌着魏晉時期老莊思潮進一步的墮落。

關於楊朱篇的史料性質問題，曾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據張湛列子序說，他祖父曾從其外祖王家得到列子八篇，後來南渡長江時大部分失去了，只剩下楊朱、說符兩篇；後來，又從別處尋得其他殘本，才得完成。因此，有人認爲楊朱篇可能是原本列子中的未曾佚失的一篇，保存了先秦楊朱的學說，不一定是魏晉時期的作品。按楊朱篇或許保存了古代楊朱學說的一些片斷材料，如其中關於「不以一毫而利天下」的言論以及楊朱和梁惠王的談話（又見於劉向說苑政理篇）等。但就全篇論文的主旨看來，是魏晉時期的人假託楊朱的言論而寫成的。從先秦兩漢流傳下來的材料看，楊朱的基本思想是「輕物重生」，淮南子氾論訓說「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在養生問題上是反對縱欲主義的。而楊朱篇的作者恰恰相反，將楊朱的明哲保身的個人主義引向了縱欲主義了。據此，楊朱篇很難說宅代表先秦的楊朱思想。

楊朱篇

據湖海樓叢書汪繼培校訂本

楊朱游於魯，舍〔一〕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二〕？」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三〕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四〕。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五〕。」「若實名貧，僞名富〔六〕。」曰：「實無名，名無實〔七〕。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八〕，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九〕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一〇〕，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一一〕，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一二〕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一三〕。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一四〕。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一五〕死後之餘榮；偊偊〔一六〕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一七〕於一時。重囚累梏〔一八〕，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一九〕。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二〇〕也。」

* * *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二一〕。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二二〕？」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二三〕，以放〔二四〕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二五〕。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 * *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二六〕。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 * *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二七〕。』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二八〕也。」

* * *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二九〕。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三〇〕。」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

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三一〕；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三二〕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三三〕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三四〕，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三五〕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三六〕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

* * *

子產〔三七〕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

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三八〕，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三九〕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四〇〕，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

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四一〕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四二〕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

已〔四三〕。

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四四〕，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四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四六〕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四七〕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四八〕，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四九〕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

子產忙然〔五〇〕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五一〕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五二〕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五三〕，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五四〕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五五〕。賓客在庭者日百住〔五六〕，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五七〕將衰，棄其家事，都〔五八〕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五九〕，反其子孫之財焉。

禽骨釐〔六〇〕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六一〕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 * *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六二〕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六三〕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六四〕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　*　*

楊朱曰：「伯成子高〔六五〕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六六〕，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六七〕，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六八〕。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六九〕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鮌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七〇〕。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七一〕，子產不字，過門不入〔七二〕；身體偏枯，手足胼胝〔七三〕。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七四〕，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七五〕，削迹於衛〔七六〕，窮於商周〔七七〕，圍於陳蔡〔七八〕，受屈於季氏〔七九〕，見辱於陽虎〔八〇〕，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八一〕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八二〕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八三〕，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八四〕，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　*　*

楊朱見梁王〔八五〕，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八六〕，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八七〕。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八八〕。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　*　*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　*　*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八九）也〔九〇〕。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

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而〕去之〔九〇〕。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九一〕者也。

* * *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九二〕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九三〕。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九四〕。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九五〕。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急〔九六〕，一朝處以柔毛綈〔九七〕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九八〕體煩，内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九九〕，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一〇〇〕，僅以過冬。暨春東作〔一〇一〕，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一〇二〕。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一〇三〕，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一〇四〕，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一〇五〕。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一〇六〕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一〇七〕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一〇八〕。』而悠悠〔一〇九〕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一一〇〕。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一一一〕。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 * *

注釋

〔一〕舍，住宿。

〔二〕奚以名為，是說何必要名譽。

〔三〕不已，不止。

〔四〕陶鴻慶說：「此八字當在上文『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之下，今誤脫在此。」燋音椒，又音樵，燒灼。

〔五〕田氏，其先田完本陳厲公之子，以國難出奔，仕於齊。傳至田乞，以小斗收賦稅，以大斗貸粟於民，

深得民心。乞死，子田常弒齊簡公，自爲齊相，專齊國之政。至田常曾孫田和，遂代齊爲諸侯，世有齊國。事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六〕若，若然。這兩句是孟氏發問之辭。張湛注：「爲善不以爲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也。僞名則得利者也。」照張氏的解釋，爲善而不求名，自然而然得到的名是實名；爲了營謀私利，用欺騙世人的手段取得的名是僞名。實名貧，指管仲一類事例；僞名富，指田氏一類事例。又俞樾諸子平議列子平議說：「此下當有『實名賤，僞名貴』二句。」

〔七〕實無名，名無實，唐盧重玄說：「僞者取名而無實，眞者實行而忘名。」

〔八〕善卷，呂氏春秋下賢篇作善綣，堯舜時隱士。莊子讓王篇說：「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說：「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九〕省，明察。

〔一〇〕大齊，大限，即最大限度。

〔一一〕弭，休止。

〔一二〕痛疾，意林及文選注引均作「疾病」。

〔一三〕逌，音由。逌然，自得的樣子。亡，與「無」同義。介焉，形容微少。中，半。

〔一四〕厭足，滿足。翫，同玩。

〔一五〕規，圖謀。

〔一六〕偊偊，獨行無所親近的樣子。

〔一七〕肆，放縱。

〔一八〕重囚纍梏，重重的囚禁和桎梏，比喻束縛多。

〔一九〕這是說：不與萬物衝突，不爭身後之名，因此不得罪於人，能不爲刑所及。

〔二〇〕量，計較。

〔二一〕這是說：生死賢愚貴賤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自己所能作主的。

〔二二〕趣，趨赴。這是說：且追求現世生活吧，哪有閒工夫顧到死後的事。

〔二三〕矜，自尊。郵，同尤，特異。

〔二四〕放，至。

〔二五〕展季，即柳下惠。貞，貞一，指不二色。相傳柳下惠是個坐懷不亂的人，所以這裏說他是矜貞之郵。寡宗，宗支不繁。

〔二六〕原憲子貢，都是孔子弟子。原憲字子思，魯人；子貢名端木賜，衞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子貢相衞，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又：「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常相魯衞，家累千金。」窶，音巨上聲，貧窮。殖，積累貨財。

〔二七〕捐，棄。

〔二八〕明器，殉葬的器物。

〔二九〕晏平仲，即晏嬰，字仲，謚平；夷吾，管仲之名。二人不同時，這裏虛構他們兩人的對話，是寓言。

〔三〇〕閼，與遏同，壓制。

〔三一〕顫，音羶。張湛注：「鼻通曰顫。」又莊子外物篇「鼻徹爲顫」，與張注合。

〔三二〕廢，張注：「大也。」虐，凶殘。

〔三三〕熙熙然，歡樂的樣子。

〔三四〕錄，檢束。舍，棄置。

〔三五〕瘞，埋葬。

〔三六〕衮衣，卷龍衣，古代天子的禮服。

〔三七〕子產，春秋時鄭國大夫公孫僑字。

〔三八〕鍾，古時量器名，一鍾，六斛四斗。麴，釀酒用的含有麴菌的物質，即酒藥。封，墳。

〔三九〕荒，迷亂。孟子梁惠王：「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四〇〕悔，事後懊悔；吝，當事之時感到可恥。悔吝，悔恨。有亡，同「有無」。

〔四一〕婑媠，音倭墮，美好的樣子。

〔四二〕娥，美；姣，好。

〔四三〕這是說等到不能獲得方才罷休。有人說，「弗」字當作「必」。必獲而後已，就是得不到不罷休的意思。

〔四四〕造，訪。鄧析，鄭國大夫，曾私造刑法，後被子產所殺。

〔四五〕詔，告。

〔四六〕將，奉，秉承。

〔四七〕若，汝，你。

〔四八〕夸人，誇耀於人；招名，邀取名聲。

〔四九〕別，分辨。

〔五〇〕忙然，茫然。

〔五一〕世，後代。

〔五二〕放意，恣意。

〔五三〕殊方，異域；偏國，偏遠的國家。齊土，中土，指中國。

〔五四〕藩，籬笆。藩牆之物，牆內之物。

〔五五〕修，長。咫，周尺八寸。咫步，比喻距離很短。

〔五六〕百住，俞樾諸子平議列子平議說：「住當爲數，聲之誤也。黃帝篇『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

〔五七〕氣幹，軀體。

〔五八〕都，全部。

〔五九〕賦，計口出錢。藏，埋葬。

〔六〇〕禽骨釐，一作禽滑釐，戰國時魏人，墨子的弟子。

〔六一〕段干生，當作段干木，戰國時晉人，隱於魏。

〔六二〕蘄，祈求。

〔六三〕更，經歷。

〔六四〕廢，置而不顧。

〔六五〕伯成子高，傳說中上古時代的隱士。

〔六六〕關尹，函谷關關令尹喜。傳說老子西遊，授以道德經五千言，喜隨老子西去，不知所終。

〔六七〕史記五帝本紀作「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陶，做瓦器。

〔六八〕史記五帝本紀：「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又：「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

〔六九〕商鈞，一作商均，舜之子。

〔七〇〕鮌同鯀，禹之父。績用，功用。史記夏本紀說：「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就。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七一〕纂，繼承。纂業，指繼承鯀的治水之業。讎指舜，舜殺鯀，禹復事舜，所以說是事讎。荒，大。惟荒土功，意謂專重治水之事。

〔七二〕不字，不愛。史記夏本紀說：「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又：「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七三〕胼胝，手足皮厚生繭。

〔七四〕周公，姓姬名旦，武王之弟。邵公卽召公，姓姬名奭，周之支族，與周公同輔成王。四國，詩經豳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武王沒，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遂散佈流言，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周公因居東避流言。後成王迎周公歸。管叔蔡叔與殷後裔武庚叛亂，周公東征，殺管叔，放蔡叔。管叔是周公之兄，蔡叔是周公之弟，所以說誅兄放弟。

〔七五〕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七六〕削迹，匿迹。孔子居衛，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以兵仗出入，威脅孔子，孔子恐獲罪，居衛十月而去。見史記孔子世家。

〔七七〕商卽宋。武王滅紂，封紂王子武庚於商，武庚誅，成王命微子開代商，國於宋。事見史記殷本紀及周本紀。窮於商，卽上文桓魋欲殺孔子事。窮於周，事未詳。

〔七八〕語本莊子漁父。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孔子見用於楚，於己不利，遂發徒衆圍孔子於野。後楚王興師來迎，孔子始免此難。

〔七九〕孔子爲魯大司寇，攝相事，齊人恐懼，以女樂文馬送與魯君，魯國權臣季桓子慫恿魯君受之，三日不聽政，孔子行。以上二事均見孔子世家。

〔八〇〕陽虎，字貨，魯人，爲魯季氏家臣，後專權作亂，出奔齊晉。孔子世家說：「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又陽虎曾責孔子有才能而不仕，見論語陽貨。

〔八一〕遑遽，同惶遽，驚慌窘迫。

〔八二〕**株**，樹株；**塊**，土塊。株塊，泛指土木。

〔八三〕傾宮，同頃宮，占地一頃的宮室。

〔八四〕雖稱之弗知，俞樾諸子平議列子平議說當作「雖罰之不知」。

〔八五〕梁王，類聚引作「梁惠王」。

〔八六〕御覽引作「百羊爲羣」。

〔八七〕說苑政理篇有一段相同的文字，「其極遠也」作「其志極遠也」。

〔八八〕黃鐘大呂，本來都是樂律之名，有時又用作古代撞擊的樂器鐘的名字，這裏代表廟堂音樂。煩奏，陶鴻慶說奏當作湊。煩，雜亂。湊，會合。

〔八九〕原衍「人」字，依藏本、四解本刪。

〔九〇〕「不得而去之」，「而」原作「不」，依俞樾說及道藏白文本、吉府本訂正。

〔九一〕至至，最上。

〔九二〕遁人，張湛注：「違其自然者也。」

〔九三〕這是說受外物支配，自己不能作主。

〔九四〕這是說不受外物支配，自己能作主。

〔九五〕這一句意思是說：老農有勞動習慣，假如整天坐着，不讓他勞動，反而會生病，甚至可以致死。

〔九六〕麤，粗。 醃當作膬，音權，又音卷；膬急，緊。

〔九七〕綈，絲綢。

〔九八〕痟，音淵，憂愁。

〔九九〕侔，相等。侔地，同樣種地。

〔一〇〇〕黂，音汾，亂麻。緼黂，用麻代絮的衣服。

〔一〇一〕東作，春耕。尚書堯典「平秩東作」，僞孔傳：「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

〔一〇二〕隩，通燠。隩室，暖室。纊，絲棉。

〔一〇三〕負日，以背晒太陽。暄，卽煖字。

〔一〇四〕戎菽，大豆。枲音思上聲，蒼耳。萍，卽苹，藾蒿，初生時可作食物。

〔一〇五〕張湛注：「慘、蜇，痛也。」蜇音哲。

〔一〇六〕陰陽之蠹，自然的毒害。

〔一〇七〕鬻子，姓鬻名熊，周初人，楚國之祖。漢書藝文志有鬻子二十二篇。文心雕龍說：「鬻熊知道，文王咨詢，遺文餘事，錄爲鬻子。」

〔一〇八〕語見莊子逍遙遊，老子無此文，可能是作者誤記書名。這是說實爲主，名爲賓，實重於名。

〔一〇九〕悠悠，憂思。

〔一一〇〕這是說：名關聯着尊榮卑辱與逸樂憂苦，所以名是實之所繫。

〔一一一〕累實，對實有虧累。

僧肇

僧肇（公元三八四——四一四年），本姓張，東晉佛教神學家。少好老莊，後出家爲僧，跟當時名僧鳩摩羅什學習佛典，曾奉秦王姚興命校訂經論。後死於長安。

僧肇是東晉時期著名的佛教唯心論者。東晉時期，許多世家大族信奉佛教，佛教教義開始得到廣泛的傳播。在魏晉玄學思潮的影響下，許多佛教神學家也都藉老莊學說闡述佛教的某些理論。玄學和佛教哲學逐漸融合起來，從而出現了更加精密、煩瑣的唯心主義體系，爲鞏固世家大族的利益服務。

當時佛教哲學中般若經一派十分流行，在玄學的影響下，分成了三大流派——本無宗、卽色宗、心無宗。本無宗認爲本體是空無，因而現象也是不存在的，以道安爲代表；卽色宗認爲現象本身就是虛假的，別無空無的本體支持它們，以支遁爲代表；心無宗認爲人心的本體是空無的，而現象並非不存在，以支愍度、法蘊爲代表。這三派歸根結底都在於企圖論證物質世界和人生的虛幻，他們的爭論是唯心主義內部的爭論。僧肇繼這三派以後，提出了一種更加詭辯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標誌着魏晉時期

佛教唯心論的高度發展。

這裏所選的不眞空論和物不遷論，是僧肇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哲學的代表著作。不眞空論討論了本體和現象的關係問題，指責了三派的說法，認爲本無論的缺點在於貴無而離有，即色論偏重崇有而不知本體虛無，心無論不知萬物爲虛，從而提出了他的「不眞即空」的理論。這篇論文的主要的論點是：現象世界（指萬物）由各種因緣湊合而成，因緣不湊合即歸消滅，因此現象世界並非眞有，但旣由因緣湊合而成立，也不能說現象世界空無所有，現象世界只能是非有非無的東西；本體是萬有的宗極，不可名象，可以說是非有，但本體即存在於萬有的自虛之中，因此也可以說是非無，本體是非有非無的東西。這種非有非無的論點，似乎是對貴無崇有兩派採取折衷調和的態度，而實際上是企圖通過這種狡猾的說法，掩蓋唯心論的本質，追求一種更加神秘的絕對的虛無觀念體，從而論證物質世界的虛幻。

物不遷論討論了運動和靜止的關係問題，宣稱自然界各種運動和變化的現象實質上都是永恆靜止的，所謂運動和變化只是俗人所見到的假象。它的基本論點是：如果事物能來能往，現在的形態應具有過去的形態，過去的形態應具有現在的形態。但是實際上，事物過去的形態不具有現在的形態，現在的形態又不具有過去的形態，

所以事物旣不來也不往；現在的結果已不具有過去的原因，結果只是假借過去的原因而形成的，過去的原因並不因現在的結果而消滅，過去的原因旣已過去，則不能出現於現在，因果旣無聯繫，所以事物無來無往。每一時間中，每一物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質，旣有特殊的性質，則不能來往變易。這些論點，都在於誇大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的相對性，從而割裂事物在時間和因果上的聯繫，否認運動和變化。僧肇這種否認運動和變化的形而上學的說法，不外企圖論證世界的本體是永恒虛靜的，人的善惡行爲一旦發生就永恒不能消滅，從而爲佛教的因果報應等教義提供理論根據。

僧肇的哲學著作，有肇論流傳下來。這裏所選的兩篇論文，都收集在肇論裏。他的著作，也收集在嚴可均輯的全晉文中。

不眞空論　節錄　據北京佛經流通處刻本肇論

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一〕。自非聖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二〕！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三〕，極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四〕，豈不以其卽萬物之自虛〔五〕，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六〕？……

心無者〔七〕，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八〕。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九〕。即色者〔一〇〕，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一一〕色也。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色色而後爲色哉〔一二〕？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一三〕。本無者〔一四〕情尚於無，多觸言以賓無。故非有，有即無；非無，無亦無〔一五〕。尋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眞有，非無非眞無耳〔一六〕。何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此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一七〕？……

尋夫不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後爲眞諦者乎〔一八〕？誠以即物順通，故物莫之逆；即僞即眞，故性莫之易〔一九〕。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雖有而無。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眞物〔二〇〕。物非眞物，故於何而可物〔二一〕？故經云：「色之性空，非色敗空。」〔二二〕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

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無。有其所以不有，故雖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二三〕。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二四〕；雖有而非有，有者非眞有。若有不即眞，無不夷迹〔二五〕，然則有無稱異，其致一也。……

中觀〔二六〕云：「物從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二七〕尋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眞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二八〕？譬彼眞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後無也〔二九〕？若有不能自

有，待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眞有；有非眞有，雖有不可謂之有矣。不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之無。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以明緣起，故不無也。故摩訶衍論〔三〇〕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三一〕。一切無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有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三二〕尋此有無之言，豈直反論〔三三〕而已哉？若應有卽是有，不應言無；若應無卽是無，不應言有〔三四〕。言有，是爲假有以明非無〔三五〕，借無以辨非有〔三六〕。此事一稱二〔三七〕，其文有似不同，苟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同〔三八〕。然則萬法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不可得而無。何則？欲言其有，有非眞生〔三九〕；欲言其無，事象既形。象形不卽無，非眞非實有〔四〇〕。然則不眞空義顯於茲矣。故放光〔四一〕云：「諸法假號不眞，譬如幻化人〔四二〕；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眞人也。」……

注釋

〔一〕至虛無生，是說本體虛靜，無有生滅。般若，佛教所講的最高的智慧。玄鑒，玄照。妙趣，微妙的意義。宗極，根本。

〔二〕特達，特出。契神於有無之間，體悟到既非有，又非無，而不執着於有和無的一個方面。

〔三〕窮所不能滯，意謂通達眞理，而無障礙。

〔四〕這是說：耳聞聲音，目見美色，而不被聲色所迷惑。意思是說合於世俗而不受世俗的控制。

〔五〕即萬物之自虛，是說萬物自身本來就是虛靜的，不必離開萬物另尋虛靜的本體。

〔六〕物不能累其神明，是說精神不受萬物的支配。也，同邪。

〔七〕這是指支愍度、法蘊所主張的「心無論」。

〔八〕這兩句是敍述「心無論」的基本觀點。無心於萬物，是說心體虛無，雖順應萬物而不受萬物的影響。萬物未嘗無，是說萬物並非不存在。「心無論」認爲人心是無，萬象是有。

〔九〕這是僧肇對「心無論」的批評。意思是說，心無論的可取之處在於肯定精神是虛靜的，其缺點在於不承認萬物是虛靜的。

〔一〇〕這是指支遁所主張的「即色論」。色指有形的物質現象。

〔一一〕「非」字或作「未」，誤。

〔一二〕這幾句是敍述「即色論」的基本觀點。色不自色，是說物質現象的存在沒有自己的實體。雖色而非色，是說物質現象雖存在，實際上本身是虛假的。支遁的妙觀章說：「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當色即色，是說就物質現象本身而論物質現象。意思是說，物質現象所以成爲物質現象，因爲物質現象自身就是虛假的。豈待色色而後爲色，是說不需要在物質現象本身之外有一個使物質現象成爲虛假的東西支持它。「即色論」認爲萬象本身就是一種虛假的存在，別無實體支持它們。

〔一三〕這是僧肇對「即色論」的批評。未領色之非色，意思是說不知道現象所以虛假的虛無本體。

〔一四〕這是指道安、法汰所主張的「本無論」。「本無論」認爲本體虛無，現象也虛無所有。

〔一五〕這幾句是僧肇對「本無論」的批評。賓，服。多觸言以賓無，是說對「無」又肯定得太多了。「非有，有即無」，是說，如講「非有」，則有就是沒有；「非無，無亦無」，是說，如講「非無」，則無也沒有。無亦無或本作「無卽無」。

〔一六〕這是說，佛經所講的「非有」，只意味着不是眞有，並非空無所有，一切現象都不存在；佛經所講的「非無」，只意味着不是眞無，並非現象消逝之後就眞正消滅了。

〔一七〕卽，依從、依就。卽物之情，依就事物本來的情理。

〔一八〕虛豁，虛空。眞諦，眞義。爲眞諦或本作「謂眞諦」。

〔一九〕這幾句是說：順隨萬物而萬物並不因此違背虛靜的本體；在虛假的現象中求眞實的本體，萬物也不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性質。

〔二〇〕這是說「非有」並不是說萬物不存在，而是說萬物的存在是不眞實的。這就是「不眞空」的意義。

〔二一〕於何而可物，是說：有什麼理由肯定萬物是實在的呢？

〔二二〕語見般若經。這是說現象的本性是虛無的，並非現象消滅以後才是虛無的。

〔二三〕雖有而非有，是說萬物雖存在，但並非眞實的存在；雖無而非無，是說萬物雖然是虛假的存在，但並非不存在。

〔二四〕絕，斷滅。無者不絕虛，「無」並不是一切消滅，歸於虛無。

〔二五〕夷，滅。這兩句意思是說：有不是眞有，無不是事迹的消滅。

〔二六〕中觀，中觀論，印度龍樹所作，般若學派哲學的代表著作。

〔二七〕這是說：萬物都是由各種因緣結合而成，如果因緣離散，萬物也消滅了，所以萬物是「不有」；萬物既由因緣結合而出現，所以萬物也不是無有。

〔二八〕這是說：有如果是眞的有，它自身就應獨立地永恆存在，不需要憑藉各種因緣的結合。

〔二九〕譬，譬如。這是說，猶如眞無自身應永恆消滅，不需要憑藉各種因緣的離散。

〔三〇〕摩訶衍論，意譯爲大乘論。這裏指大智度論。

〔三一〕這幾句是說：一切現象都由因緣和合而成，所以是存在的；一切現象都因因緣離散而消滅，所以又是不存在的。

〔三二〕這幾句是說：一切消失了的現象，因緣聚合，則又存在，雖消失並非實無；一切存在的現象既是因緣和合而成，雖存在並非實有。

〔三三〕反論，反面的議論。

〔三四〕這幾句是作者提出的反問語。

〔三五〕這兩句是說：講有的目的在於說明現象是假有，並非空無所有。

〔三六〕這句是說：講無的目的在於闡明現象不是眞有。

〔三七〕事一稱二，意謂有無只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

〔三八〕這是說：如果能領悟到萬物是假有而非空無所有，有無的差別也就沒有了。

〔三九〕有非眞生，意思是說有並不是眞正存在。

〔四〇〕這是說：事象既形，就不等於無；既非眞正存在，就不是實實在在的有。

〔四一〕放光，放光般若經。

〔四二〕假號，假有名號。幻化人，假造的機器人。

物不遷論 節錄 據北京佛經流通處刻本肇論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一〕，有物流動，人之常情〔二〕。余則謂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三〕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四〕。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然則動靜未始異〔五〕，而惑者不同，緣使眞言滯於競辯，宗途屈于好異〔六〕，所以靜躁之極〔七〕未易言也。……

道行〔八〕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九〕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斯皆卽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一〇〕。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一一〕。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一二〕。然則所造〔一三〕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自)〔目〕對眞〔一四〕而莫覺。既知往物而不來，而謂今物而可往〔一五〕；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一六〕？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一七〕。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

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一八〕。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一九〕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眹〔二〇〕，有何物而可動乎？然則旋（嵐）〔風〕偃嶽而常靜〔二一〕，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二二〕，復何怪哉！……

故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二三〕。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二四〕。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可至昔〔二五〕。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也〔二六〕？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二七〕，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二八〕。不來，故不馳騁〔二九〕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三〇〕。然則羣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哉〔三一〕！是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三二〕。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三三〕。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

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三四〕，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三五〕。是以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三六〕。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三七〕，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三八〕。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遷，不遷故，則湛然〔三九〕明矣。故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四〇〕。」信其言也。何者？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四一〕。因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來

今〔四二〕。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復何惑於去留，踟蹰〔四三〕於動靜之間哉？然則乾坤倒覆，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苟能契神於卽物，斯不遠〔四四〕而可知矣。

注釋

〔一〕交謝，交互消逝；迭遷，更替變動。

〔二〕這是說：認爲事物在流動變遷，這是人們一般的看法。

〔三〕法，指事物或現象。動轉，運動流轉。

〔四〕這是說：尋求佛經所說的不動的意義，不能離開運動的現象，另外尋求靜止，而要通過表面上運動着的現象尋求永恆靜止的意義。

〔五〕這一句意思是說：運動着的現象實際上是靜止的，所以動靜沒有區別。

〔六〕眞言，眞理，指「物不遷」的學說。滯，停止不流。滯於競辯，由於爭辯而不能通達。宗途，正道，亦指「物不遷」的學說。屈，不伸。

〔七〕躁，動。極，極則。靜躁之極，指關於動靜的原理。

〔八〕道行，道行般若經。

〔九〕方，現在。

〔一〇〕昔物不至今，是說過去的事物不能來到現在。動而非靜，意思是說事物既然消失，便不停留，所以是運動而非靜止。

〔一一〕靜而非動，作者認爲過去的事物既然不能回到現在，可見事物是靜止而非運動。這是一種詭辯。

〔一二〕不來，過去的事物不能來到現在，意思是不停留到現在。不去，現在的事物不退到從前去。

〔一三〕所造，指「昔物不至今」這一具體事實。

〔一四〕「目」字依全晉文改。眞，指「物不遷」的眞義。

〔一五〕這兩句是論述一般人的看法。

〔一六〕這兩句是作者自己的看法。意思是說，過去的事物既不能來到現在，現在的事物也不能成爲過去。這也是一種詭辯。

〔一七〕向，過去。這兩句是說，尋求過去的事物於過去，在過去並非不存在；尋求過去的事物於現在，現在也沒有。

〔一八〕這是說：過去的事物只在過去存在着，並不是由現在的事物變成的；現在的事物只存在於現在，並不是從過去來到現在的。

〔一九〕語本莊子田子方篇：孔子對顏回說：「吾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郭象注說：「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交臂，謂頃刻之間。非故，謂過去的事情不能守而不失。莊子的原意是說，現在的事跡頃刻之間即成爲過去而不復返，而僧肇引這段話却企圖用來論證「物不相往來」的詭辯。

〔二〇〕微眹，微小的徵兆。

〔二一〕「颪」字依全晉文改。 旋風，暴風。 偃嶽，傾倒山嶽。

〔二二〕野馬，指春天田野上和水面上的一種游氣。 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郭象注：「野馬者，游氣也。」飄鼓，飄蕩飛揚。 歷天，經天，在天上運行。 不周，不周行。

〔二三〕談眞，講論眞理。 導俗，敎導世俗。 作者認爲佛經有時講「諸法無常」，只是爲了一時傳敎的方便。

〔二四〕這是說：說敎的方法可以千差萬別，但根本歸趨却都是一樣。

〔二五〕徵，尋求。 聆，聽。 而，與「則」字同義。

〔二六〕這是作者詰問「聆流動者」的話，意思是說：既然說有古有今，又欲古今往來變化，這是爲何？作者認爲既然古今有區別，現在的東西就不能變成過去的東西。

〔二七〕往，指今物說。 古今常存，是說古是古，今是今，都各自永恆存在，並無聯系。

〔二八〕去，指昔物說。「不從今至古」，卽上文「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的意思。

〔二九〕馳騁，奔走。

〔三〇〕性，指事物的性質和狀態。 一世，指古今中的一世。 這是說，因爲古今的事物不動，所以事物過去的性質卽停留在過去，現在的性質卽停留在現在，現在的性質不能變成過去的性質，過去的性質也不能變成現在的性質。

〔三一〕殊文，文字記載不同。 會，統要。

〔三二〕正言似反，正面的話常像反面的話。 有由，有道理。

〔三三〕這是說：人們是於現在尋求從前的事物，因爲現在不見從前的事物，所以認爲從前的事物不是靜

止的；作者是於從前尋求現在的事物，因爲從前沒有現在的事物，所以知道現在的事物不會到從前去，從而論證物是不遷的。

〔三四〕四象，指四時。風馳，如風一樣奔馳。璇璣，星名，北斗魁四星，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電卷，如電一樣快地轉動。

〔三五〕這是說：稍微懂得一點「物不遷」的道理，就會了解事物的運動雖快，但其本質是不運動的。

〔三六〕如來，佛的稱號之一。劫，世界成毁一次，佛教稱爲一劫。

〔三七〕假，借。就，成就。簣，一小筐土。脩途，長途。託，依託。這是說：堆積一座山，它的成功有賴於起初的一小筐土；遙遠的路途，它的到達依靠着第一次舉步。

〔三八〕果，果報。以，因。

〔三九〕湛然，沈重不遷的樣子。

〔四〇〕三災，指水火風等災害。彌綸，充滿貫穿。佛教認爲世界將要毁滅時，三災輪流出現。行業，猶言造業，指人們所做的作爲。佛教認爲人的所作所爲能引起善惡的果報，所以稱之爲業。

〔四一〕這是說：原因是過去的，結果是現在的，結果和原因不能同時並存，而結果又假藉原因而成。

〔四二〕因不昔滅，是說原因在過去並不消滅；因不來今，是說原因也不能來到現在的結果中。

〔四三〕躑躅，猶豫。

〔四四〕契神於卽物，意謂體悟當前的事理。不遠，疑當作「不遷」。

何承天

何承天(公元三七〇——四四七年)是南朝劉宋時期的儒家學者,曾做過衡陽太守、國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官。他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家,從小就喜歡天文曆算,劉宋元嘉二十年(四三九年),曾撰元嘉新曆,後來宋代普遍採用實行。

何承天是南北朝時期反對佛教唯心主義鬥爭中的一位重要的無神論者。他曾和當時的佛教徒宗炳、顏延之等多次展開了關於佛教教義——生死輪迴、因果報應和神不滅等問題的爭論。當時佛教僧侶慧琳曾著有白黑論(又名均善論,見宋書天竺迦毗黎傳),從儒家的觀點,對佛教的「來生說」表示了懷疑,遭到了宗炳的排斥。何承天擁護白黑論,就與宗炳等展開了辯論。宗炳著有明佛論(又名神不滅論),竭力宣揚生死輪迴、靈魂不死等佛教信仰。何承天著達性論,駁斥了宗炳的論點,後來又與永嘉太守顏延之繼續展開了爭論。在這次大辯論中,宗炳、顏延之等人的有神論得到了宋文帝的支持,這充分表明了封建統治者對無神論的敵視以及需要佛教來麻痺人民。關於這次大辯論的有關材料,收集在弘明集卷三和卷四中。

這裏所選的達性論，是一篇古代無神論的重要文獻。何承天在這篇論文中，依據儒家典籍易傳中的世界觀，駁斥了佛教的生死輪迴說和因果報應論，主要的觀點是：人是從天地中產生的，天地人是宇宙中最尊貴的，而人又是萬物中最靈智的東西。人稟天地之氣，具有仁義道德的本性；人能制定各種制度，利用自然界的物產，從事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人和動物是有區別的。聖人愛惜生物，不過分殺害生物，用意在宣明仁道，藉此教化世人，並非祈求死後靈魂得到善報。在這篇論文中，進一步又提出了人死神滅的主張，指出形體死亡，精神也隨之消散，是生命的自然法則，有力地駁斥了靈魂不死和死後靈魂轉生的謬論。這篇論文，是南北朝時期神滅論思想的先驅，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從這篇論文中，也可以看出何承天在這次鬥爭中表現了一定的弱點，他肯定了儒家的祭祀觀，承認了儒家典籍中「精靈」升天的說法，從而又被論敵抓住了漏洞，遭到了顏延之的反駁（見弘明集卷四顏延之釋達性論）。

何承天還著有報應問（收集在廣弘明集卷二十中），集中地駁斥了佛教的因果報應論。他的其他流傳下來的著作，收集在嚴可均輯的全宋文中。

達性論 據全宋文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一〕，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二〕。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三〕。故能稟氣清和，神明〔四〕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五〕，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六〕。歸仁與能〔七〕，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八〕，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九〕，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一〇〕。九穀芻豢〔一一〕，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一二〕。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一三〕，供其器服。文以禮樂，娛以八音〔一四〕。庇物殖生，罔不備設。

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于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于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人〕〔一五〕，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爲衆生哉〔一六〕？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一七〕俟風暴，畋漁候豺獺〔一八〕，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一九〕，庶人不數罟〔二〇〕，行葦作歌〔二一〕，宵魚垂化〔二二〕，所以愛人用也〔二三〕。庖廚不邇〔二四〕，五豝是翼〔二五〕，殷后改祝〔二六〕，孔釣不綱〔二七〕，所以明仁道也。至于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二八〕？

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二九〕，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三〇〕，言精靈之升遐也〔三一〕。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三二〕，慮深方生，施而望報〔三三〕，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

罔知請事〔三四〕焉矣。

注釋

〔一〕參，同三。參之，與天地參，意謂配天與地而爲三。

〔二〕周易說卦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三〕三才，天地人。這幾句是說，人是由天地產生的，但如果沒有人，天地之間就沒有意識。天地人是統一的，是相互依靠的。

〔四〕神明，指人的智慧。

〔五〕智周萬物，語本周易繫辭「周萬物而知」，意謂普遍地理解了萬物。

〔六〕幽，深遠；賾，深藏難見的內容。侔，等同。侔造化，與造化同功。

〔七〕歸仁，語本論語顏淵篇「天下歸仁焉」，意謂天下稱贊其仁。與能，語本周易繫辭「百姓與能」，意謂百姓贊成有才能的人。

〔八〕黎元，指人民。

〔九〕四靈，麟鳳龜龍。來格，來到。

〔一〇〕祥，祥瑞。律，律呂。協律，協調律呂。玉燭，爾雅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

〔一一〕九穀，稷、黍、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芻豢，家畜。草食的叫芻，如牛羊；穀食的叫豢，如犬豕。

〔一二〕膳羞，佐膳的菜肴。

〔一三〕紵，麻屬，可以製布。玄黃，指帝王之服，古代天子着玄色上衣，黃色下裳。

〔一四〕文以禮樂，語本論語憲問「文之以禮樂」。八音，周禮春官大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一五〕易簡，簡易的法則。周易繫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又繫辭下：「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人」字依上下文義並易繫辭本文改正。

〔一六〕飛，指鳥；沈，指魚；蠉蠕，指蟲。衆生，指人和一切生物。佛教認爲一切生物皆有情識，故稱衆生。這一句是駁佛教的學說，指出人和動物不能相提並論。

〔一七〕行火，用火。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季春出火，……季秋內火。」

〔一八〕禮記王制說：「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獺捕魚以後把它陳列起來，好像陳物而祭，叫作祭魚；豺在秋季多殺諸獸，也陳列如祭，叫作祭獸。畋漁候豺獺，意謂等到豺捕獸、獺捕魚的時候才進行畋漁。

〔一九〕麛，鹿子，一切初生的獸類亦叫做麛。卵，鳥卵。不麛卵，不取稚獸和鳥卵。禮曲禮：「士不取麛卵。」

〔二〇〕數罟，密網；不數罟，不用密網。孟子梁惠王上：「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二一〕行葦，詩經大雅篇名。行葦作歌，意指行葦篇的「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這是說，葦草茂盛的時候，不要讓牛羊去踐踏。

〔二二〕宵魚垂化，指宓子賤治亶父事。呂氏春秋具備篇：「宓子賤治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曰：「漁爲得也。今之得而舍之，何也？」答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

〔二三〕愛人用，愛，愛惜；人用，有用的物資。

〔二四〕邇，近。庖厨不邇，離開厨房不要太近，語本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二五〕語本詩經召南騶虞「壹發五豝」，毛傳：「虞人翼五豝。」豝，母豬。翼，輔助；這裏作保護解。

〔二六〕殷后改祝，這是商湯的故事。史記殷本紀說：「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二七〕孔，孔子。綱，網上的大繩。孔釣不綱，語本論語述而「子釣而不綱」，意思是說捕魚時只用鈎釣而不用網。

〔二八〕更受形，更受人形。佛教有人死後靈魂更投生爲人的說法。

〔二九〕見詩經大雅旱麓。愷悌，快樂舒暢。不回，不邪。

〔三〇〕見大雅文王。三后，指大王、王季、文王。

〔三一〕遐，遠。升遐，上升於高遠之處。

〔三二〕權教，指儒家和道教。宗密華嚴原人論序說：「孔、老、釋迦，皆是至聖。……二教惟權，佛兼權實。」佛教認爲佛的說法有權實之分：適於一時方便而說的法，稱爲權；所講的是永恆不變的法，稱

爲實。

〔三三〕方生，指來生。慮深方生，對來生考慮得很深切。施而望報，意指做了些好事就希望得到好報。

〔三四〕請事，請求遵照實行，即贊成的意思。語本論語顏淵「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范縝

范縝（公元四五〇——五一五？年），字子眞，少年時家境清貧，曾跟著名儒家學者劉瓛學習，同學中多貴族子弟，他並不因貧賤而感羞愧。他對儒家典籍很有研究，平日好危言高論，諷刺時政，常遭到朋友們的厭惡。他不信鬼神，反對迷信，做宜都太守時，曾禁止當地人民祭祀神廟。梁武帝時，徵爲尚書左丞，後因替舊友王亮辯解（王亮於梁天監二年廢爲庶人），遭當權派排斥，貶官廣州。他的卒年無可考。

范縝是我國歷史上繼王充之後一位偉大的戰鬥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是南北朝時期反對佛教鬥爭中的一位勇猛的戰士。在南北朝佛教信仰鼎盛時期，他著有神滅論，向佛教教義的理論基礎「神不滅論」展開了英勇的鬥爭。梁書本傳記載，他曾和齊貴族竟陵王蕭子良辯論因果報應問題，從偶然論的觀點，駁斥了佛教的因果報應論，指出貧富貴賤的遭遇完全出於偶然，並非前生行善爲惡的結果。蕭子良沒有折服，於是范縝著神滅論，直接攻擊佛教關於靈魂不死的信仰。神滅論發表以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貴族蕭子良聚合僧侶進行反攻，范縝沒有屈服；蕭子良又使人誘

或范縝，范縝表示絕不「賣論取官」。封建統治者是十分敵視無神論的。梁武帝時，在蕭衍親自主持下，又發動僧侶和佛教徒向神滅論展開大規模反攻，參加反攻的有六十多人。在這次大論戰中，范縝仍然沒有屈服，表現了無神論者的堅定立場。最後，論敵不得不承認「無以折其鋒銳」（曹思文語），梁武帝也只好不了了之。關於這次大辯論的有關材料，收集在弘明集卷九和卷十中。

這裏選了神滅論和答曹舍人書。答曹舍人是范縝和當時主要論敵曹思文直接辯論有關神滅問題的文獻，也是代表范縝無神論思想的重要著作。在神滅論和本文中，范縝對形神關係問題的解決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標誌着古代唯物主義進一步的發展。

范縝神滅論的主要論點是：形神是互相結合而不能分離的，形體是精神的基礎，精神只是形體的作用，如同刀刃和鋒利的關係一樣，沒有刀刃就沒有鋒利，形體死亡，精神作用也就消滅了；精神現象只是人類形體所特有的屬性，喪失了知覺和意識的作用，就意味着人的生命的終結，死亡是生命的質變，生死不能混同。精神現象是依賴於生理器官的，不同的器官產生了不同的精神作用，心是思維作用的基礎，任何精神活動（如做夢），都不能離開形體的支持。死後靈魂消滅，並不能變成鬼神，祭祀祖先，只意味着推行孝道，並無神秘意義。佛教的流行，帶來了社會經濟的貧困和政府

財政的枯竭，敗壞了人的道德品質，妨害了生產事業。他依據「形神相卽」的唯物主義一元論，駁斥了佛教的「形神相離」的唯心主義兩元論，有力地論證了物質的第一性，澈底地否定了靈魂不死的迷信，並譴責了佛教所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危機。這在當時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范縝反對「神不滅論」的鬥爭，不僅反映了寒門庶族跟世家大族以及僧侶貴族的矛盾，也在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羣衆的利益。但是在他的論點中，也並非完美無缺，如認爲人們才智道德的差異也是由於生理器官的不同決定的，這就倒向了一種機械的宿命論；强調祭祀，肯定了「神道設教」的必要，不敢對儒家典籍中某些神祕主義觀點進行駁斥，因此被論敵抓住了藉口。這些弱點反映了中國封建時代無神論者的局限性以及范縝本人的階級局限性。

南史本傳記載，范縝有文集十五卷，但沒有流傳下來。這裏所選的神滅論，見於梁書范縝傳和弘明集卷九，答曹舍人也見於弘明集卷九。神滅論一文，依據梁書和弘明集所載，從新作了校勘。

神滅論

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一〕。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二〕。」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三〕；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四〕，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問曰：「神故〔五〕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六〕；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七〕；形之於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又〕〔八〕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九〕，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一〇〕。"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緜歷未已邪〔一一〕？"答曰："生滅之體，

要有其次故也〔一二〕。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一三〕，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一四〕；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一五〕。」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一六〕。」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一七〕。」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一八〕不均？」

問曰：「慮思無方〔一九〕，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二〇〕

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邪〔二一〕？」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問曰：「慮體無本〔二二〕，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故〕〔二三〕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

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有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二四〕？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二五〕；龍顏馬口，軒皞之狀〔二六〕：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二七〕；伯約之膽，其大若拳〔二八〕：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二九〕，非惟道革羣生〔三〇〕，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三一〕，項籍似大舜〔三二〕，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三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三四〕，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三五〕。神不系色〔三六〕，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三七〕，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三八〕；驊騮、騄、驪〔三九〕，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四〇〕，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四一〕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四二〕。『神而明之』，此之

謂矣〔四三〕。」

問曰：「伯有被甲〔四四〕，彭生豕見〔四五〕，墳索〔四六〕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四七〕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四八〕。」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四九〕，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五〇〕。」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五一〕，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邪？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五二〕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五三〕，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五四〕！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五五〕，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五六〕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五七〕，廢俎豆，列缾鉢〔五八〕，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土木〔五九〕。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六〇〕，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禀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六一〕，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六二〕，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六三〕；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

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六四〕，用此道也。」

注釋

〔一〕即，這裏用作「不離於」的意思，表示兩者相結合，有關聯，不能分割。下文「相即」義同。

〔二〕形謝，形體衰亡。

〔三〕即事，就事而論。有異，相互分離。

〔四〕質，物質實體。用，作用。

〔五〕故，同固，本來。

〔六〕利，銳利，指刀鋒。刃，刀刃。

〔七〕來說，你的理論。下文的「來論」義同。

〔八〕「又」字梁書及弘明集均無，依上下文文義補。

〔九〕革，改易，引申爲不同的意思。區以革，有區別。

〔一〇〕這是說：絲縷是同時存在的，不應作爲比喻。這二句弘明集如此，梁書作「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一一〕緜歷，緜延經歷，即歷時長久之意。

〔一二〕次，程序。

〔一三〕欻，忽然。

〔一四〕飄驟，飄風驟雨，即狂風暴雨。

〔一五〕神之分，神的方面。皆是神之分，都屬於神這一方面。

〔一六〕痛癢之知，指感覺。是非之慮，指思惟。

〔一七〕心器，心臟器官。所主，所管。中國歷來誤以心臟爲思惟的器官。

〔一八〕司用，所管的職能。

〔一九〕無方，不受空間的限制。

〔二〇〕這二句弘明集如此。梁書作「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知〕心爲慮本」。

〔二一〕眼等分，眼等方面。

〔二二〕無本，沒有基礎。

〔二三〕「故」字弘明集與梁書均無，依文義補。

〔二四〕這是說：精金既能照，就不會有穢質，因爲有了穢質是不能照的。

〔二五〕勛，放勳，即帝堯；華，重華，即帝舜。傳說堯眉八采，舜目重瞳。

〔二六〕軒，軒轅，即黃帝；皞，皋陶。傳說黃帝龍顏，皋陶馬口。

〔二七〕比干，紂臣。史記殷本紀：「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二八〕伯約，三國時蜀漢姜維的字。魏志姜維傳引世語說：「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二九〕絕，超越。區，當作「品」。常品，普通人品。

〔三〇〕道革羣生，道德與衆人不同。

〔三一〕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貌似陽虎。」陽虎即陽貨。仲尼，孔子字。項羽即項籍。

〔三二〕史記項羽本紀：「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

〔三三〕珉，石之美者。

〔三四〕員，同圓。聖人圓極，聖人圓滿至極。

〔三五〕丘，孔子；旦，周公旦。湯，商湯；文，周文王。

〔三六〕神不系色，精神不決定于形體。系字梁書作「係」。

〔三七〕逸，奔跑。

〔三八〕晉棘，晉國的「垂棘之璧」；荆和，楚國的和氏璧。等價連城，價值等於連城。

〔三九〕驊騮、騄、驪，都是千里馬。周穆王八駿中有驊騮、騄耳、溫驪。

〔四〇〕語見孝經，意謂爲死去的父母建立宗廟，以鬼神之禮祭祀他們。

〔四一〕從，弘明集如此，梁書作「弭」。

〔四二〕厲，振奮，刷洗。偷薄，苟且而不忠厚。

〔四三〕周易繫辭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孔穎達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言人能神此易道而顯明之者，存在于其人。若其人聖，則能神而明之；若其人愚，則不能神而明之。」又禮記檀弓上：「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鄭玄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按此文所引同於易傳，據文義疑係取檀弓之義，即將死者看成人所不能知的存在。意思是說，所謂「神而明之」的說法，只不過是假藉神靈教化世人而已。

〔四四〕伯有，春秋時鄭國大夫良霄字，因貪愎多欲，爲子皙駟帶所攻而死。被甲，披甲。春秋昭公七年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披甲）而行，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四五〕彭生，春秋時齊國公子，爲齊襄公所殺。豕見，以大豬的形象出現。春秋莊公八年左傳：「齊侯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四六〕墳，三墳，索，八索，都是古代典籍的名稱，這裏泛指古代的典籍。

〔四七〕彊死，遇害被殺而死，卽凶死。

〔四八〕這是說：忽然出現人的形象，忽然出現豬的形象，未必就是伯有、彭生。就是說，當時伯有鬧鬼、彭生變豬的話本來是不可信的。

〔四九〕見周易繫辭上及睽卦。

〔五〇〕這是說：另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叫作鬼，但不是人死而爲鬼。

〔五一〕浮屠，佛陀的另一譯法，指佛教。桑門，或譯沙門，卽僧侶。蠹，損害。

〔五二〕圭撮，很少的量。六十四黍爲圭，四圭爲撮。見漢書律歷志注。

〔五三〕稌音徒，稻。詩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這裏多稌謂豐富的報償。詩小雅大田：「彼有遺秉。」秉，禾盈把，卽滿把的連桿的稻穀。這裏遺秉指少量的東西。

〔五四〕周急，救濟窮困人的急難。論語雍也：「君子周急不濟富。」歸德必於在己，意謂作好事都是爲了自己得到好的報應。

〔五五〕茫昧，空虛不明。阿的意義是「無」，鼻的意義是「間」，阿鼻，受苦無間斷之義，爲八大地獄之一，是最苦處。

〔五六〕兜率，天宮。

〔五七〕逢掖，儒家的衣服。襲，披。橫衣，指僧侶披的袈裟。

〔五八〕俎豆，古代的禮器。缾同瓶，鉢音撥。缾鉢，僧徒所用的飲食之具。

〔五九〕罄，竭盡。惰遊，嬾惰遊蕩的人，指僧徒。殫，盡。土木，指寺廟的佛像與建築。

〔六〇〕頌聲，歌頌贊美之聲。尙，猶，且。擁，同壅。頌聲尙擁，直譯是，歌頌贊美當時政治之聲猶無所聽聞，就是說，政治還不够清明。

〔六一〕陶甄，鑄造，指天地化生萬物。森羅，萬象森然羅列。獨化，自然變化。

〔六二〕來，生。不禦，不可止。去，滅。不追，不要留戀不捨。

〔六三〕壟畝，田地。恬素，安靜樸素。

〔六四〕匡國，正國。霸君，使君稱霸於天下。

答曹舍人　據弘明集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也〔一〕。」答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駏相資〔二〕，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三〕。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四〕。此形留而神逝者乎？」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五〕之轡。故知神之須待〔六〕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七〕。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八〕？」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九〕。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邪〔一〇〕？」曹以爲生則合而爲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卽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卽形與神合也〔一一〕。」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眞作飛蟲邪？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輈〔一二〕；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閶門〔一三〕，此人卽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四〕。一旦實之，良足偉也〔一五〕！明結想霄，坐周天海〔一六〕；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眞登閶闔邪〔一七〕？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一八〕，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於土，而魂氣無不之也〔一九〕。』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禀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二〇〕。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一〕。』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二二〕。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二三〕，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二四〕；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二五〕。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强梁之子，兹焉是懼。所以聲教昭於上，風俗淳於下〔二六〕，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兹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二七〕，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二八〕。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二九〕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三〇〕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三一〕以答邪？研究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若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三二〕？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

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爲教，何達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哉？」

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三三〕，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三四〕。寧可求之蹄筌〔三五〕，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三六〕，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弒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三七〕子不責聖人放弒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三八〕！」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三九〕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四〇〕，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邪？」

注釋

〔一〕曹思文認爲形神可以相結合，但又可以分離，因此主張「形神相合」，反對「形神相即」。

〔二〕蛩駏，蛩蛩駏虛，獸名，或以爲二獸名。孔叢子：「北方有獸名蟨，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虛，二獸見人來，必負蟨以走。」爾雅釋地作「邛邛岠虛」，以邛邛岠虛與蟨爲相互依靠不可分離的二獸。據爾雅及孔叢子，蛩駏當作「蛩蟨」「或蟨蛩」。相資，互相依賴。

〔三〕雅決，正確的判斷。

〔四〕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

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愈），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鈞天廣樂，謂天宮的音樂。

〔五〕如龍，指馬。轡，御馬索。

〔六〕須待，依靠。

〔七〕適，前往。比，並列。不比不飛，是說鳥不是將兩隻翅膀並列扇動就不能飛行。

〔八〕這是說：神能視聽飲食，著衣乘馬，則神是自足的，何以又須依靠形體？足證趙簡子秦穆公神遊天上的故事是虛假的。

〔九〕影響之必俱，影隨形，響隨聲，影響必然與形聲在一起。

〔一〇〕這是說：假如形神相異而不相即，則形痛或憂時，神應無事。事實上，形痛則神痛，形憂即神憂。

〔一一〕「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語本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云：「魂交，精神交錯也。形開，目開意悟也。」神遊於蝴蝶，莊子的故事。齊物論說：「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成玄英疏：「蘧蘧，驚動之貌。」

〔一二〕轅，大車左右兩根直而平的木條；輈，小車居中一根曲而向上的木條。

〔一三〕閶門，一名閶闔門，是蘇州城門。傳說吳后夢腸出繞閶門，見三國志孫堅傳。

〔一四〕麗天，附天。這是說，有人夢日月入懷，事實上日月都很大，不可能下入於婦人的懷袖，足證夢是

虛幻無實的。

〔一五〕倬，奇異。

〔一六〕明結想霄，句有誤，疑當作「明霄結想」。霄同宵。明宵，晝夜。結想，構想。坐周天海，靜坐未動，而想遍天涯海角。

〔一七〕莊生亂南園，卽指莊周夢爲蝴蝶事。張協雜詩：「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閶闔，神話中的天門，卽上帝所居紫微宮門。

〔一八〕蕭琛，字彥瑜，蘭陵人，梁武帝時歷任宣城、江夏、吳興等郡太守，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所著難神滅論中有講夢一段。

〔一九〕延陵，名季札，春秋時吳王壽夢的幼子，因封於延陵，號稱延陵季子。窆音貶，把棺木放在墓穴內。禮記檀弓下：「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二〇〕情言，常情之言。聖旨，聖人之意。

〔二一〕后稷，周之始祖。明堂，天子的太廟。

〔二二〕黔首，指人民。史記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

〔二三〕祧音挑，遠祖之廟。墠音善。壇墠，祭場。封土謂之壇，除地謂之墠。

〔二四〕肆筵授几，語本詩經大雅行葦「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毛傳：「肆，陳也。」鄭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這裏肆筵授几，是說祭祀時設筵几。罔已，憶念無已之

心。

〔二五〕嚴父，尊敬其父。享，祭獻。

〔二六〕淳，樸厚。

〔二七〕經，孝經。引文均見孝經喪親章。

〔二八〕亡，同忘。朝死夕亡，晨死而夕忘。

〔二九〕見劉向說苑辨物篇。

〔三〇〕見論語先進篇。

〔三一〕悠漫，悠遠不定的話。

〔三二〕宣尼，孔子。孔子字仲尼。漢書平帝紀：「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論語子罕記載孔子的話說：「吾誰欺？欺天乎？」

〔三三〕顯仁藏用，語本周易繫辭「顯諸仁，藏諸用」。易傳的這二句本來是講天地的，這裏引用來講聖人，意謂顯發而爲仁德，內藏則有妙用。

〔三四〕聖達節，春秋成公十五年左傳：「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這是說，聖人通情達變，而不一定死板地固守節操，賢人則固守節操。

〔三五〕蹄筌，亦作「筌蹄」。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荃是捕魚之具，蹄是捕兎之具。這裏蹄筌指外在的形迹。

〔三六〕三光，日、月、星辰。黔黎，人民。

〔三七〕見孟子梁惠王下。

〔三八〕郊丘，祭天處。丘，圜丘，即圓形的祭天壇。淵府，很深奧的府藏，借以說明其中蘊藏着許多深奧的道理。滯義，講不通的問題。這是說：郊祀明堂並不是有關形神的問題，對此能怎樣呢？

〔三九〕語本禮記祭義。

〔四〇〕此義未通而自釋，曹思文重難神滅論引作「此文不假通而自釋」，這就是說，這個道理不消解釋就已明白。

呂才

呂才（公元六〇〇？——六六五年），唐初著名學者，做過太常博士。研究的方面很廣，通曉音樂和醫藥知識。唐太宗時，曾和學者共同删訂有關陰陽迷信的書籍。他在删訂這些書籍時，對社會上流行的各種世俗迷信進行了批判。他是唐初的一位無神論者。

呂才所删訂的陰陽書沒有流傳下來。這裏選的敍祿命和敍葬書，是保存在唐書本傳中的一部分佚文。

從這兩篇文獻來看，呂才是一位無神論者，他堅決反對各種各樣的命定論。在敍祿命中，他駁斥了陰陽家所宣揚的富貴貧賤、禍福壽夭由於先天命定的思想，指出陰陽星命家的各種說法都是跟歷史人物的實際遭遇不相符合的，認爲貴賤壽夭等遭遇是人爲的結果。在敍葬書中，他駁斥了陰陽葬法中選時日、擇葬地和後世子孫吉凶禍福相關的迷信，認爲喪葬的事是爲了愼終追遠，並沒有神祕意義，指出陰陽家所講的陰陽葬法目的在騙取財貨，是和儒家的喪葬學說相違背的。

呂才在這兩篇論文中，不僅否定了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而且批評了古代唯物主義者（如王充）的機械的宿命論，這在中國古代無神論史上是很少見的。在敍葬書中，他發揮了易傳中的世界觀，指出天地是萬物的根本，陰陽只意味着剛柔消息生長變化的自然法則，並無吉凶禍福的神秘意義，從而將古代素樸唯物主義的陰陽學說和陰陽方術等迷信嚴格區分開來，這也具有重要意義。

除上述兩文外，在唐書本傳中還保存着呂才敍宅經一文，駁斥了卜宅吉凶的迷信。

敍祿命

據殿本舊唐書本傳

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一〕。」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卽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二〕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三〕，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四〕。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五〕？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六〕。長平坑卒，未聞

共犯三刑〔七〕；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八〕。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九〕；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一〇〕！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

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一一〕，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一二〕。當此三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尫弱，身合矬陋〔一三〕。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一四〕唯有向命〔一五〕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

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一六〕。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

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

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

帝背祿命並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一七〕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

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一八〕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一九〕，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二〇〕。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二一〕，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注釋

〔一〕宋忠，漢文帝時中大夫。賈誼，漢雒陽人，文帝時太中大夫，後遷長沙王太傅及梁懷王太傅。司馬季主，楚人，文帝時長安東市的卜者。引語見史記日者列傳，原文是：「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

〔二〕建祿，建祿貴神，星命家的術語，建是建立的意思。

〔三〕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老子七十九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四〕有夏，卽夏，這裏指夏桀。宋景，宋景公。孛音勃，妖孛，指熒惑星。史記宋微子世家說：「(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星名)。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

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五〕學也祿在，語本論語衛靈公「學也祿在其中矣」。建學，係指十干學堂，星命家的術語。

〔六〕空亡，空亡貴神，星命家的術語。星命家認爲出生時辰遇上空亡貴神，就多難無福或者壽命不長。

〔七〕長平，戰國時趙邑，故地在今山西省高平縣西北。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將白起於長平大破趙軍，降卒四十萬人都被殺。事見史記秦本紀及趙世家。三刑，星命家的術語，指十二辰的刑殺：巳酉丑，刑在西方；寅午戌，刑在南方；亥卯未，刑在東方，申子辰，刑在北方。

〔八〕南陽，漢時郡名。南陽貴士，指後漢光武帝劉秀的故事。劉秀是南陽郡蔡陽人，他的功臣鄧禹、岑彭、賈復、吳漢等也都是南陽人，劉秀稱帝後，這些人都隨之貴顯。六合，星命家的術語，指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

〔九〕歷陽成湖，見淮南子俶眞訓：「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高誘注：「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河魁，星命家所講的叢辰名，十二辰所隨的凶神。

〔一〇〕蜀郡，秦時郡名，故治卽今四川成都。後漢書樊英傳：「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須臾大雨，火遂得滅。』」蜀郡炎燎疑卽指此。

〔一一〕長曆，推算某一時期內歲時節候的曆書。晉杜預有春秋長曆，宋劉羲叟有劉氏長曆。

〔一二〕勾絞六害，星命家的術語。勾絞，糾纏之意。與六合相衝之辰叫六害。如寅與亥合而與巳衝；卯與戌合而與辰衝。驛馬，星命家所講的叢辰名。

〔一三〕尫弱，曲脛軟弱。矬，音坐平聲。矬陋，短小醜陋。

〔一四〕見詩經齊風猗嗟，原文是：「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猗嗟，嘆詞。昌，姣好。頎，長。巧趨，善於趨步。蹌，形容巧趨的樣子。

〔一五〕向命，星命家的術語，向是向背的向。星命家有向命、向祿、向財等等說法，依人出生年月日時的干支而定。

〔一六〕莊襄王當作昭襄王。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一七〕三老，古代天子以父兄之禮奉養的人。禮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鄭注：「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

〔一八〕宋高祖，南朝宋武帝劉裕。

〔一九〕子墓中生，意思是說，依出生時的干支，命裏應當見到子墓。

〔二〇〕高祖長子，卽宋廢帝劉義符，在位二年，爲徐羨之等所弒，死時年僅十九歲。義隆，卽宋文帝，在位三十年。

〔二一〕劉劭，宋文帝的皇太子；劉濬，劉劭的異母弟，封始興王。兩人因有重大過失，將爲文帝所廢誅，遂率兵弒文帝，劭自立爲帝，後王誕等起兵討伐，均被殺。

敘葬書 據殿本舊唐書呂才傳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

過。」〔一〕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二〕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三〕。」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四〕。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五〕。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六〕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七〕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

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八〕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九〕，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旣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一〇〕。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

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一一〕。」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一二〕，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

禮記又云：「周尙赤，大事用平旦；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時。」〔一三〕鄭玄

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尙，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卽日中而窆〔一四〕。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一五〕。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一六〕，並是近半夜。此卽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

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一七〕是以日愼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一八〕；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一九〕。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

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二〇〕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二一〕；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

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

士師〔二二〕。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

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二三〕。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二四〕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二五〕，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注釋

〔一〕見周易繫辭下。不封，不積土爲墳；不樹，不種樹以標其處。大過，周易卦名，過是越出的意思。取諸大過，是說取法於大過的卦象，卽取其過厚之意。

〔二〕見禮記檀弓上。

〔三〕宅，墓穴；兆，墓地。安厝，安葬。

〔四〕顧復，父母對於子女的恩愛。詩經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窀穸，音屯夕，墓穴。

〔五〕剛柔，指陰陽，陽剛陰柔。消息，指生滅。消，滅；息，生。

〔六〕四氣，四時之氣。

〔七〕斯須，片刻。

〔八〕見禮記王制。

〔九〕同軌，軌，車轍。同盟，同盟的國家。春秋隱公元年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疏：「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

〔一〇〕不懷，不懷念先人。殆通怠。殆禮，怠於禮數。

〔一一〕春秋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事，成事，完事。

〔一二〕禮記曲禮上：「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一三〕禮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

〔一四〕事見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司墓大夫室，鄭國掌公墓的大夫的住宅。

〔一五〕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

〔一六〕乾艮，本來都是周易卦名，這裏用作時間名。乾時，即戌時、亥時，艮時，即丑時、寅時，所以這裏說並是近半夜。

〔一七〕見周易繫辭下。

〔一八〕臧孫，春秋時魯大夫臧哀伯，名達。左氏桓二年傳：「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一九〕若敖，春秋時楚國令尹鬭穀於菟之祖，他的後裔遂稱爲若敖氏。荆，就是楚國。鬭穀於菟卒，其姪

鬬越椒作亂，若敖氏爲楚王所滅。事見春秋宣公四年左傳。

〔二〇〕五姓，按選擇家於修宅時，以五姓之音（宮、商、角、徵、羽）分配五行，以定宜忌。如宮音屬土，宜六、七、八、十二月，忌三、九月之類，謂之五姓修宅。其術始於黃帝宅經。

〔二一〕九原，春秋時晉國貴族的墓地。

〔二二〕子文，鬬穀於菟的字，三已令尹事見論語公治長篇。展禽，柳下惠，他曾做士師，三次被革職，事見論語微子篇。

〔二三〕擗踊，搥胸頓足。孝經：「擗踊哭泣，哀以送之。」荼，苦菜；毒，說文：「害人之草。」荼毒，苦痛。擗踊之際和荼毒之秋都指喪親後極度悲痛的時候。

〔二四〕院爾，卽莞爾，微笑的樣子。

〔二五〕同屬，如死者屬鼠，送葬者亦屬鼠之類。壙，墓穴。

玄奘

玄奘（公元六〇二——六六四年），本姓陳，唐初名僧，我國著名的佛典翻譯大家。唐貞觀元年（六二七年）赴印度留學，在印度鑽研佛教典籍達十七年之久。回國以後，從事於佛教經典的翻譯和介绍。在他的領導下，共譯出佛典一千三百三十多卷。他對古代印度文化、學術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唐代，佛教信仰更加流行起來，而且形成了許多宗派，其中有成實宗、律宗、淨土宗、禪宗、俱舍宗、天台宗（法華宗）、華嚴宗、法相宗（唯識宗）、密宗等。這些宗派是在封建莊園經濟、寺院經濟和門閥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唯識宗起源於印度，又名瑜迦宗，自護法（菩薩名，深通瑜珈、唯識之學）以後，在印度沒有得到流傳。玄奘繼承了這個宗派的學說，並加以發揮，在中國建立起唯識宗。

唯識宗的學說是一種更加精密的唯心主義哲學，企圖通過對心理現象的分析，論證物質世界依賴於人的精神意識，從而宣揚世界和人生都是虛幻的。這裏所選的

成唯識論，是唯識派哲學的代表著作，是由玄奘編譯而成的。這裏所節選的幾段，包括以下的論點：人生所以有苦惱，在於以「我」（主體）「法」（客體）爲實有。「我」「法」並不是眞實存在的，只是隨着精神意識而與起變化的假象。人的精神意識有八個方面，其中最根本的是「阿賴耶識」，它包藏着形成一切現象的種子，一切事物都是由「阿賴耶識」的種子變成的。一切都是唯識所現，普通人妄加分別，所以執着世界爲實有。這是一種十分露骨的唯心主義世界觀。所謂「阿賴耶識」實際上是一種虛構的精神觀念體。

這裏所選的成唯識論述記，是玄奘的弟子窺基依據玄奘平日講學中解釋成唯識論編纂而成的著作。這裏所節選的幾段，包括以下的論點：由於內心有分別，才形成了認識的對象，人的思想意識絕不是外在客觀世界引起的；人的感覺器官如果遭到損失，就產生不同的幻覺，所以外在世界是不眞實的。「阿賴耶識」中含有「共相種子」和「不共相種子」，前者形成了山河大地，後者形成了人的感覺器官。每個人的精神意識都創造了他自己的山河大地，人類對山河大地所以有共同的感覺，是由於每個人的「阿賴耶識」中都含有「共相種子」。這些說法，也都在企圖論證物質世界依賴於人的主觀意識，利用幻覺，否認物質世界的眞實性，通過「共相種子」的說法，掩蓋唯我論的

立場。唯識宗的唯心主義哲學本質上是唯我論的變種。

玄奘所立的「唯識量」，保存在窺基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論疏中。「因明學」是佛教哲學中的邏輯學，經玄奘的介紹傳入中國。玄奘在印度爲了駁斥自己的論敵，對「唯識」的定義作了新的發揮，宣稱所謂「唯識」並非只有意識而沒有外在世界，而是說外在的世界不能離人的意識獨立存在，如同視覺的對象依賴於視覺本身一樣，顯明地表現了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

此外，在玄奘所編譯的成唯識論中，對印度哲學中許多唯物主義流派進行了攻擊，強烈地反映了哲學史上的黨派性。

玄奘的著述，除所翻譯的佛典和成唯識論以外，還有大唐西域記流傳下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收集在全唐文中。

成唯識論 節錄 據金陵刻經處本

若唯有識，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法〔一〕？

頌曰：由假〔二〕說我法，有種種相轉〔三〕。彼依識所變〔四〕。此能變唯三：謂「異熟」、「思量」

及「了別境識」〔五〕。

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六〕。彼二俱有種種相轉：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預流、一來等〔七〕；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蘊、處、界等〔八〕。轉謂隨緣，施設有異〔九〕。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中識言，亦攝心所〔一〇〕，定相應故。變謂識體轉似二分〔一一〕，相、見俱依自證〔一二〕起故。依斯二分，施設我法〔一三〕。彼二離此，無所依故。或復內識，轉似外境〔一四〕。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一五〕。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一六〕，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爲實我實法〔一七〕。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爲實有外境。愚夫所計實我實法〔一八〕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爲假。……（成唯識論卷一）

論曰：「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一九〕。此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謂與雜染互爲緣故，有情執爲自內我故〔二〇〕。……此是能引諸界、趣，生善不善業異熟果故，說名「異熟」〔二一〕。……此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種〔二二〕。……

所言處者，謂「異熟識」由共相種〔二三〕成熟力故，變似色等器世間相，即外大種及所造色〔二四〕。

雖諸有情所變各別，而相相似，處所無異，如衆燈明，各徧似一〔二五〕。……

（成唯識論卷二）

論曰：次初「異熟能變識」後，應辯「思量能變識」相〔二六〕。是識聖教別名「末那」，恆審思量，勝餘識故〔二七〕。……此意任運恆緣「藏識」〔二八〕，與四根本煩惱相應。其四者何？謂我癡、我見並我慢、我愛〔二九〕，是名四種。……有情由此生死輪迴，不能出離，故名煩惱。

（成唯識論卷四）

論曰：次中「思量能變識」後，應辯「了境能變識」相。此識差別總有六種，隨六根境種類異故，謂名眼識，乃至意識〔三〇〕。……

（成唯識論卷五）

前所說三能變識及彼心所，皆能變似見相二分，立轉變名〔三一〕。所變見分，說名分別，能取相故；所變相分，名所分別，見所取故〔三二〕。由此正理，彼實我法離識所變皆定非有，離能所取無別物故。非有實物，離二相故〔三三〕。是故一切有爲無爲〔三四〕，若實若假，皆不離識。……

（成唯識論卷七）

注釋

〔一〕識，指精神意識。我，自我；法，事物。

〔二〕假，虛妄不實。假有二種：一、普通人隨自己的妄情而立我和法的名稱，這叫作「無體隨情假」；二、佛教中隨緣假定，這叫作「有體施設假」。

〔三〕相，相貌，卽形象。轉，發生，出現。

〔四〕彼，指我和法。這句是說，我和法都是憑精神意識所變出來的。

〔五〕主觀唯心主義者認爲精神意識能够創造萬物，稱爲能變。異熟，異熟識，卽第八識。異熟謂異類而熟，卽果與因異類而成熟。佛教認爲苦樂等果報的成熟是由善惡行爲等原因引起的，但果報及其原因的性質不同，原因有善有惡，果報非善非惡，所以稱爲異類而熟。思量，思量識，卽第七識。思謂思慮，量謂量度。了別境識，卽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亦卽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於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亦稱六塵）的見聞嗅味覺知等辨別作用。

〔六〕軌，規則。持，保持自體。這是說凡有自體而具規律的都叫作法。

〔七〕有情，佛家語，有情識者，指人類及一切動物。命者，我有命，所以稱爲命者。預流，入流，卽入於「聖類」。一來，一度往來，卽在人間與天界一度往來便生極果。這都是佛家所說「聖教我種種相」。

〔八〕實德業，印度吠世史迦（佛家稱之爲外道）立六句義：一實，二德，三業，四有，五同異，六和合。實，是說一切事物都實在；德，德性；業，作用。這是普通所講的法種種相。蘊處界，卽五蘊（色、受、想、行、識）、十二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和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十八界（六根、六塵、六

識)，就是佛家所說「諸法萬有」的分類。這也就是佛家所謂「諸聖教法種種相」。

〔九〕隨緣，佛家語，應外界事物所給與身心的感觸而採取相應的動作。施設，設施，採取的措施。有異，有區別。

〔一〇〕攝，統兼。心所，心所有法，卽心所有的各種作用。

〔一一〕二分，卽相分與見分：相分是心內所視之境，卽對象；見分卽認識作用。

〔一二〕自證，自證分。見分能知相分，見分不能自知見分，別有識認見分的作用，這叫做自證分，就是識的自體分。

〔一三〕這是說：依據相分與見分，設立自我與萬象。

〔一四〕這是說：相分實在於內，不離於識，不過像外在的對象。

〔一五〕熏，薰染。習，屢次。熏習力，屢屢薰染之力。這幾句是說：自我和事物之所以有分別，是由於有一種熏習力，因此各種精神意識產生的時候，變得好像眞有自我和事物。

〔一六〕這是說：我法之相雖然存在於內在的精神意識，但由於虛妄分別之力，好像是外在的對象出現。

〔一七〕始，指開天闢地之始。無始時來，猶言原始以來。這是說，一切有情識的衆生自從原始以來，因爲我法相似外境現，所以執滯着認爲是實我和實法。

〔一八〕所計，所認定的。這是說，人們所認定的實我實法其實都是沒有的，但佛敎隨着人們的妄情而設施了實我實法的說法，所以稱之爲假。

〔一九〕能變識，卽上文的異熟識。大小乘敎，卽大乘敎、小乘敎。前者指華嚴般若等大乘經所說的敎法；

後者爲佛教華嚴宗所立的五教之一，這種敎法但說我空，不講法空。阿賴耶，阿賴耶識，意譯爲藏識。

〔二〇〕這是說：阿賴耶識（藏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三種含義，所以說它能藏、所藏、執藏，是因爲它與雜染相互爲緣，及有情識的衆生執爲自我的緣故。雜染，指一切含有煩惱的事物。阿賴耶識能含藏一切種子，所以說是能藏（種子是所藏）；此識又爲雜染法所熏，雜染法是能藏，此識又是所藏；有情識的衆生執滯着以爲是自我，所以又說是執藏。這裏前一句解釋能藏與所藏，後一句解釋執藏。

〔二一〕這是說：阿賴耶識能引起諸界諸趣產生善惡業的異熟果，所以又名爲異熟識。諸界，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等；諸趣，五趣（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人，五天）等。

〔二二〕這是說：阿賴耶識能執持一切事物的種子。種子，指阿賴耶識中生一切法的功能，即諸法的因。

〔二三〕共相，唯識宗認爲諸種子總有二種：一是「共相」，二是「不共相」。共相是多人所感之相，雖然人人各有所感，然有相似的共同感受，所以名爲共相，如山河等。

〔二四〕色，有形的物質現象。器世間，佛家語，亦稱器世界，指人所居住的國土世界，即物質世界的意思。外大種，指地水火風。這四者普遍於一切形色，所以稱爲大；能造成一切形色，所以稱爲種。地水火風都在外，所以稱爲外大種。所造色，即地水火風所造成的形色。

〔二五〕這是說：如一室之中有許多燈，燈各有光，一一自別，而各燈都遍照一室，似乎只是一燈。

〔二六〕這是說：其次，在初異熟能變識之後，應該辨明思量能變識之相。

〔二七〕**末那，末那識，意譯爲意識，意謂意即是識，與第六識依意之識的意識有別。**這是說，意識的作用在

於思量，超越其餘六識，所以名爲意。

〔二八〕任運，任其自運，卽自然而然。恆緣藏識，是說意識常常依靠藏識。

〔二九〕我癡，不知無我之理；我見，認定假合的身心爲我；我慢，恃其自我而倨傲自大；我愛，對於所認爲我者深自耽愛。

〔三〇〕這是說：了境能變識隨六根六境而有六識之別。六根，卽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官。六官對於色音香味觸法等六境生出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參看注五。

〔三一〕轉變，有「變現」之義，卽識現似見相二分；又有「變異」之義，卽一識變異爲見相二分。

〔三二〕取相，著相，辨識相。這是說：見能取相，卽辨別相，所以名爲分別；相是見之所取，卽見之所辨別的，所以名爲所分別。

〔三三〕這是說：沒有離開見分和相分而獨立存在的實物。

〔三四〕有爲無爲，指「有爲法」與「無爲法」。有爲，卽有造作，凡因緣所生的事物，都叫作「有爲法」；本來如此，而非因緣所生的，叫作「無爲法」。

窺基述記 節錄 據金陵刻經處本成唯識論述記

諸異生等，無始時來，不能了知心虛妄性〔一〕，執離心外有別實境，執離彼境有別實心，妄計二取〔二〕，爲眞爲實。故頌說言：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翳〔三〕，見毛月等事。執我

執法，具生二障〔四〕。冀諸智者授法妙藥，令障斷除。小聖邪師智尙微闕〔五〕，解生迷謬。菩薩大悲，爲欲除彼我法執故，顯離妄心，無別二取〔六〕，說唯有識。是故最初種種方便，廣分別說識相，令知遣生厭斷，即依他起，令除二取〔七〕。

（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何名識變？不離識故，由識變時相方生故。如大造色，由分別心，相境生故；非境分別，心方得生。故非唯境，但言唯識〔八〕。

（成唯識論述記卷二）

如患熱病，損眼根力，所見青色，皆以爲黃。故覺愛論云：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翳，見毛月等事。及如夢者顚倒緣力〔九〕，所夢諸事皆謂眞實。……不應見境，彼境便生；即患夢緣。心似種種外境相現，體實自心〔一〇〕。

（成唯識論述記卷三）

由自種子爲因緣故，本識變爲器世間相。……且諸種子總有二種：一是共相，二，不共相。何人爲共相〔一一〕？多人所感故。雖知人人所變各別，名爲唯識，然有相似共受用義〔一二〕，說名共相。……不共相者，若唯識理，唯自心變，名不共物〔一三〕。……然依諸教，共不共中總分爲四。……共中有二：一，共中共，如山河等，非唯一趣〔一四〕用，他趣不能用；二，共中不共，如已

田宅，及鬼等所見猛火等物〔五〕。……不共相中亦有二種：一，不共中不共，如眼等根〔六〕，唯自識依用，非他依用故；二，不共中共，如自扶根塵〔七〕，他亦受用故。

（成唯識論述記卷十八）

謂外器相〔八〕如小室中衆多燈明，共在一室，各各徧，一一自別，而相相似，處所無異。此如何知各各別也？一燈去時，其光尙徧，若共爲一，是則應將一燈去已，餘明不徧〔九〕。又相涉入，不相隔礙，故見似一。置多燈已，人影多故。問曰：「若爾，且如一人心上木石，更互相隔，以是障礙有對法故〔一〇〕，何故衆多各變山河及大地等不相障隔，同在一處？」答：「由業〔一一〕相似，不相似故，亦由自心礙不礙故。……如山河等業，衆人並相似，及心於上共用無礙，故不相障；一心上木等所感業各別，及心受用，自有礙故，遂令相隔。」

（成唯識論述記卷十八）

注釋

〔一〕異生，佛家語，指普通人，亦稱凡夫。了知，徹底知道。

〔二〕二取，指認爲有實境實心這兩種執着。

〔三〕塵妄見，塵俗之見和虛妄之見。翳，眼珠上所生障蔽視線的膜。

〔四〕二障，佛家語，指煩惱障和所知障（亦譯爲智障），前者由執我而生，後者由執法而生。

〔五〕微闕，短少。

〔六〕這句是說：闡明離開虛妄的心就沒有實在的境界和實在的自我。

〔七〕厭斷，厭棄斷絕二種執着。依他起，依靠別的事物而發生。這是說我和法都依別的事物而起，都不是自己存在的，都不是實在的，因而憑這一點來使普通人消除二種執着。

〔八〕這段是說：何以稱爲識變？因爲一切都不能離開精神意識，因爲精神意識起變化的時候一切形相才產生出來。如大種（地水火風）所造成的形色，是由於分別心，形相與對象才產生出來，而不是對象有了分別，心才產生。所以不是唯物，只能說唯識。這是主觀唯心主義思想。

〔九〕顚倒緣力，由於精神顚倒的緣故和精神顚倒的作用。

〔一〇〕體實自心，所見種種形相實際上只是自己的心。

〔一一〕這一句當作「何名爲共相」。

〔一二〕相似共受用，許多人所感之相，相互類似而可以共同受用。參看成唯識論注二三。

〔一三〕不共物，疑當作「不共相」。這是說：如果唯識的道理僅依個人的內心而起變化，就稱爲不共相。

〔一四〕趣，所趣向的世界。見成唯識論注二一。

〔一五〕這是說：自己的田宅，人人都見其爲田宅，但只有本人能用，他人不能用；鬼等所見的猛火，鬼都見其爲猛火，但人則見爲別物。

〔一六〕眼等根，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

〔一七〕根，六根；塵，色聲香味觸法六塵。

〔一八〕外器，指外大種和器世間。參看成唯識論注二四。

〔一九〕徧，周徧。這是說：許多燈共在一室，去了一燈，燈光尚可普照；如果許多燈合而爲一，去了一燈就去了一個側面，其餘的燈光就不能徧照全室了。

〔二〇〕木石，這裏是無知覺感情的事物的代稱。障礙有對法，相互障礙而有與之相對的事物。

〔二一〕業，佛家語，身口意之所造作。

眞唯識量

且如大師〔一〕周遊西域，學滿將還。時戒日王王五印度，爲設十八日無遮大會〔二〕，令大師立義。徧諸天竺，簡選賢良，皆集會所，遣外道小乘競申論詰〔三〕。大師立量〔四〕，時人無敢對揚者〔五〕。大師立唯識比量云：眞故極成色，不離於眼識，宗〔六〕；自許初三攝〔七〕，眼所不攝故，因〔八〕；猶如眼識，喩。

（見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五）

注釋

〔一〕大師，指玄奘。

〔二〕五印度，亦稱五天竺。唐時印度分爲中天竺、東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五大部分，稱爲五天

竺，見唐書天竺傳。無遮大會，任何人都可參加的大會。

〔三〕外道，佛教把凡不擁護和反對佛教教義的各種學說學派都稱爲外道。論詰，提出問題相難。

〔四〕量，比量，卽推論。

〔五〕對揚，反駁。

〔六〕眞，卽佛家所謂勝義，就是眞理之意。極成，辯論雙方所共同承認的。宗，所崇信的命題。這二句是說，就眞理說，一切人所共同承認的形色，不能離開眼識而存在。這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命題。

〔七〕自許，自己肯定的。初三，十八界（六根、六境、六識）的六三之中的初三，卽眼界、色界、眼識界。自許初三，卽大乘佛教所許的初三。攝。總持。

〔八〕因，理由。這「唯識量」的大意是說，一切形色都不能離開識，也不是說只有識而沒有形色，乃是說形色不能離開識而獨立存在。

慧能

慧能（公元六三八——七一三年），本姓盧，出身官僚家庭，父早沒，家境貧苦，曾以賣柴爲生，後來依住僧寺爲行者，在寺院中從事打柴、推磨等勞動。他對佛教義理很有領悟，得到了禪宗第五祖弘忍的賞識，傳給衣鉢，成了禪宗第六祖。弘忍以後，禪宗分化爲南北兩派，北派以神秀爲代表，南派以慧能爲代表。慧能也是中國禪宗正統派的創始人。

慧能所倡導的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變革。這個宗派反對各種煩瑣的宗教儀式，輕視念經、拜佛，不講累世修行、布施財物，甚至不主張坐禪，而專門追求一種精神上的領悟，希望通過簡易而迅速的途徑實現成佛的願望。這個宗派在唐代中期以後特別流行起來。當時唐帝國已從衰落趨向崩潰，階級鬥爭日益尖銳，許多破產的農民和小生產者逃到寺院庇身。慧能所倡導的禪宗，正反映了這些破產的小生產者以及寺院中某些下層僧侶的宗教要求和情緒。

禪宗的基本教義主張現身成佛和頓悟成佛。這種學說也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哲學

的基礎上的。這裏所選的壇經，是南派禪宗的重要經典，相傳是慧能所講而由弟子法海整理編纂成的。這裏選錄的幾段，包括以下的基本思想：人心是虛靜的，同廣大虛空一樣，能包括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各種現象，宇宙萬法都在人的本性中，一切現象都隨人心的生滅而生滅，人心和人的本性是萬有的本體。人性本來具有佛性，佛就在每個人的心中，不需向外追求；天堂地獄也在每個人的心裏，內心貪邪便是地獄，自心清淨便是天堂；終日誦經靜坐，並不能成佛，丢掉邪念，頓悟到內心本自清淨，即可成佛。凡夫與佛的差別僅在一轉念間，內心不執着外物，雖在世俗中生活，亦皆佛道。人人都有佛性，佛性本無差别，人的本性是平等的，不分智愚貴賤，若能覺悟，都可成佛。認爲宇宙萬法都隨人心而生滅，這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學說，其目的在於論證人心本有佛性以及見性成佛等宗教理論。

這種宗教理論，强烈地反映了社會上某些被壓迫階層無力反抗封建統治從而迫切要求在精神上解脱苦惱的幻想。它在某些方面破壞了佛教的傳統儀式，在佛性和成佛問題上具有一種要求社會平等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又將宗教的鎖鏈進一步套在人的心上。禪宗和其他佛教宗派一樣，歸根到底都是叫人們在精神上忍受現實生活中的苦痛，將希望寄托在幻想的彼岸世界（雖然他們所幻想的彼岸世界不在來生，而

在人的心中），從而爲封建統治者服務。

禪宗的學說，對後來宋明時期儒家唯心主義哲學的形成和發展起了一定的影響。

南派禪宗的著作，除壇經以外，還有慧能的弟子神會的語錄流傳下來。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節錄　據金陵刻經處本

祖〔一〕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三〕若迷，福田何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四〕之性，各作一偈〔五〕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六〕爲第六代祖。」……

神秀〔七〕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八〕，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九〕，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

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一〇〕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一一〕，如如之心卽是眞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一二〕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爲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一三〕，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一四〕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

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

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一五〕。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一六〕，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一七〕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一八〕心動。」一衆駭然。

（自序品第一）

次日，韋使君〔一九〕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二〇〕。」復云：「善知識〔二一〕，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二二〕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二三〕，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二四〕，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二五〕，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二六〕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二七〕。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二八〕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二九〕。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

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三〇〕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三一〕，用卽了了分明〔三二〕，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三三〕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方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三四〕。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

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三五〕？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三六〕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敎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般若品第二）

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三七〕，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三八〕，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三九〕清淨，能破六欲諸天〔四〇〕。自性內照，三毒〔四一〕卽除，地獄等罪，一時銷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

（決疑品第三）

大師，先天〔四二〕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

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眞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付囑品第十）

注釋

〔一〕祖，指禪宗五祖弘忍。

〔二〕福田，佛家語，指富貴果報的基礎。

〔三〕自性，本有之性。佛家認爲上自諸佛，下至昆蟲，皆以不變的自性爲體，自性不遷不變，又名「眞如」，是萬有的根本。參看注三五。

〔四〕般若，譯音，意思是無上的智慧。

〔五〕偈，音奇去聲，佛家所唱詩句。

〔六〕衣法，指袈裟和佛法。

〔七〕神秀，弘忍的大弟子。

〔八〕菩提樹，植物名。西域記八：「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根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

〔九〕菩提，譯音，意思是覺悟。

〔一〇〕萬法，一切事物。

〔一一〕如如，佛家語，義與「眞如」同，卽自性不動不變的意思。

〔一二〕碓坊，舂米房。

〔一三〕具足，無所缺欠。

〔一四〕頓教，頓悟之教。頓悟，言下立悟。

〔一五〕這句是說：每至吃飯時候，把菜寄放在獵人的肉鍋裏煮熟。

〔一六〕弘法，宣揚佛教教義。

〔一七〕印宗法師，唐時高僧，吳郡人，曾受禪法於弘忍，著有心要集。

〔一八〕仁者，有德的人，指僧徒。

〔一九〕韋使君，韋璩，當時作韶州刺史。

〔二〇〕摩訶，大。般若，見注四。波羅蜜多，到達彼岸。以上都是譯音。

〔二一〕善知識，佛家語，認識高出一般的人。

〔二二〕佛性，覺悟的本性。

〔二三〕志心，專心一意。諦聽，審聽，注意聽。

〔二四〕說食不飽，空口說吃，終不能飽。

〔二五〕空，一切虛空，即否認事物的存在。劫，佛家認爲世界一成一毀爲一劫。萬劫，萬世。

〔二六〕剎，梵語差多羅，土田之意。或言國，或言土，義同。

〔二七〕無有一法，法是一切事物道理的統稱；無有一法即無有這一切。

〔二八〕著，執著。

〔二九〕無記，佛家語，亦稱無記性，指事物非善非惡的一種體性。唯識論五：「於善不善不可記別，故名無記。」

〔三〇〕須彌，佛家所說帝釋天所住的金剛山，意譯爲妙高山。

〔三一〕法界，佛家語，意思是諸法的邊際。遍周法界，即普遍於世界、總包世界的意思。

〔三二〕了了，了然，曉然。用即了了分明，心的運用即明辨一切。

〔三三〕唐言，中國話。

〔三四〕解義，解其意義。這是說解釋波羅蜜的意義就是離開生滅。

〔三五〕眞如，指實體。唯識論二：「眞謂眞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眞實於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眞如。」

〔三六〕忍和尚，指弘忍。

〔三七〕喜捨，喜歡施捨財物。勢至，大勢至菩薩。

〔三八〕十善，佛家語：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兩舌，六不惡口，七不綺語，八不貪欲，九不瞋恚，十不邪見。

〔三九〕六門，指上文眼耳鼻舌身五門及意門，即六根。

〔四〇〕六欲，佛家語：一色欲，二形貌欲，三威儀姿態欲，四言語音聲欲，五細滑欲，六人想欲。諸天，佛家認爲欲界有六天，色界有十八天，無色界有四天，等等，總稱爲諸天。六欲諸天，指欲界的六天。

〔四一〕三毒，佛家語：一貪毒，即貪婪之心；二瞋毒，即忿恚之心；三癡毒，即愚昧之心。

〔四二〕先天，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先天二年癸丑，即公元七一三年。

韓愈

韓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學家，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唐憲宗時，曾上表排斥佛教，要求皇帝放棄佛教信仰，觸怒憲宗，貶爲潮州刺史。後來又做了國子祭酒、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官。他是唐代出身於庶族地主階級的新官僚之一，不滿意門閥世族的舊勢力，反對藩鎭割據，要求加強君主集權的統治，以挽救中唐以來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

韓愈也是當時儒家復古主義運動的領導者，極力推崇儒家學說，企圖恢復儒家在封建社會中的正統地位，從而與魏晉以來佔統治地位的老莊思潮和佛教信仰相對抗。這裏所選的原道和原性都是他攻擊佛教、宣揚儒家正統觀念的重要論文。

在原道中，他提出了「道統」的觀念，爲儒家的封建道德學說和社會政治理論辯護，認爲只有儒家學說才符合於封建社會的利益，指出佛教和道家學說破壞了封建的等級秩序；佛道二教的僧侶加重了人民的負担，造成了社會的貧困；堅決主張毀滅佛道兩家的學說並禁止他們活動。在原道中還宣稱人類的物質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

生活都是大人物——「聖人」創造的，認爲君主對人民的統治是天經地義，企圖從「社會分工」的觀點，論證封建統治階級和剝削制度的合理性。在原性中，他提出了「性三品」的說法，與佛教的人性學說相對立，並企圖從人性問題上論證封建統治秩序的合理性。

韓愈所倡導的儒家復古主義及其反對佛教的鬥爭，反映了唐代興起的庶族地主階級跟舊的門閥貴族和僧侶大地主勢力的矛盾，爲庶族地主階級爭取社會地位。他的學說開了後來宋明道學的先河。

韓愈的著作，有韓昌黎集流傳下來。

原道

據四部叢刊昌黎先生文集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一〕，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三〕。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四〕。老子之小仁義〔五〕，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六〕，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

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七〕。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八〕。」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其他版本有『師之』兩字）云爾〔九〕。」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一〇〕。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一一〕。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一二〕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一三〕，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一四〕；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彊梗〔一五〕。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一六〕；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一七〕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一八〕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雖〕殊〔一九〕，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二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二一〕，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二二〕。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二三〕。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二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二五〕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二六〕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

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二七〕，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二八〕。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二九〕。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三〇〕，鰥寡孤獨廢疾〔三一〕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注釋

〔一〕語本中庸「義者宜也」。宜，適合。行而宜之，做起來與當時的環境相適應。但是所謂「宜」總是有階級性的。

〔二〕由是而之焉，從這裏走過去的意思。爾雅釋宮：「一達謂之道路。」這本來是指道路說，這裏作者用來解釋道德之道。

〔三〕定名，確定的名稱；虛位，空虛的位子。這兩句意思是說：仁義的內容是確定的，卽只能是好的，

不能是壞的；道德的內容是不確定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

〔四〕這是說：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凶的德和吉的德。意思是說：儒家正統派所講的道德是君子之道和吉的德，釋氏所講的道德是小人之道和凶的德；老氏所講的道德，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

〔五〕小仁義，把仁義看得渺小。老子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又十九章：「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六〕煦煦，慈愛的樣子。意思是說它不廣大。孑孑，微小的樣子。

〔七〕這是說：贊成某一家，就以那一家爲主，而加以附和；反對某一家，就以那一家爲奴，而加以詆毀。

〔八〕佛家稱孔子爲儒童菩薩。

〔九〕其他版本「嘗」字下有「師之」二字。

〔一〇〕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與曾子的問答中一再說「吾聞諸老聃」的話，卽承認老聃是孔子老師的意思。

〔一一〕古之爲民者四，指士、農、工、商；今之爲民者六，指士農工商及僧、道。古之敎者處其一，指儒家之敎；今之敎者處其三，指儒釋道三敎。

〔一二〕資焉，取給於此，賴以供給。

〔一三〕語本僞古文尚書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一四〕壹通湮，壹鬱即湮鬱，心中積悶。

〔一五〕勸即「倦」字。　彊，同强、梗，剛猛。

〔一六〕符，符節。　璽，秦始皇開始把璽作爲御用印信的專名，其他各級官民的印信不得用璽字。　權衡，稱物件重量的衡器。

〔一七〕語出莊子胠篋篇。

〔一八〕而，汝。　下二「而」字同。

〔一九〕帝，堯舜的稱號；王，禹、湯、文、武的稱號。「雖」字依其他版本改。下「雖」字同。

〔二〇〕見禮記大學。

〔二一〕天常，這裏指天倫，即君臣父子等封建倫理關係。「滅」字依其他版本補。

〔二二〕這三句是說：出家的僧侶，不承認父親，不服事君主，也不從事於一般人民「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的事情。

〔二三〕這是說：諸侯用夷狄之禮，就把他當作夷狄看待，進而用中國之禮，就把他當作中國人看待。

〔二四〕見論語八佾。　諸夏，指中國。「也」字依其他各本並論語原文增。

〔二五〕見詩經魯頌閟宮。　膺，攻擊。　荆舒，二國名。

〔二六〕胥，相引，詩小雅雨無正：「淪胥以鋪。」

〔二七〕郊，祭天的禮。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假，同格，來到。

〔二八〕荀，荀子；揚，揚雄。　這兩句是指荀子和揚雄對老莊學說的批評而言。

〔二九〕人其人，當作「民其人」。唐時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民」爲「人」。民其人，是說使僧道還俗爲民，使之於士、農、工、商中各執一業。廬，房屋，這裏用作動詞。廬其居，使僧道所住的菴觀寺院改成住房。

〔三〇〕「道之」之「道」同「導」。

〔三一〕見孟子梁惠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廢疾，指殘廢者與有疾病者。使上述六種人生活問題得到妥善解决才能澈底達到排佛排老的目的。

原性

據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文集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一〕。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二〕；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三〕；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五〕；中焉

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六〕，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七〕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八〕。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九〕。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一〇〕。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一一〕，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一二〕。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一三〕。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一四〕。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一五〕。文王之在母〔一六〕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一七〕；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一八〕，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一九〕，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擧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敎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二〇〕。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注釋

〔一〕所以爲性者，卽性所由以構成的內容；所以爲情者，卽情所由以構成的內容。

〔二〕主於一，以仁禮信義智五德中之一德爲主；行於四，通於其餘四德。

〔三〕反，違背。這是說：對於五德之一不是少許具有一些，就是少許違背一些，而對於其餘四德也是雜而不純。

〔四〕反於一，與五德之一相反；悖於四，與其餘四德違背。

〔五〕中，適中。動而處其中，七情之動適得其中，無過與不及。

〔六〕有所甚，有所亡，於七情之中，有的過甚，有的缺乏。

〔七〕直情而行，任情而行。

〔八〕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九〕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一〇〕揚子，揚雄。揚子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一一〕這三句指孟子荀子及揚雄之說。今也善惡，意思是說現在或者成爲善，或者成爲惡。

〔一二〕叔魚，羊舌鮒字，春秋時晉大夫羊舌肸之弟。國語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後來叔魚以斷獄受賄，爲邢侯所殺。

〔一三〕楊食我，羊舌肸之子伯石。叔向，羊舌肸的字。國語晉語：「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又見春秋昭公二十八年左傳。後食我長大，與祁盈同爲晉侯所殺，羊舌氏和祁氏兩族都被晉國六卿消滅。

〔一四〕越椒，鬬越椒。春秋宣公四年左傳：「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

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其後果因進攻楚王失敗而被族滅。

〔一五〕后稷，周朝始祖。詩經大雅生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無菑無害，謂產生之時其母沒有痛苦。岐嶷，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鄭玄箋：「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

〔一六〕在母，在母懷。

〔一七〕不勤，不辛勞。

〔一八〕朱，丹朱，堯子；均，商均，舜子：兩人都不肖。管，管叔鮮；蔡，蔡叔度：兩人都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與殷武庚合謀反對周公，爲周公擊敗，管叔被殺，蔡叔被放逐。

〔一九〕瞽叟，舜之父；鯀，禹之父：兩人都品質頑劣和性情執拗。

〔二〇〕論語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李翺

李翺（公元七七二——八四一年），字習之，韓愈的學生，曾做過國子博士、知制誥、中書舍人、山南東道節度使等官。他也是站在儒家復古主義立場反對佛教的主要人物。他的學說，基本上是韓愈思想的進一步發揮。

復性書是李翺的重要哲學論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討論性和情的關係，中篇論成爲聖人的修養方法，下篇論人必需努力道德修養。他寫這篇文章的主要動機是企圖以儒家唯心主義代替佛教唯心主義，從而加強儒家學說的正統地位，以對抗佛教信仰的威權。

復性書的基本觀點是：人有性和情兩方面，性是善的，而情是惡的；普通人的性爲情欲所浸染，若能消除情欲，回復本來的性，便可成爲聖人。復性的方法，首先去掉思慮，使心安靜，進一步領悟到本沒有思慮，便達到一種絕對安靜——「至誠」——的精神境界。這種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是宇宙的本體，達到這種境界的人，不僅可以治國平天下，而且可以參贊天地，化育萬物。這種唯心主義學說，是從孟子的性善論和中庸

的神秘主義思想引申出來的，也受到佛教唯心論「見性成佛」說的影響。這種學說，是無法對抗佛教信仰的，充分表現了韓李一派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反佛鬥爭的軟弱無能。由於他們特別推崇孟子、大學、中庸、易傳等儒家典籍，因而對後來宋明哲學的形成起了一定影響。

李翱的著作，有文集傳留下來。

復性書　據四部叢刊本李文公集

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

自性，由情以明。

性者，天之命也〔一〕，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二〕，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三〕，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四〕之明。

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五〕，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六〕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七〕

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八〕。無故不廢琴瑟〔九〕，視聽言行，循禮而動〔一〇〕。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

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一一〕，不遠而復〔一二〕，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三〕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一四〕，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一五〕。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一六〕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一七〕，以傳於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一八〕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一九〕。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

道之極於剝也必復〔二〇〕，吾豈復之時邪？

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二一〕，入於越，而吳郡陸傪〔二二〕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二三〕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二四〕！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二五〕詩曰：「思無邪。」〔二六〕曰：「已矣乎？」曰：「未也。」〔二七〕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二八〕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二九〕問曰：不慮

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三〇〕

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三一〕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三二〕，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三三〕，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四〕此之謂也。

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三五〕。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

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

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三六〕，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七〕，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三八〕，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

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三九〕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四〇〕，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四一〕，非怒也；中於節〔四二〕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四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四四〕聖人之謂也。

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四五〕，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四六〕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四七〕能正性命故也。

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

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

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四八〕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尙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

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四九〕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五〇〕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五一〕。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五二〕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五三〕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

矣。

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五四〕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李文公集卷二）

注釋

〔一〕語本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

〔二〕周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安靜。感，相互作用。故，事故。在易傳中，這幾句本指易卦而言，這裏作者用來形容所謂聖人的心理狀態。

〔三〕大壑，廣大的坑谷，指海。

〔四〕極，窮盡。不極，即無極，無窮無盡。

〔五〕見注二。

〔六〕見周易乾卦文言。夫聖人者，文言原作「夫大人者」。不違，不原作「弗」。先天，謂時令未到以前，預先佈置一切；後天，謂順着時令行動。

〔七〕見禮記中庸。致曲，致力於細小之事。形，表現於外。著，明顯。動，感動。變，指變惡爲善。化，

指惡人化爲善人。

〔八〕語本禮記玉藻「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之。

〔九〕語本禮記曲禮下「士無故不徹琴瑟」。

〔一〇〕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一一〕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懇切的樣子。服膺，牢記在心頭。

〔一二〕周易繫辭下：「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復，反。不遠而復，意思是說：有不善而知改悔，未嘗復行，所以離善不遠，而能復歸於善，復歸於性命之道。

〔一三〕「其心三月不違仁」，見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庶乎屢空」，見論語先進篇，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屢空，屢次貧乏。

〔一四〕一氣之所養，語本孟子公孫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雨之所膏，語本詩曹風下泉：「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膏，潤澤。孟子盡心又有「有如時雨之化者」。膏雨、化雨均指教澤之所被。

〔一五〕子路仕衛，衛出公之父蕢聵與出公爭奪君位，使石乞盂黶攻子路，斷其纓（帽帶），子路結纓而死。事見史記衛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盂黶，仲尼弟子列傳作「壺黶」。

〔一六〕見禮記檀弓上。原文是記載曾子將死，命令他的兒子曾元更換他的臥席，曾元見他病危，不肯更

換。曾子認爲更換臥席，是合乎正道的事，意思是說死了也不能不合乎正道。

〔一七〕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說：「子思二十三篇。」又六藝略說：「中庸說二篇。」這裏說中庸四十七篇，未知所據。

〔一八〕見孟子公孫丑上。

〔一九〕這幾句是說：後世教授中庸的人，只知師承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等等，而不注意其中的性命之學。中庸有「威儀三千」等說法，所以這裏有威儀之說，擊劍之說則不知所指。

〔二〇〕剝與復都是周易卦名，剝是剝落之象，復是反本之意。這一句意思是說道衰極必盛。

〔二一〕濤江，指錢塘江。錢塘江入海處潮汐洶湧，農曆八月十五前後向來有觀濤之俗，所以這裏稱爲濤江。李翺南觀濤江，是在唐憲宗（李純）元和四年，他有來南錄一首記其事。

〔二二〕陸傪，傪亦作參，字公佐，歷官祠部員外郎、歙州刺史。李翺和韓愈都和他有詩文往還，見李文公（翺）集及昌黎先生集。

〔二三〕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是儒家唯心主義所講的最高修養境界，明是對於所講的道理的認識。

〔二四〕烏戲，同嗚呼。

〔二五〕「天下何思何慮」，見周易繫辭下。「閑邪存其誠」，見周易乾卦文言。閑邪，防止邪惡。

〔二六〕見詩經魯頌駉。

〔二七〕「已矣乎」，見論語公治長及衛靈公篇。「未也」，見論語季氏及陽貨篇。

〔二八〕見周易繫辭下。

〔二九〕見周易繫辭下，意謂天下事物的運動極其複雜，但以一爲正。

〔三○〕「顏氏之子」二句，見注一二。「不遠復」二句，爲周易復卦彖辭，又見繫辭下。祇悔，大悔。元吉，大吉。

〔三一〕見周易繫辭上。

〔三二〕不應於物者，佛祖歷代通載引作「不著於物者」。

〔三三〕理，治。家齊而後國理，即大學的「家齊而後國治」。唐高宗名治，唐人諱治，以理字代治字。

〔三四〕見周易繫辭上。旁行，指通權達變。不流，合乎軌道，不流於過錯。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謂以自然變化的範圍爲限，不使越過。曲成萬物，正義說，謂聖人委曲成就萬物。晝夜之道，即陰陽寒暑生死之道，亦即一正一反的規律。神，指自然變化的微妙作用。無方，無方所，即無空間性質。易，指變化過程。無體，無形體。

〔三五〕語本禮記樂記。

〔三六〕孟子告子上：「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三七〕語本論語里仁篇。造次，倉卒。顛沛，挫折，困頓。

〔三八〕徵，朱注：「驗於外也。」

〔三九〕見孟子告子上。顙，額。

〔四○〕十六相，即八元八愷。八元爲高辛氏的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愷爲高陽氏的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見春秋文公十八年左

傳。

〔四一〕尚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共工等是當時所說的四凶。

〔四二〕節，節度，卽一定的度數。

〔四三〕見周易繫辭上。神，見注三四。

〔四四〕見同書。幾，微，卽變化的細嫩萌芽。

〔四五〕語本周易繫辭下。六虛，指上下四方六位。

〔四六〕見周易乾卦彖辭。乾道，陽氣。各正性命，意謂萬物各有一定的本性。

〔四七〕見論語里仁。

〔四八〕見孟子萬章上。文字有些不同，「天之道」原作「天之生此民也」，「以先知」「以」原作「使」，「先覺」上原有「使」字，「此道」「此民」原作「斯道」「斯民」。

〔四九〕見周易繫辭上。原，考察其原始。反，鄭玄注本及虞翻注本作「及」。

〔五〇〕見論語先進。

〔五一〕作乎作，意謂作於作之時。作，起來活動。休乎休，意謂休於休之時。休，休息。

〔五二〕一氣，指天地的混然之氣。

〔五三〕專專，專心。

〔五四〕朝日，早晨日初出之時。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古文復古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他也是科舉出身的新官僚，對門閥世族大地主的統治勢力反對甚力。唐順宗時，他曾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和劉禹錫一起參加以王叔文爲首的宮廷政治集團，企圖改革中央政府，失敗後被貶爲永州司馬，轉爲柳州刺史。他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住了十多年，因病死在柳州。他的學說，反映了唐代興起的庶族地主中中小地主階層的政治傾向。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無神論者。這裏所選的天說和與劉禹錫天論書，是他和韓愈、劉禹錫辯論關於天有無意志的文章，鮮明地表現了反對目的論的立場。在天人關係上，韓愈認爲人類如不侵害自然界，則有功於天地，會得到上天的獎賞，否則要遭到上天的懲罰。韓愈的天命論，具有天人感應的成分。柳宗元批駁了韓愈的說法，指出天地元氣陰陽都屬於自然現象，和蓏果草木等自然物沒有本質的區別；既然蟲子吃蓏果，蓏果不會表示怨恨，人類謀取自然界的財富，自然界也不會懲罰人類；從而駁

斥了天有意志和天能賞善罰惡的目的論。柳宗元在與劉禹錫天論書中，也指出了劉禹錫的無神論的某些弱點，認爲蓏果所以成爲蓏果，並不是爲了給蟲子吃；天生殖萬物也不是爲人類打算；天道不僅生殖萬物，也會使萬物遭到災荒；人道不僅有法制；而且也有悖亂。天道和人道有着嚴格的區別，不允許有任何混淆。他一方面肯定天和人類同屬於自然現象，另一方面又指出自然和人類有嚴格的差別，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天人感應的迷信。

柳宗元在非國語中，不僅同樣駁斥了古代流行的各種天人感應的迷信，還進一步否認了神的存在。在天對中提出了元氣說，認爲宇宙不是造物主所創造的。在封建論中，認爲君主和國家起源於某些人的暴力，駁斥了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君權神授的理論。他不滿意佛教僧侶的寄生生活，但認爲佛教的某些理論並不違反儒家典籍易傳和論語的道理（見送僧浩初序）。和韓愈比起來，他對佛教採取了比較妥協的態度。

他的著作，有柳河東集流傳下來。

天說 據四部叢刊本柳先生集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一〕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二〕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三〕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四〕，爲癰瘍、疣贅、瘻痔〔五〕，蟲生之；木朽而蝎〔六〕中，草腐而螢飛〔七〕；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八〕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九〕，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一〇〕，陶甄琢磨〔一一〕，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一二〕，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一三〕？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

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一四〕，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一五〕？

（柳先生集卷十六）

注釋

〔一〕倦辱，勞苦委屈。

〔二〕戾，乖違，背理。殘民者應該遭殃而反昌盛，佑民者應該昌盛而反遭殃，所以要問天道爲什麼背理。

〔三〕蓏，音裸，瓜果。木實曰果，在地蔓延而生曰蓏。

〔四〕壅，塞；底，停滯。

〔五〕癰，大的瘡毒，多生在頸背，如疽；瘍，小的瘡癤，多生在頭部。疣贅，腫瘤。瘻，頸腫。

〔六〕蝎，音曷，木中蠹虫。

〔七〕禮月令：「腐草爲螢。」所以這裏說草腐螢飛。

〔八〕窾墓，挖墓穴。

〔九〕偃同匽。偃溲，廁所。

〔一〇〕燧木以燔，燔音煩，鑽木取火來燒。革，變革，改變。革金以鎔，改變金屬使之溶化。

〔一一〕陶，造作陶器；甄，造作瓦器。琢磨，修治玉器。

〔一二〕倖倖，越分。衝衝，繁多的樣子。

〔三〕這一句是說：你眞是有所感（卽受了某種刺激）而發出這種言論的吧。

〔四〕而，假如。其內，世界內，天地間。

〔五〕這幾句是說：你如果堅持自己的信念而生存於天地之間，生死都是自己的事情，何必把生死得失的原因歸於客觀的物質呢。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一〕，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二〕。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三〕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四〕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欲)〔歟〕〔五〕？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恆爲惡，人恆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六〕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

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七〕。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八〕，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九〕。又子之喩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一〇〕？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一一〕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一二〕。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喩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一三〕者，愚民恆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一四〕者，（爲）〔無〕〔一五〕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喩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一六〕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一七〕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一八〕者，甚善。宗元白。

（柳先生集卷三十一）

注釋

〔一〕未究，未盡。

〔二〕開吾志慮，啓發我的思想。「明」字依注引一本删。

〔三〕歸要，主旨，中心思想。

〔四〕傳疏，注解。

〔五〕「敷」字依明莫如士刊柳文改。

〔六〕過德乎人，過分地對人感恩；過罪乎天，過分地加罪於天。

〔七〕劉禹錫天論上說：「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所以柳宗元說他分

天與人爲四。

〔八〕凶豐，凶年與豐年。理亂，治亂。

〔九〕根不直取以遂，不直接提出根本來說明道理。

〔一〇〕劉禹錫在天論中說：「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於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斯非人勝乎？」他把强有力說成天，聖且賢說成人，而柳宗元則認爲都是人。參看劉禹錫天論注三〇。

〔一一〕莽蒼，莊子逍遙遊：「適莽蒼者三飡而反。」成玄英疏：「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郛音孚，外城曰郛。邑郛指城市，莽蒼指郊野。

〔一二〕虞芮是周文王的故事，史記周本紀：「西伯（即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皆慚，……遂還，俱讓而去。」匡宋是孔子的故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拘焉五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乃去。」又云：「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這裏虞芮指有禮讓的地方，匡宋指沒有禮讓的地方。

〔一三〕見劉禹錫天論中。

〔一四〕見劉禹錫天論注五六。

〔一五〕「無」字依注引一本改。

〔一六〕熟，熟思。談言侈論，多說。

〔一七〕裕，寬綽，充足。

〔一八〕見劉禹錫天論中的結語。

劉禹錫

劉禹錫（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夢得，唐代文學家和詩人，曾參加過王叔文的政治集團，王叔文失敗後，貶爲朗州司馬、連州刺史，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居住了十多年。後入朝爲太子賓客。他的政治傾向和柳宗元基本上是一致的。

劉禹錫是唐代重要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他認爲柳宗元作的天說，還沒有闡明天人關係問題，於是著天論三篇，詳細地論證了天人的區別，進一步駁斥了天人感應的目的論。

在天論上篇，他提出了「天人交相勝」的說法，認爲自然界的職能在於生殖萬物，人類社會的職能在於講是非法制，天人各有自己所遵循的法則，不能相互干預。指出是非、賞罰是人類社會的問題，自然是不能干預的，從而駁斥了天人感應的說法。他還指出，社會法制大行，是非公道，賞罰分明，人們不會追求天命；法制鬆弛，是非混淆，賞罰不明，人們只好祈之於天命。他企圖從社會治亂的角度來說明天命迷信產生的認識根源。

生的認識根源。

在天論中篇，他又從人能否掌握自然規律和自己命運的角度，說明了天命信仰產生的認識根源。他指出在小河中航行，風靜水淺，人們能够控制船隻，不會求助於上天；在大海上航行，狂風遮日，波濤凶猛，人力無法控制船隻，只好祈求上天保佑。在這篇論文中，他還進一步探討了自然現象的規律性問題。認爲任何物體都有自己的規律，從而也都有自己運動變化的必然趨勢。船在水上航行，如果超過它的載重量和應有的速度，就容易傾覆，並非上天懲罰的結果。並且指出天也是物質的，天體的運動也有自己的規律；空間是客觀存在的，也有自己的規律；而且依據當時的天文物理等知識，論證了天體和空間的客觀規律性，從而強有力地駁斥了上天主宰世界命運的迷信。

在天論下篇，他提出了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爲「山川五行」是天地萬物的根本，天地相互作用，產生了風雨、動植物以及人類等各種自然現象，而人是萬物中最有智慧的，所以能與天爭勝，能利用自然的資源，從事社會生活，從而反對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有神論。

劉禹錫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主要貢獻在於企圖說明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差別，揭露宗教迷信的認識根源，論證自然現象具有

客觀規律性，其中許多論點具有科學的因素。但是他對社會法則的理解還是唯心主義的，並沒有看到宗教信仰產生的社會經濟的和階級的根源。

因論是劉禹錫表達平日遇事有感的一些雜文。這裏所選的訊甿篇，表現了他對農民痛苦遭遇的同情，希望統治者能行仁政感化人民。

他的著作，有劉賓客集流傳下來。

天論

據畿輔叢書本劉賓客文集

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一〕，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二〕，窮阨〔三〕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四〕。」故陰騭〔五〕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六〕，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霆〔七〕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八〕，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九〕，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大凡入形器〔一〇〕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一一〕。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爾〔一二〕。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一三〕；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一四〕；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一五〕；防害用濡，禁焚用（酒）〔洒〕〔一六〕；斬材窾堅，液礦硎鋩〔一七〕；義制强訐〔一八〕，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一九〕：人之能也。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善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二〇〕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二一〕，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二二〕人事耶？唯告虔報本〔二三〕，肆類授時〔二四〕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二五〕，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二六〕。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實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二七〕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二八〕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二九〕，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三〇〕？羣次乎邑郛，求蔭於華榱〔三一〕，飽於餼牢〔三二〕，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雖〕〔三三〕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三四〕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三五〕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

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三六〕，疾徐存乎人，次舍〔三七〕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三八〕。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三九〕，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四〇〕。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四一〕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不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

問者曰：吾見其駢〔四二〕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四三〕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爾〕。

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回〔四四〕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爾。

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

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四五〕，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四六〕，庸謂晦爲幽邪〔四七〕？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爾，必因物而後見爾。烏能逃乎數邪？

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四八〕；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四九〕。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五〇〕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五一〕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五二〕，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儀〕既(儀)〔位〕，還相爲庸〔五三〕，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五四〕，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五五〕，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五六〕，不言人事。在舜之廷，

元凱〔五七〕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高〕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五八〕」。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五九〕。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劉賓客文集卷五）

注釋

〔一〕昭昭，明白，猶言天理昭彰。拘於昭昭者，指堅持天有意志、有知識的人。

〔二〕徠，即來。

〔三〕窮阨，艱難困乏。

〔四〕的，的確。宰，主持。

〔五〕陰騭，意謂上天默然安定人民。尚書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僞孔傳：「騭，定也。」釋文：「陰，默也。」俗亦以陰騭爲陰德。

〔六〕冥冥，無知的樣子。泥於冥冥者，指堅持天是無知識、無意志的人。

〔七〕霆，雷霆。

〔八〕堇，亦名烏頭，一種有毒的草。荼，苦菜。

〔九〕跖，盜跖；蹻，莊蹻。這都是古代傳說中的大盜，很可能是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英雄。遂，遂其生，指長壽而終。

〔一〇〕形器，有形的器物。

〔一一〕尤，最。動物之尤者，動物中最優越的。

〔一二〕天與人交相勝，天可以勝過人，人亦可以勝過天。

〔一三〕陽，指春夏。阜生，生長。陰，指秋冬。

〔一四〕耗，消滅。眊，目不明。

〔一五〕蓺，同藝。蓺樹，種植。揫音啾，收斂。

〔一六〕濡，濡水。防害用濡，意思是說，用河水防止旱災。「洒」字依文義改。洒，澆水。

〔一七〕液礦，使礦物化爲液體。硎，磨刀。鋩，刀鋒。

〔一八〕强，强暴。訐音揭，本義是揭發別人的陰私。此處强訐並用，疑爲强悍之意。

〔一九〕右賢，尊重賢能。建極，樹立一定的標準。尚書洪範「皇建其有極」，蔡傳：「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閑邪，防禁邪惡。

〔二〇〕三旌，三公。莊子讓王：「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三旌，三公位也。」此處泛指高級官員。

〔二一〕夷，滅；族屬之夷，指夷三族九族之刑。

〔二二〕乃，汝。

〔二三〕虔，敬。本，指天。荀子禮論：「天地者，生之本也。」告虔報本都是祭天的意思。

〔二四〕肆類，以攝位之事告天。尚書舜典「肆類於上帝」，僞孔傳：「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授時，以天時告訴人民。尚書堯典「敬授人時」，僞孔傳：「敬記天時以授人也。」

〔二五〕駁，雜亂。是非駁，指是非不一。

〔二六〕參，參與，加入。僇，刑戮。這是說：賢能的人應當尊顯，但有時也以不肖者參與尊顯之列；有過失的人應當被戮或受辱，但有時也以無辜的人參與其間。

〔二七〕挈挈，獨特的樣子。

〔二八〕數，技能。數窮，本領用盡。

〔二九〕庸，用。庸使戶曉，爲了使家家戶戶懂得。

〔三〇〕劉禹錫認爲强有力是天生的，所以這裏說是天勝；他認爲聖且賢是經過禮義的教育而產生的，所以下文說是人勝。

〔三一〕華榱，彩畫的屋椽，意指華美的房屋。

〔三二〕餼牢，牲畜，指牛羊豕。

〔三三〕「雖」字依上文及文義補。

〔三四〕「之」字依畿輔叢書本補。

〔三五〕「預」字依文義補。

〔三六〕濰、淄、伊、洛，都是小河的名稱，濰河淄水在今山東，伊河洛水在今河南。

〔三七〕次，停留；舍同捨，離開。

〔三八〕泝洄，逆流。魁，小的山丘。

〔三九〕膠，指船隻擱淺。

〔四〇〕鳴條之風，指「搖枝動草」（楊泉物理論中語）的小風。沃，澆水。沃日，是說在大風雨時，太陽隨之隱滅，如同用水澆灌了的一樣。車蓋之雲，指天氣晴和時的彩雲，在人頭上形同車蓋。見怪，發生變幻，卽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之意。這幾句是說：航行江、漢、淮、海的人，常常遇到好天氣變成壞天氣的事實，足證天氣變化是自然現象，非人力所能預爲安排，所以說「疾徐不可得而知，次舍不可得而必」。

〔四一〕阽音鹽；阽危，臨近危險。

〔四二〕駢，連接。

〔四三〕數，一定的法則，這裏指水載船而行有一定的規律。例如：船超過了它的載重量，便容易傾覆。

〔四四〕周回，周圍。

〔四五〕這一句是說：空間也是有形的，不過其形很微細。意思是說，空間也是一種物質的存在，並非虛無。

〔四六〕狸，貓；猩當作「狌」，黃鼬。狸狌犬鼠都能夜間見物。

〔四七〕庸詎，豈以爲。晦，指黑夜。幽，暗。

〔四八〕漢代關於天體的學說有三種：一宣夜，二渾天，三蓋天。宣夜說講天無形質，只是大氣；渾天說講天體渾然如鳥卵；蓋天說見於周髀算經，講天如覆蓋。

〔四九〕鄒子，騶衍，戰國時齊人。他對於天地的起源有一套說法，當時人稱他爲「談天衍」。事見史記孟荀列傳。

〔五〇〕揆，度量。

〔五一〕頤，下頷。

〔五二〕懸，掛。寓，同宇。懸宇，指太空。

〔五三〕兩儀既位，依文義改，意思是天地既已定位。庸，用。

〔五四〕倮蟲，沒有毛介鱗羽的動物。倮蟲之長，指人類。

〔五五〕尚書堯典的開始便說：「曰若稽古帝堯。」稽古，稽考古代歷史。

〔五六〕幽厲之詩，指詩經小雅菀柳及大雅板。前者毛傳說是「刺幽王也」，詩中有「上帝甚蹈」句；後者毛傳說是「刺厲王也」，詩中有「上帝板板」句。

〔五七〕元凱，才德之士。古代有八元八愷，見左傳文公十八年。

〔五八〕說，音悅。指傅說。殷高宗夢見傅說，使百官營求，得於傅巖，於是作說命三篇，說「夢帝賚予良弼（好的輔佐）」，用他為相。事見偽古文尚書說命上，又見史記殷本紀。賚，賜予。

〔五九〕這是說堯講德治，所以對人民不講天命；商俗信鬼神，所以用天命來驅使人民。敺，同驅。

訊　吒　據畿輔叢書本劉賓客文集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一〕。其道旁午〔二〕，有吒增增〔三〕，扶班白，挈羈角〔四〕，齎生器，荷農用〔五〕，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六〕。」予愕而

訊云：「予聞隴西公暢轂之止〔七〕，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八〕？蠲復之條歟〔九〕？振贍之術歟〔一〇〕？碩鼠亡歟？瘈狗逐歟〔一一〕？」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一二〕，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顓焉〔一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一四〕；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一五〕。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一六〕；其下也，鶩其理而蜂其賦〔一七〕。民弗堪命，是軼〔一八〕於它土。然咸重遷〔一九〕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二〇〕。曩者雖『歸歟』成謠〔二一〕，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二二〕。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鋤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二三〕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二四〕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二五〕。」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黷政頗〔二六〕，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二七〕。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二八〕也。

（劉賓客文集卷六因論）

注釋

〔一〕鄙，郊外。徐之右鄙，徐州的西郊。

〔二〕旁午，紛紜交錯的意思。漢書霍光傳「使者旁午」，顏師古注：「一縱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三〕甿，農民。增增，衆多。

〔四〕班白，同斑白，指老人頭髮半黑半白。禮王制：「班白者不提挈。」羈，髻；角，留髮爲飾。禮內則：「男角女羈。」羈角，指女孩與男孩。

〔五〕生器，生活用具。農用，農業工具。

〔六〕宋，唐時州名，今河南商邱一帶；梁，唐時縣名，今河南臨汝縣；亳，唐州名，今安徽鳳陽一帶；潁，唐時州名，今安徽阜陽一帶。逋，逃亡。復，回歸。

〔七〕隴西公，指董晉，字混成，唐河中虞鄉人，封隴西郡開國公，德宗時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暢轂，即長轂，指車乘。止，停止。暢轂之止，指到任。

〔八〕勞倈，勸勉招倈。簿，登記冊。

〔九〕蠲，音涓，免除。蠲復，免除賦稅和勞役。條，條例。

〔一〇〕振贍，救濟。術，辦法。

〔一一〕碩鼠，大鼠，比喻貪官汚吏。詩經魏風有碩鼠篇。瘈音計，又音制。瘈狗，瘋狗，左氏襄十七年傳：「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宋國的橫暴世族），國人從之，華臣懼，奔陳。」本文借此指橫暴的官吏。

〔一二〕浚，地名。詩干旄：「在浚之都。」即汴州，今河南開封，爲當時董晉宣武節度駐地。

〔一三〕巨盜，指安祿山史思明。間釁，是說乘機作亂。顓，同專，專擅。武臣顓焉，指汴州藩鎮劉玄佐、士寧父子及李萬榮等先後專擅汴州，不聽朝命。

〔一四〕牧守，地方長官。牧守由將校以授，地方長官由藩鎮指派將校擔任，不由朝廷任命。冠，官吏的帽子。虎而冠，是說做官的雖具有衣冠，而凶暴有如吃人的老虎。史記酷吏傳：「其（王溫舒）爪牙吏虎而冠。」

〔一五〕子男，有爵位的人。胥徒，在官府中服役的小吏、差役。軒，古時大夫乘坐的有屏蔽的車子。春秋閔公二年左傳：「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而軒，是說做官的都是禽獸。

〔一六〕這是說寵士兵如兒子，視百姓如草芥。

〔一七〕鷙，凶猛的鳥。蟱，同蝥，音謀，害苗的蟲。這是說治理人民像鷙鳥一樣凶猛，征收賦稅像吃莊稼的害蟲。

〔一八〕軼，走出。

〔一九〕重，難。重遷，難遷，不願遷徙。

〔二〇〕擠壑，被擠落到溝壑裏而死亡。違，離去。

〔二一〕「歸歟」成謠，「回去吧回去吧」的話形成歌謠。論語公冶長篇：「子在陳，曰：『歸與（同歟）歸與！……』」

〔二二〕清淨畫一，是曹參的故事。史記曹相國世家：「參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以仁蘇我，以仁德使我蘇息。

〔二三〕二必，指「必能以仁蘇我矣」與「必能以法衞我矣」之「必」。

〔二四〕聲，名聲。

〔二五〕至至，至其所願至；終終，終其所當終，貫徹到底。

〔二六〕頗，偏頗，不正。

〔二七〕經始，謀慮其開始；克終，能够貫徹到底。

〔二八〕孔易，極容易。

一書號: 2018·83
價: 1.25 元